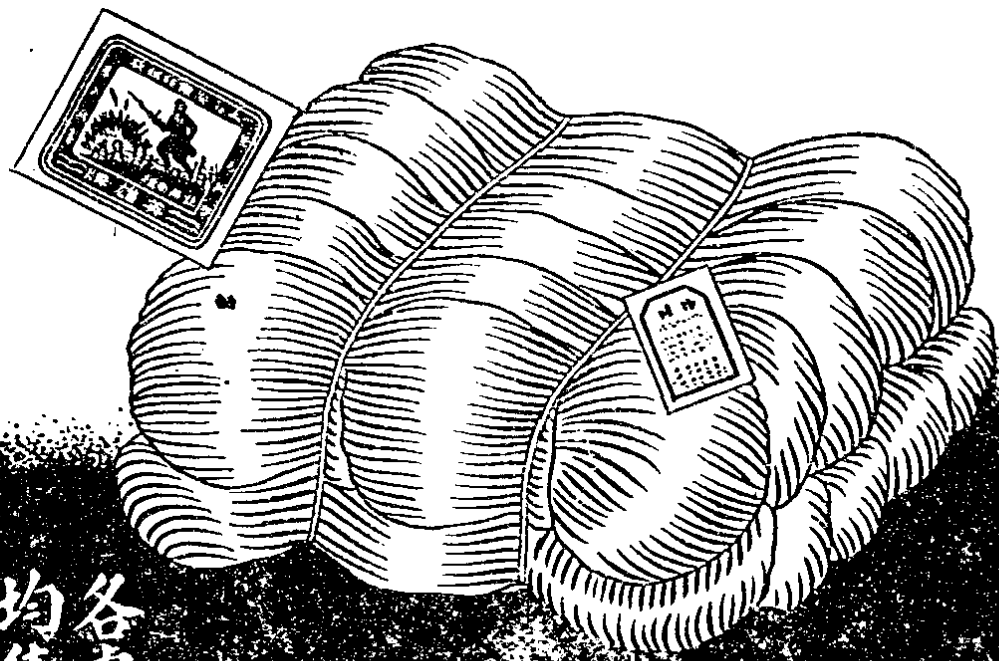




國貨總號 英雄牌

質地 輕軟 永不 起毛



各處 均售

上海安樂紡織廠出品





端莊流靜想瓊姿
彷彿珊瑚樹一支
窈々深閨人獨坐
曉風楊柳暮春時

月旦題



倚闌小立影亭亭
笑靨輕盈正妙齡
鎮日堂前娛二老
婉容愉色效趨庭

許月旦題



目送飛鴻手接筇
 梅花三弄曉風前
 錦上珠玉喉間吐
 一洗等閒俗韻傳

松韻法筇高操之態

月旦題

回眸一笑



萬綠叢中

徐步瑤階



枕流漱石

萬花環繞



萬花環繞



初次落巾小像



飾陸昭容劇照

巾幗丈夫



揚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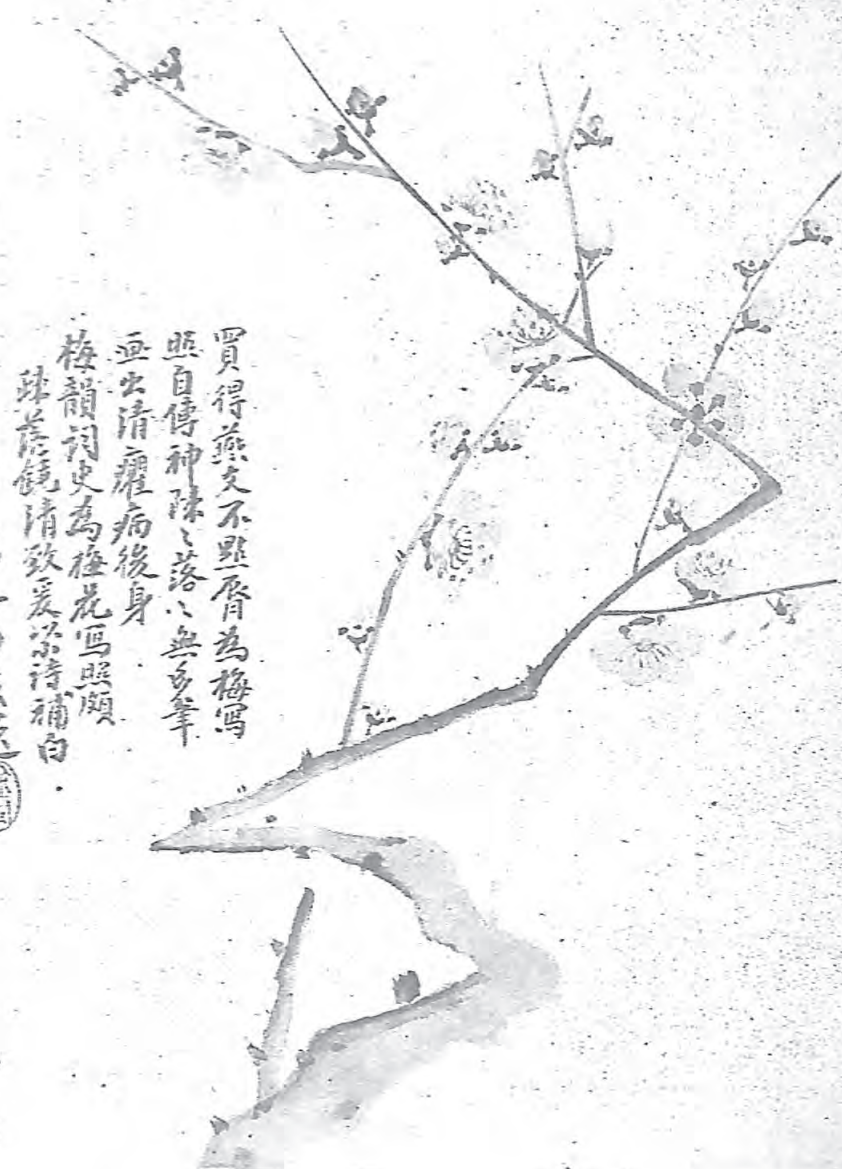
誰求瓊石夕陽紅
河上歸舟曲未
終月下法音長
時賞周自何處
再相逢



斂如桃李冷冰霜不着寒蕊
更大方品是世沒喜第一典
型花合冠岸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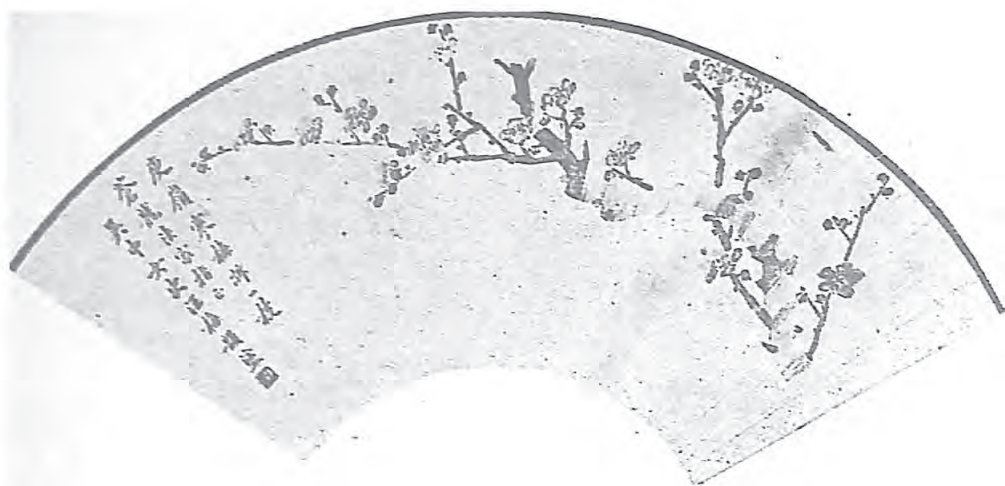
庚辰汪梅韻





買得燕支不照脣為梅寫
照自傳神疎冷落、無多筆
畫出清癯病後身
梅韻詞史為梅花寫照頗
殊甚鏡清致爰添詩補白
庚辰初冬兩夜題





汪梅韻女士畫梅潤格

三尺立幅 六元 二尺坑屏 四元

扇面每頁 每件貳元

過次另議 工細加倍

初學作畫苦無見識現擬集資
購得歷代名家真蹟以為觀摩
俾易進境還希
識者亮之暫定畫例如右

戊寅初冬錢雲鶴代訂

潤資先惠 限日取件

收件處各大戲扇莊及南京飯店書場
畫廊新開路第一一。號門牌
電話九一三〇三



功 膏 牙 娥 端
 齒 白 潔 能
 菌 殺 齒 固

端 娥 牙 膏

軟 性 品 質
 不 傷 牙 齒

上海永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皮破
創傷

此散專治刀傷及一切皮破出血等症
若創口流血不止將此散敷上立能止
血定痛且不致潰爛收口迅速數分鐘
內即能全癒

仁德藥廠出品

仁德止血定痛散

虞和德題



唯一
聖藥

定價 每大盒壹元貳角
各大公司藥房及煙紙店均有售

發行所：愛多亞路一二三號
電話：購貨：八二二二

名

人

題

字

霞飛路五二八號
電話三八九一六

新裝發源地

國泰服飾公司

● 不尚虛偽 ● 實事求是 ●

≡≡≡	等上料用	巧精製裁	≡≡≡
≡≡≡	廉低價售	奇新樣式	≡≡≡

廈門路三九弄三號

本公司精印中

西書籍五彩石印

銀行簿冊以及各種

攀通印刷公司

商標股票文憑證券

等如蒙惠顧約期

不誤定價從廉

電話九一一三七號



梅韻女士書梅

江

共
梅

高

辛巳年三老人

梅韻女士題



梅韻女士惠存

曲高和寡

雲和德題



梅韻女史惠存

秀乃外慧
中

聞蘭亭題



梅韻女詞家惠存

不同凡響

袁禮敦題



梅韻詞文天生麗質絕世聰明
 卷年年所賦隨其專人佳而先生
 自標花一中佳喉壓倒儕輩早以
 贊序吳苑前年秋來沈磨中中
 南文書揚時一為贊人同志磨不健
 則譽者已奉愛絕與徐雪月磨名
 小別後年以此重返春中出我得姿
 皆美展書系史定飛標者又得名師
 得校禮高梅花清純絕俗植疑欲
 低正與芳名相標的屬難能可貴一
 時亦報得大投贈梅揚有至在什裝
 珍歲日運集結附冊未為題卷全
 乃以香雪留痕集卷之五時以他
 以留泥水

冰雪聰明白玉姿
 珍情離風唱新詞
 閒未雅興丹青
 寄正合花魁
 五冠詩親星羅浮
 夢東仙孤苦高
 你占春光
 一時月更多
 重看雪留痕
 佳話傳

丙寅仲夏

吳興黃勉齋

題香雪留痕集印步
 芝生先生原韻并博
 梅韻女士一禁
 粉披彩筆寫幽姿
 香雪留痕絕妙詔雅韻
 宜人共欣賞也因紙
 貴洛陽時前生疑是
 蕊宮仙綠萼花開
 倚風先疎影暗香
 互輝映清芬豈僅一
 時傳

戊寅長夏吳興許州旦揮汗
 吟時年七十有六回

香雪留痕集者

許大月旦
沈君之生
投羅谷報登載

梅韻寄女詠檀芳韻彙集成冊並賦詩以

誌紀念爰謹步

元韻和詩兩章

絕世應明化世姿異稟突起女珠詞雪泥鴻

爪留佳話傳譚芳名豈一時

花真解語貌如仙嶺上梅開十月先十月十四日

賦多才多藝術一收春色畫中傳

芝蘭多板品春依柱春申萬可憐

冰雪聰明刻可憐
心慧舌芬新篇炫
中思清如許明月前
身合曼儂畫紅梅
并將餘事畫紅梅
影橫斜費筋裁若
幽姿擬清格冰心
樣絕纖埃

梅韻義女索題

憶梅金主

一生知己是梅花

梅韻女士彈詞餘暇雅擅畫梅嘗為予
繪扇珠影暗香別饒幽致題曰一生
知己是梅花近以香雪留痕集索題
即書此語應之

戊寅七夕珠健帆識于橫雲閣



休為絃歌以博長看絲梅祀
為骨異妖姿當以延一曲
涼州石馬何遜以蕭易水
辛酉

賦贈梅韻詞史

陳滌夷





文人珠玉
 女兒歌喉
 陽春白雪
 雅韻欲流

前於鈔款見橫雲弟所作汪梅韻書壇
 獨秀篇中有此四語 梅韻女士通以
 香雪留痕集索題因為指出書以應之

戊寅閏七月 柳庵漫題

结伴賞梅 雅韻歌流
 驚才絕艷 香雪留痕

梅韻女士書藝超羣兼能
 畫梅名符其實頗非易事
 卷誌教語應之

戊寅孟秋伍不庵題贈



韻播藝林

汪梅韻女士重遊歙浦以藝事猛晉獲
 弟地勝沈馨節能賞芳蓉日增未已
 友輩每見輒悔負美於之信然適梅韻
 出乃册索余題贈拒成句四字贈之
 實為

潮陽鄭道宜識

問卿癸生脩
 到當世誰與
 並馳奏罷梅
 華三弄寫成
 玉骨冰姿

口占六言一首奉博

梅韻詞又一集

通齋居士持贈



梅韻詞家者番重來益益吾前輩也言
翁月旦文譽最力及有青霜留痕集
輯既成索題於僕因賦一絕非敢云詩祇
在塞青而已

拔幟登壇著威譽人前爭說女
相如竭來收拾山河感日日來聽

一播書 戊寅梅月

袁馬少年



如得詞汪梅教秀慧溫文喜寫梅花
實個中隽材也詩以贈之

冰雪聰明綽約姿滿簷花影
瘦梅時生香活色天然妙
一字評似韻字宜

庚辰冬月袁馬金王華於海上

梅韻詞史意冠平華姿各律約
 而晚底范范香口步款早者聲
 奈比以香雪留痕集輯成於予
 留句以誌紀念謹序二首爰呈
 梅韻詞家非敢云詩耶冀塞責

介扶稿

香雪梅化秀一枝 綠烟梅約遠芳姿
 幸具高傲清爽骨 贏得詩人化妙詞
 情華他代孰是仙 盈一弱質惹人憐
 范范當岸款一曲 還亦以俾執作先

閒來捺漫復安
 絢結盡江南翰
 墨緣只為梅花
 常可照風姿綽

約自李妍

梅韻女史天姿聰慧雅標
 歌詞又工繪事負墨梅
 頗得全才心筆意一枝
 而枝極有法度而題款
 語以志墨緣

戊寅閏月秋棠題稿



詞譜詞史一集

標占粵魁未從鄧尉山中疏影暗香皆絕世

韻饒莫趣賦到荷風淇澳竹籬茅舍共生春

治盦時客海上



雅韻欲流

女彈詞家汪梅韻說書餘暇擅繪梅花近以香雪留痕集索題書此應之

戊寅新秋 張白雲識



梅雪爭春

梅韻詞史惠存

久慕梅韵女士書苑

敬贈四字

范菊高

色藝驚人

魏箴題贈



梅韵詞史索題

梅林並豔

久無



吐屬含芳



書贈

梅韻詞史

頌頌



梅韵词史属题

幾生修得到
一日不可無

沙鷗題

梅韵女史惠存

世無准有

胡秉昌敬題



健帆先生大鑒昨奉

車函并賜題梅某所以原白庭之彼此引為知己
 梅之榮幸何如受寵為驚焉為多謝托稿
 許登力錫而報月旦處既有一份常承飭送弟必
 能見及也感甚
弟頗有現情中弟賦 貴友白雲先生之肩梅曰畫就
 弟拙其題字非其自書據云原白庭成後正王題款
 被其弟一撼玉臂今立酸痛力不能支故字體極
 糊不堪三覽乃重畫一扇小姊弟拾白一場頑皮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頁

上海中國銀行

謂拂舟寫字我舟揭札乃成強句乃父恐過延時
 日對不起也 兄於是代筆以速其成趕於昨夜
 市來之實則稍遲似亦幸妨雜梅書更為拙者
 畫之於此終非全璧最姑送奉為白雲先生不悞
 意稍緩當囑其再畫一扇以贖此歌如何請字畫 徵文佳
 而擬於最短期內將草稿擬成送來弟當為一修
 倘係送手梅約身世界鐘點已提早為九點三刻起
 所消梅社同志已得此最近消息告此頌

中華民國九年 月 日

心史先生前已代直候拜附其忠先題梅之圖志任於得詞人物而
 遂一供秀九訪可前身於遂畫印此字寫月書我係存其地之畫并清結去

金縷曲

(鄭心史)

題沈芝生丈遺札

往矣吳興叟。忍重看。數行遺札。墨痕如舊。猛憶前年花甲宴。劫外同開笑口。喜是日恰逢重九。豈料歲寒聞噩耗。任悲風。狂捲詩魂瘦。誰更共。一杯酒。前塵漠漠空回首。記絃邊。吹花嚼蕊。月先梅後。(徐雪月汪梅韻並爲丈所劇賞。)雪北香南痕幾許。竚看流傳藝囿萬千字珍珠排就。(丈爲梅韻編香雪留痕集。聞此集將付鉛槧。)我到題詩同挂劍。(遺札中屬我題辭。遲遲未報。迨詩成而丈已歸道山矣。)坐危樓感逝傷懷久。寒月小。照虛牖。

寶祥銀號

地址法租界天主堂街二三號

專營

各國金銀

貨幣國內

公債股票

代客買賣

烱赤美票

行情

準確

手續

簡便

如蒙

賜顧

無任

歡迎

電話

八八八
六五五
一五一
三〇八
二〇八
號

寶祥銀號

創立

烱赤部

代客買賣
取佣低廉

美票部

行市準確
消息靈通

往來部

抵押放款
手續便捷

匯兌部

國內匯款
國外匯兌

地址法租界江西路三四三號
電話總線一七二五四四線專接

上海老牌絨線商店

↓ 金源茂絨線號

專售各種毛冷毛絨夾
絲冷球細絨麻線抄莊

花○色○繁○多○
聽○憑○選○擇○

地址法租界興聖街口

電話八三五六一號

雄視全滬唯一專門絨線商店

↓ 源茂永絨線號

特約經理中外名廠出
品各種高等粗細絨線

毛絨專家，花色總匯，
存貨充足，儘可揀選，

地址法大馬路興聖街口

電話八〇二三四號

汪梅韻彈詞總目錄

序	一
本輯緣起	一七
輓吳興叟聯	一九
梅社話舊錄	二一
吳興叟遺事	二一
追念吳興翁	二五
九公自道	二八
我理想中之戲場與書場	二九
筆花旖旎寫芳菲	三一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三二
故人都爲賞梅來	三三
梅話	三七
知音客語	三八
汪梅韻雅韻欲流	四〇

公園賞梅記	四三
朱脣軟語錄	四七
書壇話舊錄	五〇
梅蘭聯芳	五五
羅浮仙客瑣記	五五
平沙落雁龜雜撥	五八
汪梅韻多才多藝	六一
汪梅韻與梅有緣	六三
談普餘社之人材	六四
南詞摘豔錄	六五
賞梅憶月記	六七
話梅	六八
雪泥鴻爪記梅邊	六九
鬚絲絃韻錄	七〇

玉筍芳痕錄	七一
愛梅室散記	七二
慕琴閣散輯	七三
橫雲閣臚墨	七四
梅花爲骨玉爲神	一〇六
梅韻小誌	一〇八
梅影蘭心譜四絃	一〇九
雪北香南痕幾許	一一〇
聽書三夕	一一一
權把書場作戲場	一一三
南京聽書瑣記	一一七
梅韻自述	一二一
畫梅之經過	一二九
話梅小品集錦	一三一
許序	一三三
聽書小記	一三四
冠冕羣芳之汪梅韻	一三四

七夕試新聲	一三五
汪梅韻說唱有回味	一三六
汪梅韻歌喉甜潤	一三七
門外漢話	一三七
雪屋評梅	一三八
梅蘭雙韻	一三八
評公園之書	一三九
聽描金鳳有感	一四〇
描金鳳舊調重彈	一四一
望梅片語	一四一
誌汪	一四二
汪梅韻書壇稱獨秀	一四三
色藝雙絕話梅韻	一四四
絃歌聽罷記南京	一四四
聽書有感	一四五
揚子話梅	一四六
梅姑娘的是可兒	一四六

雅士評語	一四八
梅韻擅唱雙金錠	一四八
巾幗英雄汪梅韻	一四八
汪梅韻琵琶有進步	一四九
汪梅韻不同凡響	一五〇
聽汪梅韻唱劉夫人開篇	一五〇
閑話梅劇	一五一
藝林真賞	一五三
尋得名師學畫梅	一五三
梅韻玉臂無恙	一五四
汪梅韻善畫梅	一五四
淨几明窗看畫梅	一五五
汪梅韻梅花點額	一五六
綠萼零墨	一五六
我與梅韻	一五七
汪梅韻拜謁老畫師	一五七
梅韻潤格	一五八

汪梅韻避難習丹青	一五九
汪梅韻之畫梅感想	一五九
汪梅韻畫梅有致	一六〇
雨中探梅	一六〇
一枝秀發	一六一
三老爲梅韻畫扇	一六二
遺補	一六三
趙景深初識汪梅韻	一六三
聆梅韻唱帳中桃李	一六四
新聲初奏鴻鸞臚	一六五
記汪梅韻	一六五
「梅」「月」同心相印	一六六
多愁多病說梅花	一六六
汪梅韻天性純厚	一六七
汪梅韻的是可兒	一六八
詩詞聯語錄	一七一
題香雪留痕集贈梅韻女士	一七一

梅花詩爲汪梅韻作	一七一
東閣觀梅有感	一七二
示梅韻	一七三
贈汪梅韻	一七三
張君健帆爲女彈詞家汪梅韻編輯特	一七三
刊索句於余賦四絕應之	一七四
題汪梅韻女士畫梅	一七五
贈汪梅韻	一七六
贈汪梅韻詞史	一七六
贈汪梅韻	一七七
贈汪梅韻詞史	一七七
疊李君酒樓韻贈梅蘭詞史	一七七
偕橫雲主人聽汪梅韻	一七八
贈梅韻	一七八
贈汪梅韻	一七九

贈梅韻六詠步泊鳳君原韻	一八〇
贈汪梅韻女士	一八二
贈梅韻詞史	一八二
贈汪梅韻詞史	一八二
聽汪梅韻女士彈詞追憶吳與叟	一八三
題香雪留痕集	一八四
贈汪梅韻詞史	一八四
題贈女彈詞家汪梅韻女士	一八五
金縷曲	一八六
贈汪梅韻女士聯	一八七
蘿月盦聯語	一八七
贈汪梅韻女士聯	一八七
贈汪梅韻聯	一八八
贈梅韻女士	一八八
開篇（另詳細目）	一九五

許序

昔宋林和靖最愛梅。蓋以其香氣清幽。品格高尙。爲花中之品。非穠李夭桃所能媲美也。物誠有之。人亦宜然。若梅韻女士者。不獨藝術超羣。抑且性情幽嫻。品行純潔。實爲女界中之優美者。是以吳興叟取爲義女。而余亦錄爲弟子。蓋非但賞其藝。實重其品耳。惜吳興遽逝。而余亦侘傺無聊。不獲善爲培植。使其長困于鬻藝中。良可慨也。梅韻之藝。旣爲有識所共賞。爲之揄揚者實繁有徒。曩報紙所載。集之成帙。吳興叟頗思爲之編輯成書。惜未蒞事而沒。今幸有城北公者。爲之繼續編纂。并將梅韻所歌各開篇。一併錄入。俾聽者得以按圖索驥。誠盛舉也。編旣竟索序于余。余惟梅韻雖爲一彈詞家。而不可以尋常歌女目之。若徒喜其歌喉宛轉。猶未足以盡其美也。因樂爲書之如此。庚辰秋季錢塘許月旦。序於海上時年。七十有八。



千佛老人序

香雪留痕集者。爲梅韻女史所集也。女史幼秉神炤。長更嫻文。就傅之餘。旁涉樂府。玉字之鐫。瑄標姊妹。琴聲之辨。絃識君臣。歌芍藥之新解。行雲可遏。譜菖蒲之舊曲。玉露能延。其高才透韻。蓋有所難能者已。今於端居之暇。集諸名士編贈之彈詞。以及揄揚文字。積時數年。都成一卷。將以傳諸宇內。啟警頑立懦之心。播之藝林。遣酒後茶餘之興。其宅心溫厚。得於詩人之教良多。非僅吹笙寫韻者比也。梓行有日。索序於余。余不文。無以揚摧史立言微指。第覺白石清曠。紅牙按暗香疎影之詞。子期絕塵。焦尾香流水高山之調。女史品質凝重。迥異常人。學識湛深。不同凡女。矧所集大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乎。用是樂書數語。以告世之知音者。民國二十九年冬至後一日千佛老人序

章序

民初僑寓京都。暇聆梅畹華輩。燕趙悲歌之曲。竊歎其慷慨激昂之致。迨後倦鳥南歸。蘇門作客。則彈詞尤具淡泊恬靜之勝。夫一則以壯烈。一則以飄逸。各擅所長。未可厚非。余以夙嗜。兩者癖焉。民十五秋。因事旋里。舊日亭臺。悉成廢壘。而瞻依山水。亦非兒時所遊地。人事滄桑。白雲蒼狗。縱攬之餘。固未嘗不撫膺嗟息。况復照淵臨池。蟠絲兩鬢。自覺老之將至。由是屏絕塵沙。徜徉烟霞林木間。寫梅竹花卉以自娛。意殊得也。一二八四月避於鄉者。復歸於城。乃邂逅汪氏父女佳雨梅韻。奏藝於邑城二侯祠。傾耳一闋。頗擬出谷鶯啼。不似過之。梅韻雖在髻齡而珠喉渾金璞玉。乃極盡幽婉曼妙之雅。余賞其蘭蕙敏文。於焉授其花卉筆法。旬餘。書梅殊神似。字亦在松雪少遊之間。是固知宿慧者。非凡品也。去年冬。余桴浮海上。佳雨梅韻過訪。品其藝。已臻上乘。考

其寫梅。非復吳下阿蒙。余老矣。受絕技者。無之。不圖牝牡驪黃之外。梅韻竟承余衣鉢。鍾靈毓秀。造化故故。良有以也。茲者海上諸公。爭賞其品藝兩勝。蒐兮專集。謀付剞劂。丐序於余。余愧弗文也。勉誌其淵源如此。或亦雪泥鴻爪。追隨袞袞諸公。備副末座而已。民國卅年春上澣暨陽七六老人章天民序於梅盒

梅韻女士 惠存

白雪陽春

張善琨題



張序

說書人挾技走江湖。憑三寸不爛之舌。深入民間。登台獻藝。寓莊於諧。足以針砭末俗。警惕人心。說書雖小道。而其潛移默化。影響社會至鉅。固不容忽視之高尙娛樂也。自普餘社男女擋彈詞盛行海上以來。一般認識不清之聽客。頗多歧視。殊不知女彈詞家自幼從師習藝。或由父兄傳授。洎乎藝成出而問世。與獨當一面或合揜雙擋之男彈詞家。初無二致。所負使命。固亦相同也。六七年來。涉足嬰宛絃索之場。其間不乏傑出人材。而以徐雪月。醉疑仙。謝小天。汪梅韻。尤著聲譽。亡何。疑仙小天既先後退隱。雪月自戰前離滬。迄猶輾轉內地。名聞遐邇。比悉好事已近。亦將退藏於密。梅韻於乙亥之秋。隨父初次來滬。年纔十四。登台充下手。歌喉婉轉。聲清雛鳳。已嶄然露頭角。余初聽其書。卽斷其非池中物。必能出人頭地也。越一載。忽離滬他往。直至戰後始重來

奏唱。書藝猛晉。芳譽益隆。吳興翁生前。以雪月梅韻品高藝精。倍加賞識。與許丈月旦。鄭師心史。引爲同調。迨翁與梅韻刼後重逢。嘉其鬻藝養親無江湖習氣。愈加重視。除編贈精心結撰含有深意之開篇外。復收爲義女。許丈則錄爲女弟子。提携愛護。不遺餘力。並助其從師習畫。俾早日脫離絃索生涯。成一女畫家。庶不致被人歧視。縝思密慮。用心良苦矣。且爲搜集報端揄揚文字。哀然成帙。題曰「香雪留痕集」。謀付鉛槧。藉留鴻爪。不謂戊寅歲暮。翁遽歸道山。此願終未得償。聞者莫不惋惜。迺者。城北公劇賞梅韻之餘。繼吳興翁遺志。特爲梅韻編印此集。并附刊諸名士投贈之開篇百餘闕。排印將竣。公復索序於余。因略贅數言。勉此品行端潔之女藝人。有厚望焉。辛巳立春前三日張健帆序於橫雲閣

蕭序

夫跡之所寄。而情寓焉。意之所感。而辭發焉。吾儕勞形案牘。惟日不足。公退之餘。輒思假勝地以怡悅身心。顧海市軟紅十丈。到處塵囂。酒池肉林。歌臺舞榭。若不獲清遊佳處。無已其書場乎。當其手揮冰絃妙語環生。勸忠勸孝。亦諧亦莊。皆可於坐聽得之。朋簪相遇。又言笑情生。無賓主相對之拘。有聲氣可通之樂。於是書場座隅。時有吾儕之蹤跡焉。洎乎普餘藝人來滬。類多檀口朱唇。宛歌低唱。斯豸娟娟。能以藝勝。側帽羣公。爰垂青眼。珥筆者。更花生毫底以傳之。數年來個中嬰宛之敷歷成名。而至于退隱者。已得若干人。因歎好景難留。名花易萎。興來躑躅。殊不勝書場依舊。人面何處之感也。汪妹梅韻。麗質天生。敏慧好學。彈唱以外。復擅寫梅。雖落筆無多。亦可見其懷抱之雅。在此粉黛碌碌之中。有此粲者。彌足珍矣。宜乎同文諸公。競揮椽筆。

勗勉有加。更進而爲輯專集。寵張之深。蔑以加矣。或曰說書之藝近乎道。苟志于此。卽窮數十年之功。亦難盡善。梅韻一小女子耳。縱具絕世聰明。計其學力。能有幾何。諸公不勉之以刻勵。獨寵之以褒譽。更輯專集以爲榮。豈不虞梅韻受之。將矜放自傲。怠其所學乎。余聞之率然曰。梅韻必不至於此也。蓋我等寄跡書場已有年。勗譽梅韻亦非朝夕事。審察其人。並未因時譽而自逸。竿頭日進。且有加焉。今之專集。亦猶昔之記梅文也。惟彙其總耳。梅韻覽之。更知屬目人多。督審其書藝人品之嚴。幾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惕勵之不遑。又何暇沾沾自喜也。至於吾儕手此一篇。亦可以觀當時之盛況。供異日之迴溯。寄情辭之跡。賴以繫焉。詎非一時之舉哉。庚辰歲臘蕭泊鳳序於蘿月盦

朱序

前歲服務于金融界。全人曾有銀錢彈詞組之設。亦業餘消遣。提倡正當娛樂之道。在該組聚餐會上。弦邊嬰宛參加助興。頗爲不少。梅韻亦與也。故向者僅聞伊歌聲嫋嫋。迨樽邊相接。又獲聆伊清談娓娓矣。梅韻歌聲。清麗一如其人。善談吐。落落大方。雖讀書不多。而性好文藝。作書娟麗。畫梅花數枝。挺秀非凡。雖工力尙不能與前人相頡頏。但富於金石氣。躍然紙上。是以在女子書壇品格獨高耳。以梅韻之妍秀。輒想及一般豪門女郎之庸俗。雖服飾麗都。窮極奢華。但意識之膚淺。終難掩飾。徒爲社會上消費供應之贅累。舉世滔滔者皆是也。

世之豐於才華者。每扼於命。自古已然。梅韻亦何能例外。以一弱女子。挾藝走江湖。所入贍養一家。良亦清苦之生涯。際此末世。女子而以纖塵不染之姿態。與濁世相搏鬥者。靡不受精神上之

打擊。物質上之磨難。情形亦大可哀已。然則女彈詞何非高尚之職業乎。正可就此崗位。爲正義之發揮。針砭世俗。而振奮人心。堅決完成時代之使命。梅韻以現在書藝之造詣。益以天賦之慧質。設潛志書藝。再加精進。不難在女子書壇揚眉吐氣焉。徐丈蒼龍。古道熱腸。以梅韻品藝兼優。至爲激賞。茲聞有香雪留痕集之輯。所以揚梅韻之抱負。而勉方來。設思彌周。提攜彌切。故余樂爲之序。(朱衣)

沈序

比來羈迹海市。抗塵走俗。苦不得閒。沉悶未可言喻。去年某夕。偶往南京聽書。聆汪梅韻所奏開篇。頓覺豁然啓其鬱積。此非過甚其辭。緣不同凡響之佳音。輾以雅俗共賞之開篇。足以搖撼其久抑之心緒耳。此後以事阻久未往聽。亦漸漫置之。忽於去臘某日。蒼翁來訪。晤後卽以印稿相委。翻閱之下。方悉此書卽揄揚汪女士之文字。可見藝術之欣賞。竟自有公評也。惟初甚奇翁之此舉。默念翁乃一典型長者。平日勞形案牘。何竟有暇及此。終以好奇心之驅使。除承接印務外。卽思研究其動機。惜懸揣終未了解。繼於其戚串處。獲悉其詳。始恍然知翁之刊行是輯。一因此書所保存之各開篇。大率爲名宿所譜。頗有付之梨棗價值。二因女士品高藝精。寓莊重於活潑中。聞曾在某處堂會。嬰宛繽紛。間有以游辭相調侃者。伊竟決絕先去。盱衡世變。大可以風。翁之所以助成其事。亦所以勗其將來而已。予本敬仰翁之爲人。古道熱腸。當世罕

見。平日牽掣於生活之威脅。以自奉菲薄。解除其痛苦。克己所餘。盡以付之公益。舉凡施藥修路興學。無不爲之。他如引荐後進。雖遭遇力有未逮時亦必爲人輾轉設法。務達目的而後已。彼鄉人之受其惠者。類能道及。至其言行一致之行爲。暨瑣事絕不失信於人之美德。求之當世。實未易多覩。事實照彰。本不必以諛辭加之。翁之此舉。猶其小焉者耳。特在未稔其人者。或以爲無聊。在知者當曉其用意在此不在彼也。予雖不文。亟思彰其德。兼以獎勵汪女士。於茲姑以古松寒梅相喻。蒼翁宛如凌霄千尺之古松。大有蔭庇弱草之意。梅韻以梅自字。其姿態當不愧寒梅。值萬紫千紅猶在香夢沈沈之時。梅花已在凜冽朔風中。輕舒綠萼。屹立於大地上。足以象徵女士之堅毅精神。反顧一般外若綺麗。中實枯槁者。視之應有愧色。惟盼女士。時時以蒼翁相勗之言。常自惕勵於品行與藝術之前進。如捧盈。如履冰。方不致有負翁之一番培植苦心也。質之汪女士。以爲如何。辛巳春沈毅序於滬濱。

紫陽居士序

予筆耕海上。蹙蹙靡騁。直於授讀之暇。輒與友人二三。閒步南京書場。啜香茗一甌。聽梅花三弄。其中有汪梅韻女士者。貌固嫺雅。藝術尤佳。所歌某某諸曲。表情之細緻。運調之鏗鏘。頗有餘音嫺嫺。不絕如縷之概。予曰。彈詞家見亦多矣。欲求如梅韻之丰姿綽約。歌喉婉轉。使人之迴腸盪氣。悲喜交集者。殊不易得。友曰。子但見其貌之雅。藝之佳。而猶不知其天性之至孝。繪事之最精。尤爲巾幗之翹楚乎。因述其在家事親曲意承旨諸大節。及平日所作梅花諸畫幀見示。予益躍然以驚。色然以喜曰。是不獨有其貌與其藝。而并有其德與其才也。豈得以尋常女子目之哉。今城北公適爲梅韻編纂香雪留痕集以行世。用將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敘于簡端。以誌一己之欽遲云爾。辛巳之春。紫陽居士序於海上。

鮑序

梅冠百花。超軼凡卉。以冰雪之姿。具耐寒之性。文人騷士。播以詩賦。選爲國花。固可當之而無愧也。然梅雖以花稱。而有時亦現身塵寰。在唐爲梅妃。在今則非梅韻女士莫屬焉。女士天生麗質。秉性聰穎。嗓音宏亮而清澈。每歌一闋。餘音嫋嫋。直有繞梁三日之概。嘗學畫梅于章老畫師。每出一幀。得者寶之。沈芝老深加激賞。收爲寄女。出其彈詞開篇名著。教以音韻歌唱之方。本擬出梅韻專刊。公諸全好。題眉曰香雪留痕。嗣以病作不果。茲梅韻欲承芝老遺志。製版印行。唯以力有不逮。乞援于蒼龍先生。蒼老鑒其立志不凡。品高藝精。且孝行甚篤。慨然允之。此集乃得出而問于世焉。唯是斯集。有芝老發起于先。蒼老助成于後。加以愛梅諸君。又屬蘇滬名士。則此書之風行。固意中事也。集旣成。蒼老索序于余。余不文。烏敢列名諸名士之儕。而念及蒼老之摯誠。暨梅韻之品藝。不得不勉爲握管。以爲拋磚引玉云耳。是爲序。

歲在上章執徐之圍陽月闕逢困敦日鄧尉散人鮑無諍漫塗

徐序

蓋聞有一技一藝之長者。而後爲人所欽遲。若久而不衰。殊不多覯。况彈詞一道。漫無止境。大則足以移風易俗。小則亦可怡情悅性。見諸報端。刊以專集者。比比皆是。然亦需視其人之品藝如何。庶能傳遠貽後。若汪梅韻女士者。孝行甚篤。立志不凡。態度落落大方。無江湖之習氣。具閨秀之風度。處絃邊嬰宛之中。實有鶴立之概。加以天賦佳噪。歌來抑揚婉轉。直有繞梁之韻。咬字準確。故能字字清澈。尤非凡儕所能匹儔。且秉性聰穎。善寫梅枝。得畫家名宿章天民錢病鶴兩先生之真傳。每出一幀。得者珍之。余以此妹之品藝高超。每思所以揄揚之者。惟以幼年失學。筆不達意。引爲憾事。迺者梅韻出其義父沈丈芝生所題之香雪留痕集授余閱讀。拜讀之下。頓覺琳琅滿目。大有刊行之價值。當詢以未付鉛槧之故。梅韻答以芝老因病中輟之由。懇爲設法。余深恐芝老之手

澤暨諸名士之鴻文。有散失之慮。允代借箸。適舍表弟來寓。卽與之商酌。承其雅意。允爲整理。自去年秋間迄歲底。陸續整理就緒。茲卽付諸梨棗。公諸同好。爰書數語。以示不忘芝老之苦心焉。辛巳立春日。蒼龍序於海上。

贈梅韻詞史

立志不凡人不俗

知音弥寡曲弥高

庚辰冬蒼龍書



本輯緣起

予曩日於嬰宛絃索之場。宛似撻植索途。罔知適從。本不敢附庸風雅。揚摧韻事。乃蒼翁近以報章揄揚汪女士之散帙文字見示。囑爲裝績成編。屢辭不獲。姑漫應之。携歸檢讀。深覺此中著述。彪炳煥粲。迥異尋常。如先輩吳興翁。暨諸名宿許月旦杭品春等所譜之開篇。或以崑曲爲藍本。或以寓言而諷世。多典雅之作。他如梅社諸公所撰述之長篇及小品文字。非特詞藻閎茂。抑且趣味雋永。大堪一讀。復承翁告以女士之品行藝術。稱其落落大方。孝行更有足多。歌詞能捉準中州音。出自名宿所授。不同凡響。尤善畫梅。章法饒有逸致。當初諸名士所以獎掖之者。卽以此故。曾欲爲渠刊行專集。以事未果。翁爰爲發起。復徵得許月旦張健帆胡耕雲蔣聊庵諸位先生之贊同。緣是亟起刊行。以繼沈翁遺志云。予聆而善之。卽日代爲綜合各散帙。集錦成編。歸納爲三類。一曰梅社話舊錄。

一曰話梅小品叢輯。另以詩詞聯語及開篇列一類。殿其後。存稿除不涉於本書者酌加刪節外。片楮悉留。或有遺珠。當係原帙所漏。決非割愛。題眉仍用沈翁原擬。以留鴻爪。但以倉卒發排。版式體例。既未能盡合理想。復以事掣肘。不及詳爲校勘。乖謬百出。引爲抱憾。統望梅社諸公海涵是幸。總之。是編之刊。在蒼翁斷非偶賦閒情。耽於跡相之舉。稔友中每有不察。或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相繩者。是則誤矣。按翁之爲人。予知之最稔。大有古俠士風。見八有一技一藝之長而行不越軌者。必多方設法提挈之。試於其提倡桑梓教育。暨推進各項公益而觀之。即可獲一明證。予本不文。撰此緣起。實屬多餘。惟此節似有聲述之必要。俾知友可以釋然。爲是匆促草此。初非舞文弄墨也。一九四一年元旦。（編者附識）

梅社話舊錄

巨絨
擘線

恆源祥

記公

店商線絨門專一唯

大名
鼎鼎

靜安寺路支店

靜安寺路同孚路西首
康福公寓新廈
房屋工竣
三月開幕



總

店

法大馬路一三九至一四三號
興聖街西首電話八〇八七一

福煦路支店

福煦路一〇
二五號赫德
路對面
電話七八〇九五

霞飛路支店

霞飛路三百
十號馬浪路
東首
電話八八三七七

沈君平生公緒毓姑蘇以吳興為郡名故人以吳吳史
 稱之其資非湖人也少讀書成茂材茲習商入大陪銀
 行執業民國時聘中國銀行為之入中國性恬淡不慕



妙絕偏自者莫不歎美梅嶺之名譽起皆其力即自矣歸道
 山梅嶺頓去所倚而同人三花雜屏之痛古重暇遠係益不勝
 人琴之感矣
 庚辰秋日許自之謹識

蔡利前位
 十年均行中
 有招之他往者
 輒謝
 例升中
 曹科
 喜
 彈詞
 極韻之藝乃品
 遂修為誰自
 撰彈詞為中國
 全之彈唱皆精

CHINA Studio

輓吳興叟聯

(月旦)

余自識吳興叟。不過六年。此六年中。每值星期。輒偕叟聽崑曲。或彈詞。蓋叟之所至。亦余之所至焉。近崑曲演於東方。其初叟幾無日不至。迨八月時。遂不復至。余料其病矣。往視果然。既而漸愈。迨九月爲渠之週甲壽辰。叟已康健如舊。觴同人於山景園。余與其宴。見叟精神頗佳。心以爲慰。不意數日後。又聞其病。往視已略有起色。歿前數日。開爲雪月撰開篇三首。脫稿後。病忽加重。遂以不起。余失一良友。悵惘自不能已。因撰一聯以挽之云。

「締交僅有六年。閱時雖淺。結契則深。念平時推食解衣。差幸衰齡得知己。」
「祝嘏甫逾三月。壽宇方開。仙鄉遽返。歎此後徵歌載酒。同聽法曲更何人。」

輓沈芝生丈

(張健帆)

沈丈芝生。別署吳興叟。年高德劭。文采斐然。閒來聽書願曲。寄情詩酒。超然物外。與世無事。偶而編製開篇。輒投贈徐雪月汪梅韻二女彈詞家。慷慨激昂。寓意深遠。一經試唱。座客莫不擊節。半載以還。丈屢以書抵予。暢論說書藝術。獨具隻眼。而於梅韻前途。尤爲關切。以其性喜習畫。冀彼成爲女畫家。提攜愛護。不遺餘力。不謂丈以體弱氣衰。遽於去臘逝世。惡耗傳來。愴然久之。猶憶重九佳節。爲丈週甲壽辰。堂前祝嘏。甫逾三月耳。燈下檢點遺札。不忍重溫舊夢。爰製聯拜輓云。

願曲寄閒情。雅韻欲流。妙製新詞翻白紵。
剪燈檢遺札。殘年將盡。忍溫舊夢到黃墟。

吳興叟遺事

(橫雲閣主)

——當代一位對白開篇作家——

乙亥冬。予始識沈丈芝生於中南座上。其時女彈詞家徐雪月隨乃師來滬未久。已蔚然露頭角。蜚聲書壇。一鳴驚人。沈丈自署吳興叟。與許丈月旦鄭師心史。均劇賞雪月之藝。逢休沐日。輒往中南小坐。聯座共話。品評書藝。清興彌佳。許丈每於文中。稱沈丈曰吳興翁。於是凡識沈丈者。均以此稱之。予以雪月冰雪聰明。復經諸前輩之提攜。書藝日見進步。屢於報端，爲文揄揚。丈等讀而善之。乃引予爲同調。翁貌甚清癯。蓄短髭。烏黑清疏。與許丈之銀髯白髮相映成趣。鄭師既屢爲雪月編製開篇。許丈與翁亦時有投贈。白雪陽春。雅韻欲流。一經試唱。座客莫不擊節。如是者凡年餘。雪月所得之開篇。達百數十闕。迨雪月離滬。翁猶以精心結撰之對白開篇。陸續郵寄。詎知翁以體弱多病。噩耗傳來。遽於二月一日逝世。昨接許丈來示。并附挽吳興翁聯。而於悼詞中謂。翁於逝世前數日。猶爲雪月編開篇三折。脫稿後病勢轉劇。遂撒手塵寰。嗚呼，痛哉。予知雪月感恩知己。在蘇聞訊。將不知如何悲慟也。茲將許丈挽聯悼詞。錄刊如次。

余自識吳興叟。不過六年。此六年中。每值星期。輒偕叟聽崑曲或彈詞。蓋叟之所至，亦余之所至焉。近崑曲演于東方。其初叟幾無日不至。迨八月時。遂不復

至。余料其病矣。往視果然。既而漸愈。迨九月。爲渠之週甲壽辰，叟已康健如舊。觴同人于山景園。余與其宴。見叟精神頗佳。心以爲慰。不意數日後。又聞其病。往視已略有起色。歿前數日。聞爲雪月撰開篇三首。脫稿後。病忽加重。遂以不起。余失一良友。悵惘自不能已，因撰一聯以挽之云。

締交僅有六年。閱時雖淺。結契則深。念平時推食解衣。差幸衰齡得知己。

祝嘏甫逾三月。壽宇方開。仙鄉遽返。歎此後徵歌載酒。同聽法曲更何人。

翁酷嗜彈詞。品評書藝優劣。頗爲嚴格。而於當年張步雲之藝。最爲心折。嘗爲予言。其戚家某次邀張堂唱。見係一弱不禁風之乾癯老翁。不信其尙能登台奏藝。迨操絃試唱。歌喉婉轉。如出谷黃鶯。狀書中人物出神入化。始均嘆服。誠所謂人不可貌相也。翁於昔年諸大響擋之評話彈詞。均曾聆及。且記憶力甚強。述書壇掌故。歷歷如數家珍。而於崑曲。更寢習成癖。許丈鄭師。既屢爲雪月編製開篇。翁於鄭師以崑曲作藍本改編而成之對白開編。尤爲欽佩。因亦採取崑曲題材。譜作對白開篇。同座輒以先觀爲快。敲金戛玉。妙趣橫生。每值星期。雪月雪人。輒輪流對唱。許丈鄭師及翁所作之新開篇。插入賓白更能引人入勝。其時雪月兼隸中西電台說唱。播音完畢。始至中南獻藝。翁以年老體衰。不耐久坐。逢休沐日。先於寓所收音機畔。聆雪月彈唱。再驅車往中南書場。以爲常課。雪月下台後。輒至吾儕座前。殷殷致候。許沈鄭三老。則指點唱句音韻。旁及各家說派。并將所編之開篇。工楷鈔錄。於詞句旁註明四三二五。如有疑難

生字亦另註字音。庶不致誤。關於開篇中角色之眼風手勢。莫不悉心教導。翁滿口吳儂軟語。談鋒甚健。口講指劃。色舞眉飛。不謂曾幾何時。翁已歸道山。將來雪月重來海上。思念往事。恐將不勝低徊也。丙子夏。雪月隨其師由白門載譽返滬。仍隸中南書場。汪佳雨梅韻父女。則隸頭擋。翁與許丈。每於休沐日。仍偕往作座上客焉。某次。翁到場較早。得聆汪氏父女之雙金錠。見梅韻去書中丑角小二官。傳神阿堵。忽大爲激賞。於是每值星期。輒提前往聆。其時吾儕以翁爲捧月健將。尙未知其兼賞梅韻也。某日偶於報端。見揄揚梅韻之文。署名金虎。文筆絕佳。似出翁手。輒舉詢許丈。丈莞爾而笑。固翁之佳作也。某星期日。予甫入座。聆汪氏父女所歌對白開篇。爲白蛇傳斷橋。唱白典雅。不同凡響。迨佳雨報告。始知確爲翁之精心傑構。殊佩其法眼無虛。清興彌佳。從此翁偶有所作。輒分贈梅雪。惟以賞識雪月在先。且天賦獨厚。故所得較多。某晚翁設筵致美樓頭。招宴梅雪。許丈鄭師及予。亦與其宴。翁逸興遄飛。談笑風生。又投贈雪月之喬醋開篇。與鄭師不謀而合。雪月竟得二闕。爰復作一無對白之喬醋開篇。以貽梅韻。庶不致向隅。其愛護梅雪有如此。

翁雅擅崑曲。與許丈有同嗜。是歲冬。平聲曲社假座浦東同鄉會彩串崑劇。吾儕均往觀賞。翁與許丈。則先往中南聽書。俟雙雪下台。二老特陪同往觀。入場時。適演西廂記拷紅。名曲家葉小泓君。飾紅娘。唱念清越動聽。表情絲絲入扣。翁低聲附和。並爲雙雪指點劇中人之神情。蓋翁有拷紅開篇贈雙雪。囑揣摩劇情。以資借鏡。俾試唱時

之眼風手勢。與崑劇符合。更覺傳神也。撫今追昔。不堪回首。翁之豪情勝慨。已不復再見矣。傷哉。

旋汪氏父女離滬他去。雪月亦隨師往江陰奏藝。翁絕跡書場。頗感寂寥。幸仙霓社崑班。隸大新遊樂場演奏。翁與許丈鄭師。屢往顧曲。予亦與焉。逢休沐日。吾儕於崑劇場中。仍得聚首暢敘。快何如之。迨後仙霓社因故輟唱大新。當青黃不接之際。翁與諸曲家。且爲籌劃出路。異常熱心。翁與許丈。愛護仙霓子弟。可謂不遺餘力。丁丑夏。予旅食白門。仙霓社改隸小東門福安遊藝場演奏。翁以畏熱途遙。不常往觀。滬戰既起。笙歌頓寂。予於是年冬。始輾轉繞道返滬。翁以雪月梅韻。均在內地。郵遞梗阻。深以爲念。戰前雪月時以書抵許沈鄭三老。請編開篇。翁嘗以桃花扇傳奇數折。編成白開篇。郵寄雪月。與前編之寧武關別母亂箭。長江奪斗等。均爲慷慨激昂之作。固亦蒿目時艱之有心人也。迨郵遞既通。翁始稍慰。

戊寅初夏。汪氏父女。輾轉避亂。飽嘗流離之苦。始由嘉善繞道返滬。予初未得音訊。及見有人寄予梅韻來滬消息。孫君秋雲又持梅韻近影來。始證實汪氏父女。確已歸來。爲之欣慰不已。亟將梅韻刊出。并附言轉告沈翁。予知翁與梅韻。劫後重逢。其快慰當勝予十倍也。果也。汪氏父女。喘息方定。卽隸跑馬廳書場說唱。翁排夕冒暑往聆。并託許丈轉告蔣君聊菴與予。囑往捧場。蔣君曾一度往作座上客。並得梅韻手繪之梅花扇頁焉。

追念吳興翁

(橫雲閣主)

二月一日上午。應朱君頌頤之約。特往新華電台。參觀女彈詞家汪梅韻播音。移時梅韻奄息至。謂其寄父吳興翁病勢甚危。深爲焦慮。邇來予往「南京」聽書。屢聞梅韻述翁病狀。以年老身弱。纏綿床褥。日與藥盞茶鐺爲伍。殊覺苦悶。幸有名醫診治。調養得宜。諒無大碍。予以塵事粟六。不遑寧日。輒無暇躬往存問。僅囑梅韻代言致候。梅韻每晚仍往翁寓探望。必爲予轉達。并謂翁於病中。猶爲彼編製對白開篇。指點唱句。承翁不棄。病中頗以予爲念。是日子旣聞翁病危。本擬往候。奈以職務未了。分身乏術。仍囑梅韻致意。祝翁吉人天相。早占勿藥。詎知是日黃昏。翁卒不治。遽爾逝世。次日予以女兒勝眉。忽患肺炎甚劇。徬徨終日。未出外治事。迨前日(三日)下午至力報館。獲沈宅報喪條。吳興翁之噩耗。赫然在目。爲之驚愕失色。愴然久之。惟以時間不及。未遑往弔。更覺抱憾耳。

猶憶乙亥之冬。予新病初愈。偶往中南書場作座上客。始識鄭師心史。師復爲予介見同座沈丈芝生。丈自署吳興叟。飽學深思齒德俱尊。貌雖清癯。而精神彌佳。與許丈月旦。最稱莫逆。公餘之暇。喜聽書顧曲。其時仙霓社崑班。往外埠獻藝。一般曲迷。不得已而求其次。輒往書場小坐。適女彈詞家徐雪月。隨其師奏藝中南。吾儕不謀而合。均劇賞雪月之藝。乃引爲同調。翁與許丈鄭師。以雪月冰雪聰明。確爲可造之材。

除投贈詩詞。揄揚其藝外。並爲編製對白開篇。文人珠玉。女兒歌喉。一經試唱。座客莫不擊節。時人稱許沈鄭三老。爲開篇三傑。雪月得此三老提攜愛護。時歌雅韻欲流之對白開篇。以是芳譽鵲起。紅遍書壇。如是者年餘。翁以汪梅韻同隸中南。擅說雙金錠描金鳳二書。藝亦不弱。賞月之餘。兼愛梅韻。亦屢贈精心結構之對白開篇。報端張目。無微不至。嘗於致美樓頭。設筵邀宴梅雪許丈鄭師與予。均被邀作陪。翁於席間。殷勤勸酒。談笑風生。逸興遄飛。雪月嬌小玲瓏。梅韻一枝挺秀。白髮紅顏。相映成趣。翁顧而樂之。當時盛況。迄猶歷歷在目。旋梅韻離滬他往。雪月於丙子歲暮。亦隨師往江陰獻藝。泊乎戰事既起。雪月梅韻。均在內地輾轉避亂。飽嘗流離之苦。翁爲之念不已。戊寅初夏。梅韻始隨其父母。由嘉善繞道來滬。劫後重逢。翁喜不目勝。旋梅韻隸跑馬廳書場說唱。小樓一角。僅能容聽客數十人。翁每晚冒暑往聆。不以爲苦。并邀吾儕捧場。復邀梅韻於宅中長期堂唱。俾當面指示書藝。精益求精。又以梅韻往江陰奏藝時。嘗從名畫師章天民氏習繪梅花。惜以烽煙倏起。習畫僅旬餘。猶未窺室奧。既經報端宣揚。求畫者踵相接。翁以梅韻天賦獨厚。苟能訪得名師。而於彈詞餘暇。專心習畫。固不難成爲女畫家。以故期望更殷。

夏間。梅韻隸平望街公園書場送客。予嘗約諸同文前往捧場。其時翁亦在座。於梅韻書藝。贊不絕口。是日梅韻贈予墨梅扇頁。題曰。「一生知己是梅花。」翁嘖嘖稱道。豔羨不已。從此關於梅韻消息。各報競相刊載。翁亦屢爲文賜予發表。曾作「賞梅憶

月」開篇。文情並茂。佳趣盎然。不特欣賞梅韻之藝。且甚懷念離滬已久之雪月也。既而梅韻隸南方南京等書場。翁輒於百忙中往作座上客。並邀許丈暨其他賞梅同志。常往聽書焉。予乃慙慙梅韻。寄名與翁。並請業許丈門下。翁笑允之。且設宴綠楊邨。舉行謁師拜父典禮。予與蔣君聊菴。均叨陪末座。翁與許丈。笑逐顏開。妙語如珠。梅韻周旋於二老之間。彬彬有禮。落落大方。席間韻事。筆難盡述。

重九佳節。爲翁六秩大慶。設席山景園。許丈。鄭師。聊菴與予。均往祝嘏。翁周旋於衆賓之間。爲狀彌樂。是晚有彈詞評話及蘇灘堂會。梅韻承歡膝下。特歌上壽開篇。爲寄父稱觴。翁以雪月猶未來滬。引爲憾事。蓋雪月師徒。原定秋間。重返海上。予嘗提議。於翁壽誕之期。使雪月梅韻。合拚雙擋。說描金鳳一回娛翁。不料雪月以蘇州所隸之書場。堅留不放。致不克來申。翁謂。倘雪月捲土重來。必能一振普餘社之聲勢。挽狂瀾於既倒也。詎知予自山景園祝壽後。卽不再晤翁。竟成永訣。雪月在蘇聞翁噩耗。將不知如何悲慟也。曾幾何時。昔日之豪情勝慨。俱成陳迹。嗚呼痛哉。

予以主持力報及錫報之書場副刊輯務。屢蒙翁惠賜宏文。斲輪老手。增光篇幅。爲之生色不淺。秋間。予爲女彈詞家錢琴仙編印特刊。翁除題詩外。復撰琴仙開篇一閱寵之。敲金戛玉。出諸琴仙歌喉。迄猶膾炙人口焉。中秋前。梅韻由九公與予之介。師事老畫師錢雲鶴先生。再求深造。翁見梅韻潛心繪事。畫梅日見進步。深爲嘉許。月前。翁於病中。猶爲李冠慶撰文張目。蓋李爲評話家許繼祥之門人。擅說英烈。固小輩英雄

也。獎掖後進可謂不遺餘力。戰前。雪月隸蘇錫說唱。翁猶寄贈新編開篇。合計不下數十閱。梅韻所得者稱是。翁以酷嗜崑曲。故其所編對白開篇。強半以崑曲爲藍本。其中如別母亂箭等。頗多慷慨激昂之作。足以發人深省。使座客動容。與許丈鄭師編製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改良開篇作風。一新聽客耳目。厥功甚偉。年來。翁與予函牘往還。積書盈尺。茲再檢閱。覺往事成煙。不堪回首。致悲從中來。不忍卒讀。吾儕旣以專捧雪月。組織雪社。前輩年高德劭者。除許丈外。當推翁矣。迺者。翁已撒手塵寰。不特雪社少一健將。且損失一開篇老作家。予知以翁爲開篇倉庫之雪月梅韻。將更悲感也。翁供職中國銀行。自大清銀行改組迄今。數十年如一日。其道德文章。爲人共仰。固不待予爲之喋喋。予以翁生前於聽書顧曲。旣引爲同調。爰略述翁與予之一段翰墨因緣。拉雜成篇。以誌予哀。

九公自道

——追懷吳興翁——

中國銀行文書科主任沈芝生先生。別署吳興翁。其人固風雅士也。昨讀健帆兄大作。知先生已歸道山。閱之扼腕不止。愚於先生。固神馳心許已久。苦乏邂逅機緣。僅於三月前皇后筵上。倉卒一晤耳。先生雖爲金融界鉅子。然詩酒流連。聽歌選色。不脫名

士風流之氣。自普餘社興。先生初賞識徐氏三雪。迨三雪遠行。則又傾心汪梅韻女士。梅韻冰雪聰明。頗敬事與翁。遂結爲義父女。承歡膝下。情逾親生。梅韻於鬻藝之餘。亦喜繪事。愚乃爲介紹於錢病鶴門下。朝夕揣摩。所有東修之敬。皆由與翁慷慨任之。其期望於梅韻者。固不僅琵琶一曲。鬻歌以終也。拜師之日。梅韻之父佳雨。設宴於皇后洒家。愚之得識與翁丰采。卽在此宴。先聞健帆兄言。先生固吳門富紳。在中行供職。有悠久之歷史。權位甚高。其公子更少年得意。學貫中西。方任財部要職。是則終與翁之一生。一帆風順。享盡榮華。在愚理想之中。當是豐額隆準。氣宇不凡。然相見之下。輒爲驚奇不止。蓋先生實一痿黃憔悴之乾癯老頭子也。後樽前敘話。一聆其談吐。覺警欬言行舉止。則又風流洒脫。恂恂儒雅。愚雖未讀柳莊相法。然察其神形笑貌。輒清雅有餘。渾厚不足。瘦骨一身。未必能多載福澤。今先生畢竟以天賦之脆薄。而與世長辭矣。世說有修心補相之一語。若與翁之富貴一生。壽至花甲。當亦從行善仗義。心地正直中得來，否則以貌論人。與翁固未必豁達一世也。

我理想中之戲場與書場

(吳興叟)

戲場是唱戲的。書場是說書的。戲場裏不能兼說書。書場裏不能兼唱戲。猶之跳舞場裏不能兼游泳。游泳場裏不能跳舞，兩場不能合爲一場。一場不能化爲兩場。戲場與

書場。向來是分開的。乃近來的場東。再聰明也沒有了。花樣翻新。已有南方戲場與書場之合作。早晨說書。爲周覺先。夏秀英文英。醉霓裳亦仙。三擋。午後再說書。爲沈麗斌毓英。錢景章琴仙醉仙。汪佳雨梅韻。三擋。三點後唱南方戲。夜裏再唱夜戲。果然營業頗爲發達。推而廣之。或者將來跳舞場與游泳場。亦有合作之一日。豈不是更覺有趣。

前日我二點一刻到南方書場。座客已滿。琴醉二仙。已成尾聲。餘音嫋嫋。猶在耳際。一望在座。梅韻社社員差不多全體出席。大約爲孔子誕辰。一片至誠。祀孔之餘。前來賞梅。及梅韻登台。唱活捉開篇。正在鶯聲嚶嚶叩柴扉之時。珠圓玉潤。大家凝神靜聽。不意驀地狂風大雨。雷轟電閃。震人耳鼓。累及梅韻。提高聲調。喊破了俏喉嚨。聽客仍能聽得清清楚楚。大家十分滿意。三點到了。書已完而雨仍不止。雨落天留客。有十餘人暫退後而空座。遂得揩油聽聽南方戲。唱的是梁山伯訪友。似與說書調門相差。不遠。但高亢急促。少有變化。惜我屬門外漢。且是破題兒第一遭。一霎那間。未能領會個中佳趣。暇時再當細細研究。

我生平最喜歡聽戲聽書。更喜歡聽崑戲。聽小書。昔年在徐園小世界新世界笑舞台大千世界等處。先在聽崑戲。曾有崑戲欲求復興。須加坤角之建議。一時贊成與反對參半。各有相當理由。我獨以爲男女嗓音身段。天生各別。矯揉造作。總不及自然天賦之合格。始終堅持此說。迄今崑戲之成廣陵散。雖原因複雜。而守舊不變。不加坤角。未

始非衰落之一因。看到說小書之近年男女合播。人才輩出。頗足轟動一時。無非爲女子起旦角。自然動聽之故。足證我說。尙無大謬。我的理想中的戲場與書場。最好選擇普餘社之優秀坤角。授以崑曲。教以臺步使與仙霓劇合作。則一般戲迷書迷。魚與熊掌。兩者得兼。以己度人。諒必大受聽衆歡迎。

承同志裘馬少年。出示贈梅韻（香雪留痕集）絕詩一首。有『每日來聽一擋書』之句。愛有獨鍾。意流言外。梅韻何幸。得此品題而增其聲價。并荷見商。謂生報九月一日起。每日增開『戲場與書場』一欄。真是巧極。有南方之戲場與書場之合作。更有生報之戲場與書場之專載。我一時尋不到別個題目。就將我的理想中之戲場與書場。說出來大家商酌商酌。設使實現。度必轟動一時。而生報大編者。重視說書藝術。提高其地位，使與戲劇並列，且名曰戲場，無論百戲雜陳，片長必錄。名曰書場。無論彈詞評話。均可研究。範圍尤廣。至堪欽佩。從此珠玉紛披。洛陽紙貴。可預祝也。

筆花旖旎寫芳菲

（月旦）

汪梅韻的身世。從前他有一篇自述。登在某報上。說得很詳細。大約喜看小報的人都看見過。不必我再說了。至于他繪彈唱。是有耳共賞的。他的畫。是有目共賞的。也不消我來捧他。那末我這篇文字所說的。是些什麼。我是說他的性情和品行啊。他的性情是很聰明的。從前他初出來時。我就喜歡他。可是他識的字不多。很想教他多識些

。但是事實上是辦不到一則因時間的關係。我閒空時。他不得空。他閒空時。我不得空。直到去年秋間。經同文的說合。拜余爲師。但是雖有師之名。仍沒有師之實。那是我
很慚愧的。同時他又拜吳興叟爲寄父。吳興叟亦喜其品行純粹。不染習氣。就允收他爲
義女。自此梅韻很能依依膝下。愉色婉容。恍如親生一樣。迨吳興叟過返道山。梅韻異
常悲慟。殊爲難得。從前我的老友步林屋君。義女最多。其沒也。往送者無幾人。余不
咎其寄女之無良。而咎林屋之濫收。今吳興叟僅梅韻一人。而能克盡孝思。其品行實非
時下所能及。余雖老態「龍」鍾但說話是很「公」允的。不敢阿私所好。實以梅韻爲秀
氣所鍾。實與尋常歌女有異。余以佩吳興之賞識非虛。而梅韻之所以酬勞吳興者。亦非
泛泛也。故樂爲書之。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月旦)

孟子有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余近居滬上。學術荒落。願以年齒較長。每有
人願從余遊。余推來者不拒之意。故恆樂與周旋。近日汪梅韻亦列於女弟子列。余却之
不可。只得允許。然余爲落伍之人。有何學術足以爲梅韻益。而竟覲然自居師席。不亦
愧乎。是日梅韻并寄名吳興叟爲義女。吳興叟因置酒綠楊新村以誌喜。余承招前往。適
余略有微恙。不能不往。此則眞所謂好爲人師之患矣。本報編者因添設「書場」。向余
索稿。因述之以塞責。若夢梅君之所謂韻事則吾豈敢。

故人都為賞梅來

(厂庵)

說也慚愧。我已好久不聽普餘社的書了。不說虛話。足足二個年頭哩。記得還是三徐擋在中南唱的當兒。那時候筆者的確是風雨無阻。整日的光陰。差不多全是消耗在中南書場內。緣因是為了一般天天集會的文友。似乎一天不去。不知怎樣的。便會覺得週身不舒服。一定要去一次。和他們聚了一聚。這才覺得心身一爽。好似服了一劑清涼散一般。立刻會舒適痛快。這呢。意思並不是在說。設若不和一輩文友會集。便會生病。其實完全是人類的情感衝動關係。像這樣的情形。並不是我一個人是如此。差不多人們都是這樣的。但是話得說轉來。雖說人類都有情感的。可是有某一種人對於「情感」兩字。絕對沒有的也很多。但我們儘可以把他們不當作人類看待。因為他們已經是喪盡良心。根本沒有人的氣味哩。僅有的是殺人不怕血腥氣的豺狼行爲。總之。這種人是例外的。……住了。這些廢話。都是題外文章。我們姑且不談。掉轉筆頭來且談正文。星期日那一天。應力報彈詞欄編者之約。獨自到福致里公園書場。一聆普餘社的男女擋彈詞。在事先他曾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他說雪社和梅社的同志。是日都在公園做座上客。我得到了這樣一個好消息。正同聽到了前方告捷的消息一般。同樣感到興奮和活躍呢。那自然是不肯錯過機會。放棄的啊。誠如後來汪佳雨說「今天各位都能光臨。真是請也請

不到。」真的。何況我又是和他們闊別有二載光陰了。預料久別重逢時。一定另有一番新氣象。因此在那天才打二點鐘。我便興匆匆的去赴這千日難得的「羣英會」。其實我是談不上一個「赴字」。祇好說是去縮在壁角落裏看羣英會」。當我才到那裏時。他們尚沒有來。可是聽客却已擠滿一堂了。起先我尚以為這般聽客也知道今天有羣英會的。所以特地趕早來觀光。以免遲來向隅。後來一調查之後。才知道我的觀念是錯的。原來他們早來的主因。完全是來欣賞梅韻小姐書藝而來的。據說。「不獨是今天如此。實在是天天如此」我聽了這兩句話之後。嘴裏雖不響。心裏却在想。難道梅韻書藝在這短短的二年中。竟如此的猛進嗎。這也別去管他。先去揀一個座再說。好在等一會兒。聽了梅韻說唱以後。就能分曉的。坐定之後。知道我實在來得太早了。於是掏出捲煙來抽着。專候羣英的駕臨。在頭擋將要開書的時候。總算巴望到了。一個個都踱着「滴角四方」的方步踱將進來最漂亮的。當然是首推蔣聊菴。風流瀟灑紙扇輕搖。真如健帆所說的。聊菴大有崑曲中的小生風度。評得真恰當。蔣先生呵。我看你就承認了罷。是日所到的。有吳興翁。張健帆。蔣聊菴。何劍鳴。奚綠蓀。賽太白。微微先生等。尚有其他許多文藝界人。一時也背不盡這許多。總之。那天的公園已是籠罩在文藝氣氛裏了。這幾位中。最忙者要推張健帆了。東接頭西交耳。忙得他不亦「熱」乎。張先生對於編、彈、詞、報的熱心。真是不遺餘力。不過這一次的集會。有一點是覺得美中不足。便是預先約好的鄭師心史。許丈月旦。這二位老人家。竟會臨時缺席。未免太煞風景了。不知爲了何

事缺席。乞道其詳。(編者按。心史詞人因遭大故。久未涉足書場。月旦老人清恙未愈。故缺席。)否則我們在下一次的集會中。便要用綁票式的手段將你們二老綁來。這笑話未知許鄭二老。以爲如何。哈哈。儘是說廢話。對於書藝怎樣。却一句還沒談呢。提起書就說書。公園的書凡四擋。頭擋沈毓英麗斌的雙珠鳳。以前我祇知道有沈玉英。現在易了個毓英。這位女彈詞家。我尙是初次見面。慢來。我有句話要補充。評「女」彈詞。不能專評藝術。需要色藝雙絕。否則便會感到枯澀乏味。話起毓英的色。說漂亮不能算。中駟之材尙可當得。亭亭玉立。風姿嫣然。不過兩條臂膀太細了。我稱她瘦美人。不知當否。(編者按。評得妙。)那天唱的開篇是「黛玉焚稿」。唱來尙不錯。說的一回書是「堂樓託終身」。毓英對於說的方面。似乎尙欠老練。胆小得極。看樣子是很怕先生的。第二擋夏秀英文英的雙金錠。秀英我以前在大世界內。是聽過幾次的。當時她和秀珍拚雙擋。非但會說書。而且會唱女子獨腳戲。有了這一些經驗。當然對於說功方面。自然是相當的老練了。可是她的臉蛋兒。比了以前。要清瘦得多哩。她的身材依舊那樣矮小。文英長得不錯。胖胖的。且很天真。歌喉也佳。可惜在她們說唱的時候。我沒有細聽。所以對於她的書藝。不敢武斷妄評。怪來怪去。是要怪汪梅韻這小妮子不好。當我們正在欣賞書藝的時候。忽然梅韻拿來一頁已繪就的扇面。是專贈給健帆兄的。於是害得我們將全副精神。送到扇面上去了。梅韻的畫的確不凡。筆致很老練。畫的是水墨梅。不知她幾時學來這一手好畫。上面再題着一首詩。句子已經忘記了。祇記得第一

句頭上四個字。是「一生知己……」。吳興翁首先看見。笑迷迷的向健帆兄噙着這四個字。其實這笑迷迷是另有意思在內呢。健帆兄。你見了這四個字。心上可覺得有些熱辣辣嗎。這種福份。也祇有健帆兄所有。要是換了我請梅韻畫扇面。說不定會題上「一見惹氣」四個字吧。（編者按。足下風度翩翩。我見猶憐。梅韻必有妙句可題。）健帆好福氣。真羨煞我了。第三擋是何氏兄妹。芸芳琴芳。他倆的雙珠球。早已是膾炙人口了。此番重逢。琴芳已把二條小辮子付之并州一剪。打扮得嬌豔萬分。是一派閨秀風度。可與聊菴的風流瀟灑相映成趣。開篇是「活捉」。書恰巧說到曹秀英大破延慶寺。可惜曹秀英一角還沒有出場。否則倒又可以一聆清脆悅耳的「啊唷噲」了。送客書是汪佳雨梅韻父女的描金鳳。這一擋書我就不肯放過他了。人家都說她好。究屬好在那裏。在叮嚀弦索聲內。一闋「啼笑因緣七十二他」開篇過後。使我真有些相信。恐怕在台上的汪梅韻。不是兩年前我在中南裏聽到的汪梅韻吧。如今看來。她和昔日已判若兩人。老練得多哩。說唱口齒清晰。彈噓穩熟細膩。無往而不引人入勝。是日正說到徐蕙蘭仗義助董武昌。梅韻去蕙蘭一角。大有聊菴兄的氣派。紙扇輕搖。風流脫俗。真是傳神阿堵。無怪公園的聽客要擠滿了。她竟不讓醉、謝專美於前。真能與彼等分庭抗禮。梅韻真可說書壇雋品。當她進書場時。我幾乎會不識認了。以前那種著齡時的嬌憨態度。如今已變為摩登姑娘哩。那種輕顰淺笑的樣子。不知要顛倒幾許聽客。真是。「毛頭姑娘十八變。臨時上轎變三變。」梅韻確已成功啦。

梅話

(杭品春)

結為義女

余素喜彈詞，初祇有光裕社男擋。普餘社之男女擋。始於民國二十三年秋。來蘇盛極一時。而汪氏父女。在九月底邊到蘇。余一見傾心。時梅韻年纔十三。卽愛其嬌小玲瓏。天真爛漫。又愛其歌喉婉轉。口齒清晰。故不甚喜聽最紅之醉疑仙徐三擋沈玉英謝樂天。却喜聽初出茅廬之汪梅韻也。後遂結為義女。時作新開篇及對白開篇以教之。尤喜其天性聰慧。不一時卽能成誦。娓娓可聽。

踏雪尋梅

記得第二年新正年擋。初未知梅韻日場在何處。後探悉在金門外第一樓。是日適雨雪紛飛。不辭遠途。冒雪而往。真如孟浩然踏雪尋梅也。

顧名思義

梅韻歷練一二年後。大有進步。色藝並佳。惟因品高性逸。不善交際。未得早享盛

真名。能顧名思義。儼然梅花丰韻。不負我改名之意。（按梅韻初名美雲余爲改之）

聲譽突起

今年二次臨申。先後在跑馬廳。及公園書場。中西電台播音又環龍路沈公館長堂會。聲譽突起。大有人捧場。陸醒鷗周白表等。成立梅社。沈君有賞梅憶月之吟。且又能畫梅以扇面。求畫者絡繹不絕（按前在江陰。章天民收爲女弟子。教以畫梅）。

知音客語

普餘社女說書當中。捧出名而確乎有說書天才的。只有一個徐雪月。因爲她聰明絕頂。肯用苦功。各地捧她的聽客。都是很有聽書經驗的人物。還有許多名士學者。當雪月空閒的時候。對於她的書藝。凡有什麼不到之處。都肯循循善誘。加以指導。尤其是上海一班雪社同人。連雪月所唱的三笑脚本。也有人替他整理。去蕪存菁。又加了許多名貴的篇子。和詩詞對聯進去。對於書中諸角。又指點她怎樣表演。才能富於崑腔意味。盡善盡美。這和當年馬如飛的珍珠塔脚本。幾經文人修改。一般的情形。雪月能到處受人歡迎。得到今日地位。雖則她目前不在上海。可是聽客們提到了徐雪月。還是念念不忘。就因爲捧她的聽客。完全賞識她的書藝。並沒有存着醉翁之意。只想「吃豆腐」

的野雞聽客在內。別的不必說。單就雪月的面貌。不及醉疑仙謝小天美麗。何以徐雪月的號召力量較醉謝來得強。足見聽女說書的真正聽客。並不是只重色的啊。

雪社中的吳興翁他賞月之餘。兼賞梅韻。提攜愛護。不遺餘力。很想把梅韻造成一個十全十美的說書人才。今夏汗梅韻從西塘來滬。吳興翁便在家中邀聘她的長期堂會。其實雖說是唱堂會。却由吳興翁指點她的書藝。還教她讀書習字。吟詩搭對。這樣熱心培植人才。真是雅興不淺。又知道去年梅韻在江陰說唱的時候。有一位章天民老畫師。曾經教授她畫梅。居然很有成績。吳興翁快活得很。一心一意的要讓梅韻成功一位女畫家。不再彈琵琶唱小書。好在梅韻年紀尚輕。今年還只十七歲哩。不消三五年功夫。畫梅出了名。就不難嫁一個好丈夫了。吳興翁既時常約月旦老人張健帆君等。同去聽梅韻的書。健帆知道兩位老人家都很愛護梅韻。便打着邊鼓。慫恿梅韻執弟子禮於月旦老人門下。又寄名給吳興翁。承歡膝下。便更覺得親切了。可是章天民老畫師在江陰鄉間。不能和他通信。梅韻未能繼續習畫。引爲憾事。

也是事有湊巧。名畫家錢雲鶴先生。他正在舉辦寒衣書畫助賑會。徵求書畫家作品。售款製寒衣賑濟難胞。梅韻經蔣九公張健帆二君的介紹。請業錢雲鶴老畫師門下。再求深造。錢師欣然允諾。梅韻每天早上。到錢師寓樓。專心習畫。已有十天左右了。錢師指點她畫梅章法。很有進步。在雙十節後開幕的寒衣書畫助賑會中。梅韻也有好幾件作品陳列。近日正在努力繪畫。錢師因見梅韻冰雪聰明。悟性極佳。大爲嘉許。名師必

出高徒。將來梅韻由彈詞家而一變爲女畫家。行見紙貴洛陽。珍同拱璧。飲水思源。將不知怎樣謝她傳授真本質領的錢老畫師呢。

汪梅韻雅韻欲流

（醉梅軒主）

以前在外埠說唱的許多女彈詞家。最近都紛紛避難來滬。謝樂天。陳亞仙。和醉仙琴仙。最先回到上海。接着趙梅芳蘭芳姑姪。也相繼而來。最近連盛傳嫁人的謝小天。也已回來了。還有汪佳雨梅韻父女。也在這時候。安然歸來。力報都曾刊載過她們登台的消息和珍聞。半月前。連讀賽太白君的「汪佳雨來滬登台」。和「汪梅韻避難習丹青」二篇文字。才知道汪佳雨一家。在戰亂中歷盡艱辛。方能回到這孤島上來。梅韻在江陰說書時。居然有名畫家教她習丹青。因爲她聰明絕頂。已能繪很神妙的梅椿咧。不過在上述的二篇文字中。我只知道汪佳雨從六月一日起。確已在跑馬廳書場登台說唱。但汪梅韻是否仍和她父親合作。是否同時登台搭擋。因爲語焉不詳。還不得而知。連力報編者。也加着按語。作爲疑問呢。如今才知道汪梅韻別來無恙。依然和她父親合說描金鳳雙金錠二書。聽說鋒頭甚健。賣座極盛。只是男女擋彈詞的說唱地盤。只有南京。中央。和跑馬廳三處。跑馬廳書場。名不符實。地位最爲狹小。可沒有發展的餘地。汪梅韻的書。原很不錯。況且遍歷各埠。劫後歸來。更增加不少經驗。書藝大有進步。不久

的將來。南京中央。當然要聘請汪佳雨父女去說唱。聽說有幾家電台。也有羅致梅韻之意。那時候一定要大忙哩。

有人說。女說書沒有骨子。遠不及光裕社潤餘社的男彈詞家。說來動聽。我聽了這話。最不服氣。我以前聽過徐雪月的三笑。就覺得她的說唱。飄逸自然。真有意想不到的妙處。舍間住在南市小西門附近。是祖傳產業。屋後有一個小小花園。我便將我的齋題名賞月館。自號賞月館主。後來又聽到汪梅韻的雅奏。又使我如癡似醉的大為傾倒。索性把我花園裏那個會客清談的小軒題名醉梅軒。又自號醉梅軒主。賞月醉梅。竟被我一個人占盡。真是人生快事也。這倒和雪社中的吳興翁。無獨有偶。因為他賞雪愛梅。老興也很不淺啊。可是不幸得很。在這次空前浩劫的變亂中。我南市的家。已被砲火燬掉了。賞月館和醉梅軒。都已化爲劫灰。幸虧雪月梅韻。都告無恙。一個兒在洞庭山奏藝。一個兒已重返春申。所以我依然用着這兩個別號。以示永遠不忘之意。讀者諸君。不覺得我說得太肉麻嗎。

好幾天以前。我看到力報夢梅君的一汪梅韻齋醋留佳話。這篇洋洋數千言的妙文。真有趣極了。大概夢梅君也是愛護梅韻的一份子。要不然。他怎會用這個香艷的署名呢？夢梅說到吳興翁雙宴梅（梅韻）雪（雪月）即席贈送「喬醋」開篇的一回事。我在事後。也就知道的。因為我愛聽雪月和梅韻的書。常常到中南書場作座上客。所以和雪社同人都很相熟。尤其是月旦老人。吳興翁。心史詞人。蔣聊菴。張健帆諸公。幾乎每

晚會而。相聚一處。談笑甚歡。但不知夢梅君。是那一位化名。當時我擠在裏面。居然也附庸風雅。與綴極高。那位吳興翁。聽書的資格很老。他原是蘇州人。說的滿口吳儂軟語。格外動聽。他和心史詞人。月旦老人。都會唱崑曲的。以所編的對白開篇。大半將曲譜做藍本。更覺雅韻欲流。細膩之至。在未會試唱之前。開篇原稿我們還能夠先觀爲快呢。當時吳興翁因梅韻的確是個可造之才。加着送給雪月的開篇。愈積愈多。一時不及徧讀試唱。便做了一折白蛇傳。斷橋對白開篇給汪梅韻。在試唱的那一天我恰巧很早的趕到書場。所以頭擋汪佳雨父女對唱吳興翁的開篇。我竟聽得一字無遺。而且遙望月旦老人和吳興翁。也都在座靜聽。這個祕密。才給我打破了。後來雪社同人。也都知道了這件事。一時傳爲佳話。月旦老人經吳興翁的慫恿。還做了幾篇捧梅韻的文字。登在金鋼鑽和小日報上。還有一位署名「金虎」的。也常常記述汪梅韻的消息。這大概就是吳興翁的化名吧。

聽說今春李伯康在大中書場奏藝的時候。吳興翁常去聽書。他因爲梅韻不在上海。所以從未涉足南京中央等男女擋書場。如今汪梅韻重來海上。在跑馬廳書場登台說唱。也快將一個月哩。但不知吳興翁可曾得知這個消息？去聽過梅韻的書嗎。汪梅韻也曾去拜訪過這位唯一知音老聽客吳興翁嗎。我因爲和雪社同人。久未晤面。却無從探悉。但是我有一個要求。不知其否能夠如願以償。因爲夏天到了。我還沒有預備扇兒。汪梅韻既會畫梅花。我想請她畫一個扇面。還有一面。等徐雪月從洞庭山回來以後。請她寫簪

花妙格的蠅頭小楷。但不知梅韻可肯答應嗎。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

公園賞梅記

(醉梅軒主)

火傘高張。溽暑困人。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到公園去避暑乘風涼。再舒服也沒有了。可是在夏季裏。公園裏的荷花。也許看得到。那裏有梅花可賞呢。喏喏。我說的公園。乃是四馬路平望街福致里的公園書場。我說的梅花。却是擅繪梅花的女彈詞家汪梅韻。『公園賞梅』。便是到公園書場去欣賞汪梅韻的書藝。題解已明。且閣下文。

上月三十一日。(星期日)公園書場突然增加了許多聽客。竟宣告客滿。原來在事前有人預約的。我也是被邀的一份子。當我冒暑趕到書場。只見頭擋沈耀斌沈毓英師徒。已登台說唱了。環顧場中聽客。強半似會相識。原來雪社同人。幾乎全體出席。我才坐定下來。那位裘馬少年。已先看見我。便笑着向我招呼。原來他是公園的老主顧。自從開幕以來。已逾半月。他除有特別要事曾向場主及全體說書從業員請假三天核准外。他說以後非萬不得已。決不再行缺席。真是個拜倒女彈詞家三弦琵琶底下的忠實熱心聽客。(好長的句子)。隔了一會兒。那位好久不在書場裏見面的張健帆。也飄然踱步而來。他踏進書場。便忙着和座中的吳興翁。江陰大聲報別署綠萼的奚小驊先生。還有屢

爲本刊撰文的厂菴。賽太白。俞扶搖諸君點頭招呼。接着微微先生。張白雲。擲果郎。蔣聊菴，沈陸雲等。都已陸續到來。紛紛入座。吳興翁劇賞梅韻的書藝。此番劫後重逢。捧場更加熱烈。揄揚文字。散見各報。已做了不少咧。最近又邀聘梅韻的長期堂會。每晚在他府上彈唱。以便梅韻在說唱餘暇。執經問字。向吳興翁當面請益。有時候月旦老人也到吳府上去聽書。因和主人翁同教梅韻習詩。又教她練習靈飛經小楷。廝身孤島。在這苦悶時期。有此雅興。真有趣極了。這一天。吳興翁到得極早。他端坐在椅子中。聚精會神的欣賞諸男女彈詞家的書藝。瞧他一些也不覺得熱。悠閒之至。其實這個半新舊的書場。四周裝着電風扇。涼風習習。和真正的公園。不相上下。本來很涼爽的啊。月旦老人雖會預約。他老人家今年七十六歲啦。因偶患清恙。又很畏熱。所以臨時缺席。可是在座的熟人。已望眼欲穿咧。綠萼先生以前在江陰的時候。凡是男女說書從業員。到那裏去奏藝。倘有一技之長。他總肯盡力捧場。去春。徐三擋在江陰說唱。因雪月書藝超羣。還替他出特刊哩。捧場的熱烈得未曾有。汪佳雨梅韻父女。戰前在江陰獻藝時。他也曾盡吹噓之力。如今避居上海。已好久沒有聽書了。這一天。却是張健帆約他來。諸彈詞家都向他招呼。大有應接不暇之概。

那位厂菴先生。也到得很早。他替本刊寫的說書稿件。都很名貴。還很熱心的代徵許多說書從業員的自述文。對於說書界的情形。異常熟悉。他和張健帆蔣聊菴諸人。已好久沒有見面了。劫後相逢。唧唧噥噥的談不盡許多話兒。事後他還撰了一篇「故人都

爲賞梅來」。刊登本報。把那天賞梅的情形。稱爲羣英會。描寫得淋漓盡致。他說蔣聊菴的模樣兒。風流瀟灑。其實他自己原也風度翩翩啊。還有那位專捧何琴芳的俞扶搖先生。却也出落得一表人材。面清目秀。脣紅齒白。風流自賞。我見猶憐。但願他多寫幾篇捧琴文章。以飽吾人眼福。編開篇大王的沈陸雲先生。他的服裝和神態。真不失爲藝術家風格。有好幾位女彈詞家。都是他的乾女兒。當夏文英下台後。沈先生以乾老子的資格。陪着她向在座的雪社諸公。一一介紹。說起夏文英。他的琵琶和唱調。都很柔和動聽。她的容貌。雖不能說十分秀美。却笑容可掬的異常天真。配着肉感豐富的身材。倒也頗能惹人憐愛。無怪張白雲擲果郎二位。大爲賞識。尤其是那位。臉色白淨。貌似吳小松。矮而略胖的張白雲君。除汪梅韻外。對文英。更爲傾倒。預備叫夏秀英文英的長期堂會。這大概因二人都是發胖的緣故。可說是「胖胖相惜」了。微微先生。他對於聽書的經驗。很爲豐富。鑒別的目光很精。以前他住在吳淞的時候。在主辦的報紙上。批評到那邊去獻藝的男女說書人。很爲確當。這天他對於汪梅韻的說唱。很爲滿意。

張健帆還託沈陸雲君。代徵普餘社男女說書從業員的自述文。大概不久的將來。本刊就可以陸續發表了。那天蔣聊菴來得最遲。他紙扇輕搖。依然那樣怡然自得的樣兒。可是他換了把扇子招風。大概爲了怕被人家「吃豆腐」的緣故。不再搖着汪梅韻替他畫梅的那柄扇兒。却取了把一面錢名山的法書。一面由某畫家所繪山水的摺扇了。當吳興翁取出他撰製的「三七七開篇」。却被裘馬少年。夾手搶去。張健帆和他交涉。也要登在報

上。裘馬少年便鈔錄一份。將原稿交給健帆。預備在舊曆七巧日同日發表。誰知裘馬少年因酒後失檢。將原稿遺失。不料健帆的一份。也會漏排。以致七巧日都未刊出。失去了時間性。對吳興翁很覺抱歉。沈陞雲君所編的開篇大王。已在裝釘。那天他取出樣本。給在座熟人傳觀。真是琳琅滿目。那許多男女說書人的照片。刊在一起。也很美觀。吳興翁還特地替他做了一篇「應運而生之開篇大王」序文呢。

那天何琴芳的裝束。打扮得淡雅宜人。異常入時。真有些像大家閨秀的氣派。她哥哥芸芳。在普餘社中。本是個美少年。風度翩翩。飄逸脫俗。他笑着和在座的熟人招呼。何氏兄妹自從中西電台停唱後。近來每晚又在大亞電台播音。張健帆問他關於他妹子和玉狸詞人的婚姻問題。究竟進行得怎樣了。芸芳笑着說。這要去問他妹子的。他做哥哥的不能作主。也不問訊。他接着又說。人家是富有學問的「詞人」。怎樣仰攀得上呢。健帆笑道。玉狸是詞「人」。令妹是詞「家」。(彈詞家也)。不是天緣配合。可以做「人家」嗎。說得大家好笑起來。芸芳又談起。二年前月旦老人曾送給他們兄妹二人一只由崑曲牡丹亭改編的游園開篇。誰知那天琴芳把開篇原稿放在皮夾子裏。從中南下台出來。由中南主人用汽車送他們回家去；不料琴芳匆匆下車。竟把皮夾子忘記在車座上。汽車夫也沒有發覺。仍把車子開回去。停在門外。却被小竊窺見車廂裏的皮夾。因為車門鎖着。便擊破玻璃。把那只皮夾偷去。琴芳失竊金錢小事。可是那只游園開篇。也跟着失去。真很可惜。後來月旦老人又重新編製。還加了「驚夢」。送給徐雪月彈唱。

。此中曲折。一經說穿。倒也有趣。

在何雙擋正在說唱的當兒。汪梅韻和她師妹蘭韻。跟着佳雨來了。大家既爲賞梅而來。都把視線集中在梅韻身上。但見她風姿嫣然。柳腰一擲。出落得比戰前更加秀美了。梅韻見了張健帆。忙笑嘻嘻地把繪就的扇頭送給他。還說了幾句謙遜的話兒。健帆還不及道謝呢。吳興翁忙搶着從健帆手中。把扇面拉開來一看。只見上面題着。「一生知己是梅花」。却笑迷迷的向健帆梅韻打趣道。題得妙。題得妙。梅花又畫得這樣好。又打着純粹的蘇白。向健帆笑着扇面道。「僚看嗟。梅韻題該一句。搭僚知己呀。」健帆被他這樣取笑。只是笑得合不攏嘴來。大家又搶着傳觀汪梅韻畫的扇面。都向健帆嘖嘖稱羨。大吃豆腐。及至汪佳雨梅韻父女登台說唱。大家這才靜心聽書。那天的對唱開篇。是啼笑因緣中的「七十二他」乃是座中一位杭老先生改編的佳作。梅韻天賦歌喉。唱來珠圓玉潤。得一個「靜」字。正書說到徐蕙蘭仗義助董武昌一節。也很得體。吳興翁更是聚精會神的傾聽。等到說畢下台。大家一路散出來時。汪佳雨還談起他們逃避的苦況。好在他們父女兩人不久都有自述發表。我們就可以知了。

朱脣軟語錄

(輕烟)

我雪社中齒德俱尊者。除許丈月旦外。當推沈丈芝生。沈丈自稱吳興叟。而同社及凡識沈丈者。皆稱之爲吳興翁。沈丈博學高才。擅崑曲。年來嗜聽彈詞。曩昔中南座上

輒與丈及許月老等聯座賞雪。丈於汪氏梅韻。更愛護備至。嘗作對白開篇數十闕。分貽梅雪。一時爭誦。今年綠野宴上。丈錄梅韻爲螟蛉時。愚偕橫雲亦與焉。梅韻嬌憨天真。依依膝下。雅得寄父歡，重九佳節。適逢丈花甲稱慶。親朋畢集。舉觴祝丈壽，固見丈笑逐顏開也。惟丈體質素弱。瘦骨嶙峋。已不耐多走書場劇館矣。數月前聞丈正纏綿病榻。愚以事冗。愧未嘗一作探望。惟每遇梅韻。輒託代候老人起居。並祝早占勿藥。其後梅韻告我。謂其寄父亦良念愚等也。昨日方飯。忽得心師電話。謂報端載有沈宅報喪啓事。詢愚是否沈翁竟作古人耶。愚錯愕不能答一字。稍頃心師又來電。則得自健公消息。噩耗果證實。嗚呼。丈竟撒手塵寰矣。回憶昔日追隨於崑劇場中。中南座上。丈之道貌古心。猶在目前。豈知一轉瞬間。竟成永訣耶。而山景園稱慶時。亦愚與丈最後之一面矣。老人星沉。曷不使余小子臨風隕涕耶。惟願梅韻稍節哀慮。奮勵爾藝。毋負爾寄父一番知遇。則有生之日。即所以報爾寄父於冥冥中也。

吳興丈人既歸道山。橫雲九公均爲文悼之哭之。所以哀吾黨之失一健者也。嗟乎。老成凋謝。吾其誰歸。如丈者。非惟吾黨之健者。抑亦長者也。愚從長者遊。雖爲日無多。然長者於愚之印象。則不可謂不深。年來更追隨杖履。時共遊宴。賞梅賞雪。丈逸興遄飛。雖清癯如閒雲野鶴。而性情豪放。垂老未減。猶憶今夏梅韻歸來之日。愚得許月旦丈馳書相約。翌晚許丈遲吾於跑馬廳書場。愚握衣往謁。更與梅韻父女歡然道闊契。是晚天津園首夕開書。梅韻要愚陪往。兩處相距祇數十武。拾級上。遙見麗斌師徒尙

未落位。而丈伉儷等已據場一隅坐。愚偕梅韻趨之就傍坐。丈怡然笑。俄而茶博士來。愚出資命取一籌。而茶博士足恭指梅韻。亦要愚購書籌。蓋彼時天津園初次開彈詞。奔走之人。竟未識梅韻之爲何如人也。及愚告以梅韻卽稍頃登台者。茶博士方恍然悟。吳與丈人聞之。亦爲軒渠。且笑且謂愚曰。彼人蠢如豬子。意者。以爲君與梅韻。直一對賢伉儷相偕來哉。愚聞而怫然。繼思此老亦慣打趣人也。返顧梅韻。則梅韻正低鬟作淺笑。愚方釋然。

久不見月且丈。系念良深。吳與翁開弔之日。愚至稍遲。丈因他事。已扶杖先行。前星期顧曲仙霓。四顧座中又不見此老人星。愈增悵惘。及健帆邀宴之日方與丈晤。數月不見。丈精神愈矍鑠。惜愚以腹疾。仍不克暢談爲憾。而事之巧不可階者。點將徵文。丈適得「梅韻」一圖。乃知萬事天定。丈之所以對梅韻提攜備至者。亦冥冥中註定之前緣也。愚有時過南京。以路遠時晏。每不及聽畢梅韻之送客書。然見梅韻。輒念月老。梅韻邇來略見清減。殆亦辛勞所致歟。而其書則更進步多多矣。惟不知仍習畫不輟否。

吳與翁逝已數月。每聽梅韻歌「魚錢」「合鉢」諸開篇。輒與不可再得之感。然而人生如朝露。遺澤雖存。音容已杳。有時在南京。永夜聽歌。輒待梅韻終場方離座。漫步同歸。梅韻愈楚楚。而言談時愁態可掬。路過半。愚恐梅韻不勝足力。屢促登街車。梅韻輒不顧。其父佳雨。人如鳥瘦。老於世故。儕輩亦時與談風月。論梅韻之書。得一

靜。越」二字。上下手俱能接口。較之數年前已進步不少。佳雨近有男女徒各二。男名王柏韻。年約十六七。其噪之啞。遠駕麒老牌之上。女弟子名蘭韻。貌頗秀麗。齒如編貝。垂雙辮。開篇之外。於正書亦能間涉一二。年方二八。本姓陳名劍英云。

書壇話舊錄

(夢梅)

——汪梅韻「喬醋」留佳話——

廿四年的秋天普餘社男女搗說書藝員紛紛來滬。開拓書場地盤。那時候汪梅韻隨着她父親汪佳雨。也到上海來奏藝。我第一次聽汪氏父女的書。就在老西門同業夜書場。那時候汪梅韻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只見她梳着兩條小辮子。分垂兩肩。穿着並不十分漂亮的旗袍。倒也玲瓏活潑。煞是可愛。汪佳雨人很清瘦。說唱很覺老練。書藝倒也純熟。噱頭也相當的多。不過他彈唱的調門。太覺遲緩。絃音又太高。異常刺耳。座中的聽客。很擔心他絞得太緊的絃線。恐怕要斷下來。往往替他捏一把汗。佳雨却從容不迫的慢彈慢唱。而且他的身子。跟着絃音。向上一聳一聳的像坐轎子一般。頗覺別致。後來我向一位老聽客探詢汪佳雨的業師。可是他也不十分仔細。但猜想起來。因為他擅說描金鳳和雙金錠二書。照他那樣的說派。也許是張步雲或是步蟾的弟子罷。談到了佳雨的書藝。那位老聽客。便說他雖會放噱頭。但是接連多聽他幾回書。覺他說來

說去。總是那幾個老嘍頭。竟像炒冷飯一般。未免使人生厭。就要顯骨子了。他把這樣的藝術。用速成法教授他的女兒。還算梅韻聰明。在書台上充她父親的下手。配搭書中角色。居然對答如流。很是相稱。加着她口齒清晰。說唱也很動聽。不過她唱的調門雖穩。但鬆懈無勁。却和她父親。同樣犯了遲緩之病。我最初聽梅韻的書。見她執了一把破摺扇。頻頻向桌子上碰着。雖去的是小丑。未免太覺火氣。後來再聽她的書時。這個要不得的毛病。便已改掉了。

記得是前年的夏天罷。女彈詞家徐雪月。從南京載譽歸來。仍在中南書場。日夜登台。許多雪社健將。捧場的熱烈。比暑天的熱度還要高。各報上天天競載着關於徐雪月的消息。因此中南書場。常常日夜客滿。真是空前盛況。得未曾有。那時候汪氏父女。也在中南大中等書場說唱。汪梅韻應了「毛頭姑娘十八變」那一句話兒。不知怎樣一來。她的芳容。竟忽然改變得那樣嬌豔。而且把兩條小辮子翦去。電燙着最新式的頭髮。穿着異常入時的服裝。儀態萬方。竟像個將作新娘的摩登少女哩。無怪座中聽客。都望着她嘖嘖稱贊。究竟如何化粧。可不得而知了。不過梅韻的說唱。已漸見進步。去雙金錠中的王小姐和小二官。以及描金鳳中的徐蕙蘭錢玉翠等角。都能恰合身份。絲絲入扣。可是汪氏父女。在中南書場。白天排在頭擋。夜場却排在最末一擋。日場頭擋。這好比戲園子裏的開鑼戲。聽客姍姍來遲。寥寥無幾。夜場末擋。因為時間太晚。聽客們聽完了徐三擋的書。便紛紛散去。等到汪佳雨梅韻父女登台。真變做了名符其實的送客

書。座中聽客。已所剩無幾了。因此他們的書。很少有人注意。不料雪社中有一位吳興翁。他因為愛聽徐雪月的書。來遲了恐怕沒有好座位。所以每逢星期假日。他便很早的趕到中甯書場裏去。他便有機會聽汪佳雨梅韻父女的書漸漸的竟做了汪頭擋的知音客了。

那時候雪社中替徐雪月編製對白開篇的。除月旦老人。心史詞人外。還有這位吳興翁。也很熱心編撰。可是雪月因為積壓的開篇過多。一時來不及熟讀彈唱。吳興翁既兼賞梅韻的書藝。便出其餘暇。也替梅韻編了好幾只對白開篇。像斷橋獨占之類。都是脫胎於崑曲的。不過在試唱之前。既沒有人仔細指點。於對白對唱時。應將所去開篇中角色的眼風手勢不知如何表演。因此他們父女倆在彈唱吳興翁的新開篇時。並不能像雪月雪人般繪影繪聲。對唱得那樣動聽。況且又在頭擋。祇有極少數的聽客。能夠聽到他們的新開篇。明珠暗投。豈不可惜嗎。可是吳興翁並不因此掃興。他的興緻。依然很好。仍舊送新開篇給汪氏父女梅韻很努力地熟讀試唱。只是和她父親汪佳雨配搭。有些勉強了。

在一個初秋的夜晚。吳興翁特地在致美樓設了一席盛筵。邀宴汪梅韻和徐雪月。他愛梅賞雪。這一席酒。可以說是梅雪宴同時被邀做陪賓的。還有月旦老人。心史詞人。張健帆。和朱汪二公。我原是個「百有份」。居然也被邀列席。叨陪末座。心史詞人。在事前接到了吳興翁的請柬。却很躊躇的和張健帆商量。因為吳興翁源源不絕的替徐雪

月編製新開篇。最初原是由心史詞人替雪月轉求的。如今吳興翁兼賞梅雪。正很起勁的替梅韻大編開篇。可是禮尚往來。不是也要在席面上替梅韻向心史詞人。轉求對白開篇嗎。無奈心史詞人。惜墨如金。他因為雪月聰明絕頂。確乎有說書天才。便在吟詠餘暇。替她編製開篇。這好比雪月的專利品一般。却不願意再替第二人編製開篇了。至於替唐月仙編製尙無對白開篇。那是因為當時倪聽月蔣聊菴二人。正很熱烈地狂捧唐月仙幾次三番的要求心史詞人。定要他破例替月仙編一二只開篇。才能把月仙捧起來。心史詞人却不過朋友之情。只得勉強做了。若是吳興翁在席面上援唐月仙的前例也要心史詞人替梅韻編製一二只開篇。在面子上。豈不是難以回絕嗎。張健帆便對他說。吳興翁自己編的新開篇。只怕汪梅韻還來不及唱呢。況且他又深知道心史詞人的個性。在席面上也許不會作不情之請罷。即使吳興翁在酒酣耳熱之際。指着嬌滴滴的汪梅韻。要求心史詞人編製開篇。好在有張健帆在一起。他詞令很佳。總會幫着他老師（心史詞人）用話來搪塞過去。這好比關雲長單刀赴會。有周倉保護。儘管放心。還怕什麼。雪月也囑託張健帆。在宴會上預防着替心史詞人解圍。別讓他替梅韻編開篇。因為自從吳興翁把一部份所編的新開篇。分贈給汪梅韻以後。雪月已很妒忌了。因為她抱着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主義。最好吳興翁所編的開篇。全部贈送給她。豈肯再讓心史詞人很名貴的開篇。送給梅韻呢。

再說那晚致美樓頭的梅雪宴上。佳話獨多。興緻最高的。當然要算吳興翁了。他談

鋒最佳。當筵又取出兩只新編的「喬醋」開篇來。一只對白的送給徐雪月。還有一只無對白的。送給汪梅韻。作風截然不同。分得很是平均。張健帆卻拉了拉心史詞人的衣袖。竟暗暗地好笑起來。因為心史詞人早已編了一只喬醋對白開篇。送給徐雪月哩。可是雪月還沒有試唱。因此吳興翁並不知道。所以又送了一只「喬醋」給雪月。他又深恐「梅韻向隅」。便用同樣的題材。再編一只「喬醋」給梅韻彈唱。這喬醋開篇。原是由崑曲「金雀記」改編而成的。內容酸溜溜的很有吃醋意味。可是妙就妙在這個「喬」字上。「喬」者。假也。難道吃醋還有假的嗎。那時候的汪梅韻。和徐雪月正好比「梅」「雪」爭春。別爲了大家都唱「喬醋」可不要真個吃起醋來嗎。再說雪月既有了心史詞人和吳興翁的兩只喬醋開篇。她很爲難的不知先唱誰的「喬醋」。若是分了先後。豈不是心史詞人和吳興翁。也要「喬醋」起來嗎。爲了「喬醋」倒給汪梅韻在書壇上留了這個佳話。

話又得拉回來。再說那晚梅雪宴上。吳興翁雖是興高采烈。却並沒有要求心史詞人替梅韻編開篇。這才使他放下心。開懷暢飲起來。雪月也很快活的吃喝說笑。她真八面玲瓏周旋於賓主之間。使得合座皆歡。那位銀鬚白髮的月旦老人。也有說有笑的頻頻向座客勸酒。張健帆却坐在雪月的隣座。他的談鋒也健。我就坐在張健帆的下首。只是微笑着瞧看席面上的動靜。汪梅韻打扮得真是俏皮。却靜默着難得說話祇是一嘻一嘻的展顏微笑。那晚她因爲項間患瘡未愈。忌吃「發食」。所以文文靜靜的好比做新嫁娘一般。

。難得下箸吃東西極少。陪她同來的。除汪佳雨外。還有她的母親。陪雪月同來的。就是雪行雪人兄妹。心史詞人滿面春風的。也難得開口。這宴會上的詳細情形。張健帆曾在「小日報」上的「雪痕梅影記樽前」一文中記載着。

如今汪佳雨汪梅韻又到上海來說書了。我偶然想起了以往的事情。便拉雜寫了下來。

梅蘭聯芳

(吟梅客)

趙家有梅蘭兩芳。汪家有梅蘭雙韻。梅韻與蘭韻。不僅是師姊師妹。總角訂交。不啻是胞姊妹。蓋十年前。汪陳兩姓。因同宅居住。梅韻之父母。與蘭韻之父母。結契最深。兩姊妹青梅竹馬。亦稱莫逆。性情彌洽焉。今又學習彈唱。日夕登台拚擋。夜間聯床共話。真是相親相愛。形影不離。本姊姊妹。不啻卿卿我我。梅蘭結婚開篇。雖是游戲文章。其實亦有感而作。今歲姊妹雙擋。因應中和長堂會。逐日由梅韻口講指劃。與蘭韻排書。惜無日場。久未一聆雅奏。日昨赴友人之約。得聆霓裳一曲。深以為慰。蓋南京書場。現又更換新陣綫。頭擋仍為王氏夫婦珠塔。而燕語所唱馬調。絲絲入扣。抑揚宛轉。大有一唱三嘆之妙。鶯聲藝術。亦見進步。正是夫唱婦隨。名符其實。二擋謝樂天白蛇傳。樂天因產女告假。祇小天鳳天登台。小天彈唱。已臻神妙。今充上手。說

法亦極老練。不愧謝氏高足。三擋文書。王寶慶之狸貓換太子。彈唱尙覺文靜。確是別饒風味。况大書小說。從未聽過。換換口味。亦頗對胃。四擋何氏兄妹雙珠球。正說至大破延慶寺。何琴芳之曹秀英。操揚州白。叫一聲「阿唷喂和尙老爺」。真是活龍活現。揚州姑娘。人人歡迎。送客因沈麗斌抱病。改爲汪佳雨父女庖代。梅蘭雙韻。開雙金錠。除佳雨老牌滑稽外。梅韻去小二官一角。香錫蘇口談。惟妙惟肖。伶牙俐齒。出神入化。真可稱活小二官。蘭韻亦聲調鏗鏘。漸入佳境。此固由乃姊梅韻指導有方。且梅韻擅唱對白新開篇。尤覺難能可貴也。

羅浮仙客瑣記

(聊庵)

場來舊侶重集。輒過書場小坐。絃聲如昔。人事已非。回首舊遊。曷勝「千里共明月之感。」。憑側帽書場數載。絃邊嬰宛。強半相識。年餘未見。疇昔垂髫諸娃。轉眼俱成解語之花。重振普餘。端在此輩。亭亭秀發者沈萃英也。面如滿月者錢醉仙也。夏文英一片天真。最爲「裘馬」心折。錢琴仙貌似雪月。尤博「橫雲」青睞。惟羣芳譜裏。獨占魁首者。還讓汪氏梅韻。一枝挺秀。綽約宜人。同遊諸雋。好事能文。更惟月旦吳興二丈之馬首是瞻。於是捧梅之興日高。譽梅之文益多。而梅韻之名始大噪。梅韻者番禺臨。可謂不虛此行矣。惟梅韻今日之能負盛譽。一半雖出自小妮子之肯努力藝術。平

「日品潔行端。言語舉動。未泯天真。另一半則月旦吳興二老愛護提攜。不遺餘力。梅韻亦婉戀如依人小鳥。故愚每過書場。輒見二老含笑傾聽。想見其中心彌樂也。梅韻亦深感二老熱忱。乃有問字於月老門下之心。吳興翁力贊此事。橫雲更慙慙梅韻螟蛉吳興膝下。以便親密更進一步。比吳興報可。二議遂定。乃於二十九日舉行大典。二老並設席「綠野新村」。共謀一醉。愚於事前。以二老並梅韻父女殷殷相約。盛情難却。乃於是日午後六時偕橫雲驅車赴宴。至則已濟濟一室。惟胥屬自己人。外人祇吾與橫雲二人耳。白髮紅顏。少長咸集。誠難遇之盛宴也。席間月旦丈以胃納欠佳。進食最少。惟精神煥發以女弟子殷勤相勸亦勉進一二。吳興丈今年適屆花甲。興致最高。談鋒最健。且語語解頤。「老輩風流今如昔。」儕輩後生小子得與接席共樽酒。真屬萬幸。吳興伯母亦亢爽健談。於梅韻愛護備至。梅韻則頻呼「寄娘」。敬酒敬菜。克盡女責。佳雨先生伉儷更笑口常開。蓋喜其令媛千金。拜老師認義父。竟聚於一日間。而得此老師。得此義父。實勝得千百平常寄父老師也。是日曠頭百出。表演精彩者厥推橫雲。而橫雲每出一語。亦深博闔座歡心。吾好久未與橫雲同飲。不知其何日竟學成一副似付非付。似丑非丑之優孟妙態矣。以橫雲每飲能盡白乾數斤之洪量。是日竟難得沾唇。豈有意欲使梅韻頻頻勸飲歟。吾爲忍俊不禁。梅韻是日喜上眉梢。亦盡酒一杯。愚鄰其座。遂爲灌酒目標。屢屢執壺相勸。使愚不得不勉飲數觥遂覺微醺。忽憶及尙有三和樓之約。乃偕橫雲與辭離「綠野」。

平沙落雁龕雜掇

(程沙雁)

同文伊人兄。年少多才。風流倜儻。絃邊弱質。凡屬雋才。皆喜品評。被爲賞識者。據予所知。先後有錢琴仙。何琴芳。夏文英。趙氏雙芳。醉亦仙。錢美仙諸妹。予儕目爲同文最活躍之一人。然從未見有所偏私。而稍涉遐想者。要亦文人好事。無傷大雅也。前在病中。得香鬢書。謂伊人日來又捧汪梅韻頗力。形諸楮墨。極揄揚之能事。不愧雅人深致。梅韻雪膚冰肌。姿首秀麗。殊惹人憐愛。而慧質天生。絃索之餘。兼習繪事。擅寫梅花。頗蜚聲藝苑。曩於朱頌頤兄處。嘗獲見所繪扇頭。暗香疎影。澹秀有致。宛若其人。多才多藝。求於嚮藝之小女兒。自屬難能可貴者。而數數聆其雅奏。書藝亦迥非昔比。一闋開篇。音調沉着。轉腔別致。聽之悠然神往。尤擅長對白開篇。連夕聆彼「三娘教子」。「梅蘭結婚」等折。與蘭韻竹韻合唱。珠聯璧合。嘆爲絕響。竹韻亦爲佳雨幼女。聞年祇十歲。故又名十齡童。在台上手揮目送。神態自若。亦一未來之女彈詞家也。佳雨有此天才卓越之兩女兒。克紹箕裘。日後桑榆晚景。蔗境彌甘。殊令人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感也。

龍公周龍涵兄。工書善畫能文。復嫻音樂。擅攝影術。多才多藝。求之同文中殊不可多得焉。爲人亦襟懷磊落。與儕輩相交。宛如素稔。日來公暇。復出其娑婆餘緒。(

喜舞）聽歌於南京書場。排夕流連。座上多此健將。樂更無藝。旋龍兄因囿於書場。嘗不能恣情歡樂。特於前晚（十三日）設宴於大三星酒樓邀讌諸友。以資暢敘。願予不善飲。且有生以來。與麴麴夙似無緣者。稍飲卽面呈酡色。職是之故。每逢讌會。若非素識。輒婉言辭之。實畏于飲耳。然龍王聖旨寵召。誠惶誠恐。曷敢辭命。矧與讌同文。固皆素稔者也。不謂龍王雅興彌濃。鑒于伊人兄。力捧汪梅韻故。乃下旨委予欽使之職。蓋知予與梅韻。相識較稔。此去自不抗旨。予笑謂。「吾王心愛而欲螟蛉收爲宮主之錢美仙。曷亦招之使來。則席上益增興趣矣。未得龍心許可。祇能賚旨往造梅韻粧台。維時彼姝寄父沈芝生丈。歸道山後。適值接告之期。自應躬往叩奠。聊盡義女之微忱。允約九時准赴龍宴。予既未辱命。亟雇街車遄返水晶宮。（酒樓）覆旨。斯時諸友僉已虛座以待。未久同文聊庵劍鳴兩兄。亦先後蒞止。待鐘指八下。予儕已飢腸轆鳴。不耐久待。龍王恩賜先行淺酌。予於酒固具戒心幸上旨特赦許吾手杯沾唇。斯時也。良友勝會。杯酒聯歡。載飲載談。脫盡形骸。洵足樂也。酒未數巡。汪家阿妹攜蘭韻姑娘。已翩然來矣。幸入席不久未將殘肴相饜。果信人也。予心彌快。至是珠光寶氣。一室生輝。回視座右。「愛梅室主」伊人兄。則已有一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之概矣。

梅韻自前歲劫後歸來。書藝孟晉。書場人士。胥刮目相看。前輩吳興翁愛護尤力。不幸天不假年。丈於月前遽歸道山。梅韻失此憑依。其哀痛爲何如耶。而老成凋謝。知與不知。靡不雍露與悲。黃埔抱痛。予雖未識翁。然丈之道德文章。景行仰止。匪伊朝

夕。奈以緣慳。迄未遂識荆之願。瞻念來日方長。追隨杖履。請誨有日。孰意天喪斯文。赴召玉樓。今已衰草白楊木。亂鴉斜日矣。而願亦終成泡影。茲檢書板。展讀翁之遺著。益增予無窮之遺憾焉。一

予於今日絃邊諸鬢。多有默識于雙辮垂髻時者。猶憶梅韻初來滬上。身材短纖。髻綰雙揚。隨父登台。軀短台高。輒接足而上。其年歲尾。普餘社串演戲書於中南書場梅韻亦參加登台。歌「四季相思」小曲。歌未半。忽戛然中止。且奔躍下台。殆以年穉記憶力薄弱。歌詞遺忘之故歟。然當日小女兒嬌憨之態。迄猶縈迴腦際。今則梅韻已身長玉立，貌艷於花。予於書場遶之輒以往事。以資笑談。轉喜娟娟此豸。未脫天真。聞予言。憶及前景。亦爲之莞爾。

女彈詞家汪梅韻。麗質天生。有麗華之美。而無玉環之肥。其色其藝。蓋亦并稱於一時。同文中劇加賞識者。不乏其人。尤以博陵少年捧之彌力。嘗署其筆名曰愛梅室主。可見其傾倒之甚矣。論梅韻之藝。不失爲庸中之佼佼。書路純熟。齒口清晰。嗓音清脆。全座均能送達。唱調則另成一派。以珠喉之圓潤。尙感悅耳。惜自幼嬌養。未習丹田勁。故唱時之吐音。氣神不能化一。然女彈詞中能鍛鍊丹田勁者。又有幾人哉。率皆未能若男說書。有面壁一番之苦功也。則何獨執梅韻而苛論之。第有言者。梅韻關於咬字方面。頗有深切之研究。聆其中州音。雖不能臻於全美。要在嬰宛之中。若梅韻者。似乎不數數觀焉。比聞彼父佳雨。夏抱採薪。迄已數日。未上書壇。南京日夜場。輒

由其愛女庖代。充上手應付裕如。蓋梅韻曩在內地。曾數度獨放單擋。雖不能譽爲斲輪老手。而臨場可不露慄色。嘗聞人言。去一佳雨。形成兩韻雙擋。聆其說唱工夫。不第無少遜色。且見佳妙。予亦云然。

昨聞梅韻在南京日場。歌趙景深作家所撰贈之「汪氏」開篇。此爲趙先生之「劉夫人」開篇後又一「傑作」不可輕棄。及時而往。則魏伯。蕭丈。聊庵。香鬢。諸雋侶均已入座。而多日未晤之夢梅張健帆。亦值之座上。吾心彌愉。亟傍之相與歡談。笑叩今日何不期而遇。則曰。特來捧汪梅韻耳。夢梅之雅興。洵亦不淺。夫捧女藝人。原屬文人好事。固無傷乎大雅。夢梅兄近捧梅韻。亦猶予與蕭伯之捧趙氏雙芳。聊庵之捧謝鴻天。香鬢之捧夏文英。伊人之捧何琴芳也。因偶及郭平淡君子之一番文字糾紛。不幸又將朱衣君牽入漩渦。因語之。洎乎今日。書場何若是之多事。夢梅雖亟爲解釋。亦知予早已視作浮雲矣。迨夫梅蘭雙韻上台。乃注神傾聆趙大作家之「佳什」文人「珠玉」女兒歌喉。洵能相得益彰。歌聲甫畢。競報以熱烈之掌聲。惜「汪氏」開篇中有若干字唱誤者。引爲遺憾。斯在趙先生投以開篇時微有疎忽。未爲一一指示。須知女兒家讀書不多。生僻之字。難免讀誤。故是日在場聽客。胥予以逾格原諒。質之夢梅。以爲然否。

汪梅韻多才多藝

(蘊玉)

憶自游學以來。作客他鄉。忽忽三年。今者。故土重遷。偶約二三知己。往南京書

場。因久不聽普餘彈詞。聆此雅奏。藉慰渴懷。乃一觀情形。不禁有今昔盛衰之感。蓋曩歲普餘社員。集中申江。大中。中南。蓬萊市場。新世界等均爲普餘根據地。今則色藝並稱之醉疑仙。彈唱雙絕之沈玉英。均以遺嫁聞。再素稱書壇健將之徐三擋。亦早離申。餘已大半星散矣。現隸南京者。除蘇州文書王寶慶外。謝氏三天。樂天近值分娩不登台。梅芳蘭芳姊妹。芸芳琴芳兄妹。亞仙美仙師弟。送客爲汪佳雨。與梅韻蘭韻。日夜場祇寥寥數人而已。然皆一時人選。尤以譽滿春申之汪梅韻。人才傑出。丰韻天然爲最上乘。下台時。以劫後相逢。互相問答。見其言語舉動。依然天真爛漫。實爲難得。臨行告我居處。訂約後會。翌日午後。按址訪問。屋宇雖小。而明窗淨几。文具畢備。絕少俗塵。異而詢之。始知皆杭沈兩寄爺之栽培。章錢兩老夫子之教授。暨許師月旦名孝廉。收爲女弟子。所以能書能畫。風雅宜人。遂將近日畫稿呈閱。見暗香疎影。筆姿秀勁。梅韻真聰明可愛。本在絃索中討生活。今於翰墨結姻緣。是由藝術界一躍而爲書畫家。聲價增高。可敬可喜。雖不能謂空前絕後。實可壓倒儕輩矣。並出香雪留痕集一冊。索我留題。披覽之下。前半題詩題詞。不少名人筆墨。後半彙集各報揄揚文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爰題多材多藝。宜書宜畫八字贈之。最後敬贈一言。吾知兩位寄爺。所以成就此舉者。有深意在。爲汝提高人格。端爲汝前途光明計焉。當朝朝努力書畫。毋間斷拋荒。有負二老之苦心。切記勿忘。

汪梅韻與梅有緣

(玉壺春)

孤山冷艷。空谷幽香。此言梅蘭之丰韻。不同凡卉。而不啻爲梅蘭雙韻寫照焉。蓋梅蘭兩姊妹。雖係女彈詞家。絕無時下習氣。天真爛漫。名副其實。一舉一動。確可與梅蘭爭芳。尤以梅韻精於畫梅。天然巧合。回想當初。改易今名。則以梅韻與美雲諧音。別無他意。詎知與梅花確有因緣。性情如梅之高雅。體態如梅之清癯。又日夕研究梅花精神。描摹梅花色相。想必前身是梅。梅如有知。諒必許訂知音也。遂口占七絕兩章贈之。

不僅詞壇負盛名。暗香疏影寫如生。羅浮仙種無塵染。人與梅花一樣清。孤芳未許俗塵知。雪樣聰明玉樣姿。底事一池春水縵。無端意外被風吹。

右詩兩章。不計工拙。聊以寄興耳。但末二句有感而作。因見新出版之書壇三國志。記梅韻事。有吃餛飩一節。不勝詫異。余與梅韻。識之最久。知之最稔。知彼並不常吃餛飩。更無走過餛飩店。常有佇立行爲。卽問諸本人。亦啞然失笑曰。余自幼迄今。從無此事。未知作者何所據而云然。譽耶。毀耶。姑不具論。但吾輩就人論事。須據事實立論。殊不宜撫拾浮言。信以爲真。此事之是虛是實。名譽攸關。不得不代爲鄭重證明也。

談普餘社之人材

(緞珮)

說書雖小道。然談今說古。賞善懲惡。負轉移風化之責。有補助教育之功。且其歷史悠久。能相傳至今。印入人之腦海中者。自有藝術上之價值。感人深切。歷久不忘。我亦聽書一份子。回憶四十年來。大半在書場中消磨歲月。以故略知梗概。社員有光裕潤餘。男女擋普餘之分。其中人材。以光裕爲最盛。潤餘次之。普餘又次之。皆謂女不如男遠甚。今聽客之揄揚普餘社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捧其色。非捧其藝也。其然。豈其然乎。普餘社之人材缺乏。原因有二。一因成立未久。尙在幼穉時代。二因女子青春能有幾時。一到藝術精進。已屆標梅吉期。且風頭愈健。容易爲人覬覦。普餘豈真無人材哉。吾謂男女各有所長。男子氣壯老練。善於說噱。以闊口擅勝場。女子心細蘊藉。宜於彈唱。歌喉宛轉。無矯揉造作之病。况男女拚擋。兩相合作。並皆佳妙。惜大名鼎鼎之醉疑仙。沈玉英。謝鴻天。周雪艷等。均曾紅極一時。乃爲適人而輟奏。真如曇花一現。今在申而負時望者。謝樂天小天師生二人。何氏琴芳。暨梅蘭雙韻。梅蘭雙芳。此數人者。均在南京奏藝。聲譽藉藉。轟動一時。然唱對白新開篇。除雪月猶在外埠外。惟梅韻一人而已。而且所唱開篇。尤不同凡響。如全部琵琶記。啼笑因緣。七十二他。正本三娘教子。白蛇傳。漁家樂。金榜樂等。其餘各種新開篇。無不新穎精彩。是皆

梅韻兩寄爺。報界諸君子。惠贈佳作。梅韻唱來。音韻鏗鏘。咬字正確。更覺難能可貴矣。再雙金錠中小二官。描金鳳中汪宣二朝奉。梅韻「香錫蘇」與徽州白。登峯造極。膾炙人口。不獨女界中無出其右。卽光裕社員。亦不多觀。真是傑出人材。諸君不信盍往南京一聽以驗余言之確否。

南詞摘豔錄

(橫雲閣主)

女彈詞家能作畫者。僅一汪梅韻。戰前梅韻隨父佳雨。往江陰獻藝。座多名士。老畫師章天民。尤爲激賞。稱譽備至。以梅韻一枝挺秀。幽嫺靜淑。暇嘗教其畫梅。疏影暗香。居然得心應手。惜僅二十餘日。烽煙倏起。倉皇避亂。乃告中輟。去夏汪氏父女。始由浙之西塘。輾轉繞道來滬。途中歷盡艱辛。梅韻以香灰塗面。扮一抱病鄉婦。佳雨則喬裝鄉農。藉避赳赳者之耳目。幸免留難。亦云苦矣。去冬逝世之吳興翁。旣劇賞梅韻之藝。屢邀許丈月旦同往梅韻所隸之書場。暢聆雅奏。吾儕乃慙慙梅韻。執弟子禮於許丈門下。復寄名於吳興翁。猶憶舉行典禮之夕。聊菴與予。均被邀赴宴。席間逸興盪飛。談笑風生。梅韻執壺敬酒。一聲寄父。一聲夫子。狀殊親暱。翁與許丈。顧而樂之。且互作謙辭。一謂小女梅韻。知識未開。全賴夫子教導。一謂令愛聰明絕頂。固不難再求深造也。合座聞言。爲之失笑。翁以梅韻畫梅。僅粗具根底。而章天民畫師。不

知停雲何處。苟從此荒廢繪事。未免可惜。正欲爲其訪師。繼續學習。適名畫家錢雲鶴先生避兵在滬。頗思出其餘緒。造就一新藝人。最初丁慕琴先生。擬介紹何琴芳。旋以琴芳於繪事並無根底而罷。同文九公與予。乃爲梅韻先容。於去秋正式拜錢氏爲師。彈詞餘暇。潛心畫梅。藝果大進。吳興翁生前。於梅韻前途。期望甚殷。願其由女彈詞家。一躍而爲女畫家。拋却絃索生涯。嫁一如意郎君。不謂梅韻承歡膝下。未及一載。翁已撒手塵寰。每聆梅韻歌翁編製之對白開篇。爲之低徊不已。迺者夏令又至。錢雲鶴氏特爲梅韻訂定潤例。師生合作梅花扇面。亦藝苑佳話也。

梅韻隨父由西塘繞道來滬。初奏藝於跑馬廳書場。吳興翁生前。旣劇賞其藝。除爲雪月編製對白開篇外。復分贈若干閱。與梅韻試唱。清歌雅奏。成績斐然。劫後重逢。更覺親切。爰邀聘汪氏父女。每晚至其寓所奏唱。實則翁以梅韻爲可造之才。於說唱堂會時。指點書藝。以唱篇子須分清四三二五。如何辨別四聲。咬字準確。說表去角色。應如何描摹始能引人入勝。蓋翁積數十年之聽書經驗。且記憶力甚強。談及當年諸名家響搗之說派。歷歷如數家珍。梅韻心領神會。得益匪淺。有時將所編之新開篇。教以如何唱法。循循善誘。樂而忘倦。出錢叫堂會。不聽書而面授機宜。造就極有希望之女藝人。翁之賞梅清興。殊非常人所能及。無怪翁之歎也。梅韻哭之慟。以視專用吃豆腐方式。肉麻當有趣之捧場聽客。其雅俗之分。豈可以道里記耶。

賞梅憶月記

(聊庵)

——汪梅韻奏藝天津徐雪月重返吳門——

于戈擾攘中善餘羣娃。紛飛如驚弓之鳥。近雖逐漸歸來。但以地盤日減。得聞女兒歌喉者。寥寥三數處耳。愚前爲生報輯彈詞週刊。嘗就記憶所及。草『閒憶女兒花』一文。以寄我思。初意天涯人遠。調絃清奏。或尙有待。不圖會幾何時。梅韻已隨父翩然歸來。誠可喜事也。愚識梅韻頗早。三四載前。初來滬入西門同樂夜場。愚時作座上客。早識爲非池中物。其後歷做大中中南各處。而大中中南等處固爲儕輩足蹤常臨之地。遂與汪氏父女相稔。每傾聽其書。輒覺日有進步。同社吳興翁賞月之餘。雅喜梅韻之聰穎伶俐。月旦丈亦老興不淺。時加嘯拂。於是筵開梅雪。篇成喬醋。留得佳話不少。其後歷走澄江諸地。俱飲佳譽。戰後。滬地普餘陣容零落。令人更念梅雪諸人不置。而梅韻苗條之倩影。猶深印腦海也。者番烽火餘生。歷劫歸來。愚以塵事粟碌。迄未一聽妙音。昨得月旦丈賜書。謂將遲我於書場。同聆梅韻珠喉。於是先蒞跑馬廳(書場)繼往天津園(即迎廬閣在跑馬廳路馬霍路附近)月旦丈與翁俱在座賞梅。吳興翁之興尤高。至得神處。頻頻點首。是夕梅韻歌『梅月』開篇一闋。卽出吳興手筆也。愚不見梅韻將年餘。其貌較豐腴。風姿更嫣然。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書藝亦進步良多。迎廬閣所說

爲雙金錠自寫狀開書。梅韻語我。習畫筵近八月。將畫筵以貽我。故愚日盼伊早揮妙筆也。吳興翁出一稿示愚則將貽梅韻之「賞梅憶月」開篇也。愚知梅韻慧人。唱出之日。必將轟動一時矣。然愚讀之。既擊節。更生感。蓋梅雖重臨。月在天邊。來也珊珊。曷不令人愁絕耶。

話 梅

(聊庵)

彈詞女兒中以「梅」爲芳名者。愚識二人。此二人皆爲普餘雋材。同騰踔於滬上書壇者也。而同文又得二人。對此雙梅。提攜愛護。不遺餘力。愚常共吾友遊。於此雙梅。遂留印象焉。吾友爲泊鳳橫雲。而雙梅則趙氏梅芳與汪氏梅韻是也。愚每過絃邊。輒覺泊鳳橫雲。逸興遄飛。大有「一生知己是梅花」之概。爲之羨羨。然設非雙梅之妙藝超羣。又安能博二君之青睞哉。迺者。梅芳雖退隱。而梅韻清恙霍然。抱絃重臨。橫雲爲之纂特刊。徵稿及愚。竊思珠玉定多。又何用愚餽釘之什。然以愚與橫雲之誼切金蘭。且與梅韻亦不無香火緣。橫雲固不容愚藏拙。無已。寫梅數片。付橫雲爲補白可也。

愚初識梅韻於南市同樂樓頭。距今且五載。彼時之梅韻。梳雙髻。猶小女兒。聽其書。已朗朗上口。乃知此姝亦蕙心蘭質。必非俗卉。其後在大中中南各處。聽梅韻書愈久。覺其藝亦愈進。戰後。梅韻避兵歸滬。在跑馬廳。公園。南方各書場奏藝。愚以許

沈二丈之約。屢往聆書。則梅韻藝已大成。愚尤喜聽其雙金錠中之「小二官」。

同社前輩許月旦。沈芝生二丈於賞雪之外。亦兼賞梅。梅韻得二老之提攜亦最多。二老擅編開篇。每有所作。輒付梅韻。梅韻歌來。雅韻欲流。引人入勝。真所謂文人珠玉。女兒歌喉也。（此四句借自橫雲得意之筆。以褒梅韻。橫雲見之。當然同意。一笑）然而今日芝丈墓木早拱。重聆遺作。不勝黃壚腹痛。所望梅韻。更努力藝術。則汝寄父於泉下。亦必掀髯而笑矣。前歲之秋。梅韻寄名於芝丈膝下兼以師禮事許丈。設宴綠野。愚與橫雲。亦被邀列席。及同歲重九。芝丈花甲稱慶於山景園梅韻買絲繡紅梅一幅爲寄父壽。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梅韻體素健美。徒以彈唱辛勞。遂漸積弱。數月前。忽病慳慳。然賞梅者。固無日不望伊人早占勿藥。養疴月餘。健康漸復。今日得重親芳顏。再聆妙奏。誠大可喜事。愚不禁爲彼而慶。抑且爲橫雲慰焉。

雪泥鴻爪記梅邊

（健帆）

徐雪月來滬三日。與吾儕稍傾三年積愫。卽匆匆言旋。茲且得其手書。已於日前安抵梁溪。一俟說畢會書。逕返蘇度歲矣。憶臨別之夕。心史夫子特譜贈金縷曲。中有句云。「驀地淒然感舊。念昔日老人情厚。記取調絃歌一曲。對明燈。忍話前塵否。吾欲問。汝南叟」。蓋孫太姻丈漱石。吳興沈翁。及許丈月旦。均劇賞雪月之藝。孫丈沈翁

。已於年前先後下世。當雪月與許丈晤面時。談及孫沈二老。當年提携愛護之狀。鬢鎖蛾眉。爲之唏噓不已。予以吳興翁生前。兼賞梅月。雪月梅韻於乙亥歲暮。且曾登台串描金鳳書戲。一生一旦。璧合珠聯。演來出神入化。座客莫不激賞。戰後。梅韻重來海上。獨雪月滯留金閩。屢誤歸期。翁嘗發宏願。欲聆雪月梅韻合歌「贈鳳」而不可得。卒飲恨以終。雪月既重來。爰於大三星餞別雪月之夕。兼召梅韻共飲。旋復邀至雪月下榻處。充雪月下手。合說「贈鳳」一回。以餉雪社同人。兼慰吳興翁在天之靈。雪月梅韻商量所去書中角色。卽調絃奏唱。陽春白雪。雅韻欲流。神情之妙。得未曾有。雪月既行。心史夫子戲爲代譜明月生南浦詞。以贈梅韻。如此韻事。不審吳興翁泉下有知否。往歲。鴻天隸吳門重理冰絃。嘗與雪月同場。以是二人情感彌篤。者番雪月偕嫂氏來滬。備承鴻天照拂。既同眠起。又同車離滬。旅途中可不感寂寞矣。心史夫子於雪月別後。復以詞寄意。臨歧話別。不勝依依之概。嗟乎。雪月以一走遍江湖之彈詞女兒。值得吾儕如此欽慕。非無因也。誦心史夫子臨別贈詩中之一絕。不必加註。已可見一斑矣。詩曰。

荆天棘地鎖鄉關。多少危言一例刪。不道女兒肝胆壯。登台高唱戰金山。

鬢絲絃韻錄

(輕煙)

曩在中南聽雪月歌時。每與二老接座。二老爲何。則前輩許丈月旦與沈翁是也。

月老銀髻飄拂。嬰鏢勝少年。吳興清癯如雲間野鶴。談吐風趣。雪月去滬後。則每於聽仙霓劇時。輒遣二老。蓋二老亦嗜曲而精於斯道者也。戰後。汪氏梅韻重來。吳興提攜甚力。其時愚已久絕書場。月老乃以函相招。某夕溽暑。愚連走跑馬廳天津樓二處。聽梅韻之歌。與二老談甚歡。其後得暇卽往梅韻奏藝之場盤桓。亦所以助二老之興也。然愚識梅韻猶在同樂時固早有淵源矣。愚嘗謂女子之性情最易隨環境而變遷。今日絃邊諸女中。猶能稍保天真者。厥惟梅韻耳。而愚於梅韻之印象最深者有數點。綠野之宴。卽爲梅韻拜於吳興膝下之日。梅韻執壺殷殷勸酒。吳興掀髯而笑。眇時在座者彌不歡樂。去歲重九。爲吳興祝嘏於山景園。親朋捧觴上壽。愚等辭別時。梅韻猶代義父送客。此景此情。更不易泯。豈知不轉瞬間。翁竟撒手塵寰。修文天上去。設奠之日。愚偕心史師往靈前一弔。則梅韻淡裝素服。正依依於寄母之側。盡其孝思。愚覩之。不覺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邇來往南京。輒在晚間。而梅韻父女則爲日場送客。偶於土曜午後入座。梅韻於寒暄時。輒以「難得來聽」爲報。愚聞之愜然。梅韻自是可兒。藝亦日進。阿父有疾時。代唱上首。亦能勝任。吾知吳興翁泉下有知。必爲大慰而於冥冥中呵護此嬌女前程無限矣。

玉箏芳痕錄

(程沙雁)

簪邊髻絲。以梅蘭而名者。趙氏雙璧外。復有汪家兩韻。聞梅韻幼未啓蒙。然天資

頗聰穎。深憾略識之無。乃於絃索之餘。輒孜孜兀兀。潛力於文藝。經數年之下帷。已不若往日之阿蒙。且可握管作蠅頭字。嘗貺予玉影。審視款字。雖非如衛娘之簪花。洵亦楚楚可觀也。而性之所近。嗜嗜丹青。擅繪梅花。居恆調朱弄鉛。臨本塗鴉。頗有心得。復經名畫師錢雲鶴之指點。更準繩墨。嘗與同文伊人兄。造佳雨寓所。明窗淨几。見夫繪本畫稿。雜陳案頭。梅韻出示寫梅稿本一束。疎影橫斜。筆法遒勁。予讀畫固門外漢。然見乎蒼茂澹秀之筆意。迥非率爾操觚者可比。紅花綠萼。宛如其人。所以名一梅韻一乎。夫女彈詞中。能寫簪花或嫺繪事者。據予所知。不僅一梅韻。僉欲不使人知名。乃不若梅韻之彰耳。予嘗遐想。苟嫺於繪藝或工書之女彈詞。能一一獲得若輩之手澤者。則零縑寸帛。留他日之紀念。亦生平一快意事也。然言之甚易，而行之維艱。蓋女子心理。至不可捉摸。且不肯示以炫人。非然者。厚於此而薄於彼。詎又匪作繭自縛。而陷於進退維谷之境耶。

愛梅室散記

(依人)

遊南京一週歲間。識遍絃邊鬢絲。其中固不乏絕色佳麗。然愚最爲心折者。祇琴仙梅韻二姑耳。琴仙言談頗風趣。不脫稚氣。天真爛漫。嬌憨活潑。以是聽客樂與交遊。競賞其冰雪聰明。往歲隸南京奏藝。愚排日聆曲。華燈影裏。羨其芳姿秀麗。身段苗條。

。歌聲悅耳。不禁爲此小姑。夢魂顛倒。迄今思之。竊笑當時之如癡似醉。酒者琴仙已由梁溪遄返。暫駐海上。芳譽益著。爲之欣慰不已。

梅韻已具少女風姿。亭亭玉立。秀媚可愛。淡掃蛾眉。愈顯豔麗。似大家閨秀。較諸一般濃妝惡俗之女彈詞。不可以道里計矣。偶與談笑。和藹可親。一片天真。殊不讓琴仙。且性情爽直。絕不矯揉造作。登台說唱時。半抱琵琶。眼波流盼。最足銷魂。歌對白開篇。別饒奇趣。頗覺有聲有色。調門拖長而有韻味。令人百聽不厭。彌足珍貴也。

慕琴閣散輯

(伊人)

南京夜場。自元旦日起。改聘汪佳雨梅韻蘭韻父女送客。愚輒聆畢。始返就寢。梅韻阿妹。所唱對白開篇。頗新穎有趣。非專唱老開篇者可比。愚曾數度點唱。聆後彌覺有味。梅韻貌極豔麗。淡掃蛾眉。的是可兒。態度端正。和藹可親。如大家閨秀。且聰明好學。擅長丹青。一筆墨梅。疎影橫斜。蒼勁有致。爲識者贊賞。譽爲雋品。以是求畫者頗不乏人。他日苟能得女藝人手繪佳作。留作紀念。誠人生一大快事。朋輩爭賞。亦足以自豪矣。

橫雲閣賸墨

(橫雲閣主)

(一) 梅韻病愈

梅韻因病輟唱。停奏半月矣。一般老聽客。每遇佳雨。輒問梅韻病況。以其嬌憨活潑。猶未脫盡稚氣。故頗以爲念也。梅韻於夏間最喜冷飲。說書餘暇。每背其父購冰淇淋解渴。偶爲老聽客窺見。輒加勸阻。梅韻唯唯否否。飲如故。今夏自何氏兄妹脫離「南京」後。梅韻除與乃父拚擋外。復與蘭芳合作。說珠鳳金錠二書。兼隸日夜二場。以及電台堂會。奔波終日。殊覺勞頓。梅韻原有胃疾時發時止。吾儕見其飲食不慎。勞瘁過度。恐其舊病復發。深以爲慮。不謂梅韻所患者。爲咯血肺病。幸發覺尙早。按日延醫診治。病勢減退。迄已漸見痊可。一昨梅韻以電話抵予。聆其聲咳。似較前響亮。知其漸復康健。爲之大慰。梅韻謂。近日精神甚佳。索居無俚。頗擬重理冰絃。以慰聽客雅望。故決於中秋日隨父登台。惟恐體力不支。擬先隸日場。夜間送客書。如能提早鐘點。亦可勉爲其難。刻正與場方磋商。擬與他人暫調。不知能否實現耳。梅韻並謂。現隨乃父「插邊花」之表妹。已能唱開篇十餘闕。閒來教其試歌對白開篇中之旦角。已能朗朗上口。俟中秋日起登台。仍擬與彼合作。則鴻鸞禧。漁家樂。占花魁。白蛇傳。雙官鬚。拾柴潑粥等對白開篇。又可奏唱。以飽吾人耳福矣。

(二)

挑簾裁衣

五日下午。晤許丈月旦於「南京」座上。蓋爲其女弟子梅韻病愈登台。特來聽書也。丈精神矍鑠。步履如恆。見梅韻風韻依舊。活潑猶昔。拈髯微笑。知其老懷彌快。予入座較遲。梅韻與竹韻對唱開篇。已成尾聲。描金鳳甫說至俊巧調戲徐蕙蘭。忽遇狡僮馬壽。賂施勾引。所謂失之東隅。居然收之桑榆。暴露權門婢僕之醜態。淋漓盡致。梅韻去徐蕙蘭。瀟灑脫俗。饒有書卷氣。乃父佳雨。以擅去付丑。著稱於時。去馬壽自是佳妙。無怪許丈頻頻頷首也。雪梅雪芳入場甚早。遵業師之囑。呼許丈曰老阿爹。依依膝前。彌惹人憐。是日原定唱吳興翁遺作「挑簾裁衣」對白開篇。適許丈在座。與前次唱「別母亂箭」時。丈忽翩然蒞至。一若專爲丈紀念亡友。誠巧不可階。此外翁有一「誘叔」開篇。則贈梅韻。當年雪月在滬。歌翁此作時。由雪月去主角西門慶。配以雪人之潘金蓮。雪行之王婆。牡丹綠葉。相得益彰。比由雪梅去西門慶。雪樓去王婆。而由雪花雪芳分去潘金蓮。配搭亦佳。尤以雪梅之付角。賓白冷雋。深得雪月神髓。出諸小兒女口吻。愈覺耐人尋味。輒爲之莞爾而笑。雪梅聰明絕頂。前程無量。的是可兒也。今日又爲重九。猶憶前歲此日。吳興翁六秩大慶。稱觴於山景園。許丈。心師。聊庵與子。俱往祝嘏。除蔣賓初。陳蓮卿祁蓮芳之彈詞。李冠卿之評話。以及莊寶寶之蘇灘堂會外。梅韻當筵歌開篇一曲。爲其義父上壽。翁猶以雪月未能來滬爲憾。當時盛況。迄

尙歷歷在目。不謂是年歲暮。翁遽歸道山。距今瞬將二週年矣。涉筆至此。不禁愴然有感。明日予假小說日報爲梅韻出一特輯。半爲梅韻張目。半亦爲紀念吳興翁。以慰其在天之靈也。

(三) 病後調絃玉指寒

梅韻病愈登台。第一日卽爲風雨所阻。書場門外。頓成澤國。祇得暫停。聊庵與予。本相約往聆。薄暮冒大風雨。僱車涉水登天瓢閣。猶冀風雨竟日。至晚或將稍止。尙能往晤梅韻。詎知狂風暴雨。如千軍萬馬。猛不可當。日以繼夜。無休無歇。書空咄咄。徒喚奈何。予以百無聊賴。姑以電話抵梅韻粧閣。探其是否在家。接話者爲鄰家女。謂午後梅韻隨父赴書場。殆以被大水所阻。迄未歸來。因再以電話詢南京書場。則謂場外大水沒脛。尙未開書。絃邊諸鬟。均在樓頭躲雨。誠恐欲歸不得矣。予復以電話直抵六樓某號。梅韻果在。謂雪樓雪花輩。正作方城之戲。以遣寂寥。謝樂天雀戰旣畢。獨贏數十元。已先歸去矣。旋雪花亦來接話。與吾儕絮絮述馬路積水奇景。詢吾儕能設法至「南京」否。小兒女一片天真。偶於電話中聆其聲欸。彌饒佳趣。次日午後。天氣放晴。聊庵卽往聽書。汪氏父女日場唱描金鳳。由俊巧調戲徐蕙蘭開書。梅韻之表妹竹韻。習藝未久。居然亦能配搭書中雜角。予於夜場始偕南村詩人聊庵入座。晤蕭翁泊鳳。梅韻以新病初愈。特改隸頭擋。俾早歸家休息。是晚有人贈送巨大花籃數事。陳列臺側。

。爲梅韻捧場。不晤梅韻。瞬已二度月圓。病後風韻依然。僅稍見清減。與竹韻調絃合歌寶玉夜探瀟湘館開篇。雙金錠由戚子卿往監中代派使用開書。佳雨之戚子卿固其拿手。梅韻去小二官。刻劃入微。妙到毫巔。梅韻下台後。與吾儕互傾積愫。喜溢眉梢。且暢聆雪樓雪花說三笑。及竹君之開篇。竟不願早歸。是晚座上客滿。以梅韻登台較早。聽客入場亦早。此後吾儕。亦須提早聽書矣。

(四) 藏舟開篇

吳興翁生前。閒來聽書顧曲。清興殊佳。而於諸女彈詞家中兼賞雪月梅韻。屢以所製開篇。分貽二人。一經試唱。座客莫不擊節。戰後梅韻自他埠避兵來滬。翁既錄爲義女。編贈開篇尤夥。嘗以崑曲「漁家樂」中之「魚錢」。「納姻」。「藏舟」。及「相梁刺梁」。編爲對白開篇。「魚錢」。「納姻」二折。梅韻與乃父佳雨。已能奏唱。「藏舟」原稿。則留存予處。予讀而善之。曾刊力報新型書場。讀者大爲贊美。稱賞不已。其時予方主持某某數報書壇輯務。嘗於吳興翁前許下心願。擬集諸同文揄揚文字。爲梅韻出一特刊。旋以勞人草草。苦無暇晷。遷延蹉跎。翁墓木且拱矣。每一念及。輒爲之黯然神傷。覺無以慰翁於地下。更愧對梅韻也。迺者。梅韻病愈調絃。重登書台。予喜其風韻依然。造詣益深。爰於國慶紀念節。廣集諸文友佳作。假「說日」篇幅。爲梅韻刊一特輯。並定今日下午二時半。由梅韻竹韻。在南京書場奏唱吳興翁遺作「藏舟」對

白開篇。特輯內容。相當豐富。並承靈犀。蝶衣。夢雲。過宜。冷觀。白華。泊鳳。博聞。九公諸先生。惠賜宏文。花添錦上。愈覺生色不淺。許丈月旦賀梅韻病愈登台云。「梅花消息問何如。風韻依然勝似初。聽到歌喉珠玉潤。喜他勿藥病全除。」東里詩人賦詩四絕云。「月痕梅影喜雙清。不問高樓夜幾更。(去年歲暮。徐雪月來滬。曾與梅韻合奏一曲)。梅影依然月痕遠。開歌懷舊若爲情。」追憶東陽筆一支。清詞麗句入哀絲。西風吹得詩魂瘦。海上悲秋正此時。」(沈丈芝生。爲梅韻編製絃詞甚多。於前年下世矣。每聆梅韻歌其遺製。爲之淒然。)」病後調絃玉指寒。幾回問字倚闌干。汝南門下多桃李。翠袖還須拭目看。(許月旦孝廉。錄梅韻爲弟子。)」早見芳名入藝林。高年如水感難禁。女兒喉裏聲聲慢。能慰高堂父母心。」此外尙有趙景深先生編贈梅韻之「秦良玉」開篇。聊庵除撰「話梅」外。復集定菴句四絕贈梅韻。俱爲不可多得之佳構也。

(五) 素影落燈前

疇昔之夜。獨往「南京」聽書。雪行因遭母喪。已於是晨攜其女弟子輩適返吳門。約二日後再來奏藝。於座上晤徐翁蒼龍。謂「香雪留痕集」編次之初步工作。已鈔寫完畢。稿存梅韻妝閣。託予重加整理後。當卽付排。旋輕烟匆匆趕來。謂與翁黃二君。飲於對隣酒家樓。邀予速往。徐翁則欲予偕往梅韻寓所。商量「香雪留痕集」編輯事宜。

予因轉約輕烟。俟其飲畢。順道亦往。予當遲於曼華閣上也。（按「曼華」爲吳興翁生前認梅韻義女時所題之小字。吾儕因命其寓樓曰曼華閣。）迨汪氏父女與竹韻下台後。卽偕徐翁乘車同往。曼華閣上。予猶二度登臨。閣中佈置。有梅韻臨繪梅花之畫桌。有無線電收音機。有電話。壁間懸梅韻倩影數幀。中有一幀爲男裝。西裝草帽亦有神。儼然一英俊美少年也。尙有一影。係初來海上時所攝。玲瓏嬌小。其時纔十四耳。梅韻出示「香雪留痕」編集諸稿。約分題詞序文。紀事話舊。小品集錦。名家開篇。梅韻自述。及集外附錄等數欄。共收開篇六十餘閱。強半出自月旦品春諸老。及吳興翁生前手筆。陽春白雪。名貴異常。諸同文之親筆題詞。均已製版。予約略翻閱。大致已告就緒。惟其間遺漏者尙多。暇當爲其設法補全之。梅韻復出示徐翁之壻爲其所攝近影十二幀。取景法國公園及徐翁寓樓。其時梅韻新病初愈。猶未重登書台。予於燈前展視。梅韻風姿嫣然。不類病後。而影裏眞眞。姿態不一。如庭前灌花。涼台小坐。樹下閒立。花間徐步。伏案執筆。凝神深思諸作。飄逸秀麗。靡不佳妙。予反覆注視。爲之愛不忍釋。梅韻謂所攝諸影。已由乃師許丈月旦分別題詠。均將製版。刊入集中。卽以是項照片。囑予自選。慨然贈予。因先道謝。擇取其半。輕烟繼至。梅韻復以其半贈之。並謂擬託徐翁。再添印數套也。

（六） 國慶賞梅

雙十節。汪梅韻特輯既出版。予特購「說日」數百份。交南京書場。分贈座上聽客

。特輯中名作如林。承諸同文惠賜佳什。詩文對聯。應有盡有。而許丈月旦之駢體序文。敲金戛玉尤爲名貴。版式由蝶衣兄代劃。自是美觀耳。惟邇來蝶衣兄以積勞過度體力不支。僅匆匆往印刷所巡視一周。未遑細閱大樣。致報間訛字奇多。拚板亦欠整齊。予本擬親至印刷所校閱特輯。奈以俗務紛繁。無暇分身。卒不果往。以是特輯錯字，層見疊出。更僕難數。舞文名作家袁王孫。亦劇賞梅韻之藝。特撰「問梅消息」。竟將「博聞」筆名。誤植「博屋」。月旦丈及戈戈之詩。漏植更多。幾不堪卒讀。殊覺美中不足。愧對讀者。謹向作者致歉。又以特輯篇幅有限。梅韻近影。暨其畫稿。均無法刊入。過宜先生允賜宏文。迄未寄來。殆以忙於酬酢。無暇握管歟。是日聽客極盛。許丈月旦。徐翁若隱。東里詩人。夏翁。儒蓀。沙雁。聊庵等。均翩然蒞至。蕭翁泊鳳。則因病缺席。佳雨且爲予介見賞梅同志徐蒼龍先生。爲一藹然長者。曾以揄揚梅韻文稿託佳雨轉交與予。惜以時日匆促。不及付刊。引爲憾事。梅韻病體。尙未完全復原。登台前咳嗽頻作。芳容愈顯白晰。強勉支持。仍能振足精神。與竹韻合歌吳興翁遺作漁家樂藏舟對白開篇。去劉蒜氣度自佳。狀倉皇避難神情。眼風手勢。與夫賓白尺寸。均恰到好處。配以竹韻之漁家女郎飛霞。雛鳳聲清。居然應付裕如。咬字正確。洵屬難能可貴。無怪一曲甫終。掌聲四起。風頭之健。得未曾有。雪梅雪芳奏唱梁紅玉擊鼓戰金山對白開篇。雪梅唱疊句馬調。亦博得滿堂彩聲。並定今晚奏唱心史夫子當年編贈雪月之喬醋對白開篇。屆時當又有一番盛況也。

(七) 香雪留痕

一夕。於「南京」座上。重晤徐翁蒼龍。翁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鑠。望之猶五十許人。謂聽梅韻之書。始自去冬謝小天剪書之夕。蓋翁雖係吳王台畔人。而於當世之評話彈詞家。少所許可。不謂因慕小天之名。聆其臨去雅奏。忽劇賞梅韻之藝。於是邀約同好。排夕作「南京」座上客以迄於今。翁以嗜聽俞調。嘗詢梅韻。能歌俞調否。梅韻曰能。惟非所擅長。故從不試唱耳。翌晚。卽爲翁歌俞調開篇一闕。翁大稱賞。因見其歌時運用丹田勁。一絲不苟。倍覺費力。又大不忍。惜予是夕並不在座。致梅韻俞調。猶未飽我耳福也。翁復語予。吳興沈翁生前。爲其稔友。嘗閱沈翁爲梅韻所集諸報端揄揚文字。剪貼成冊。顏曰「香雪留痕集」。沈翁除撰序文題詠外。並親筆題簽。益以諸同文題贈之詩文。及年來所集作品。已不下五六萬言。乃由徐翁發起。集資刊印此集。並增刊沈翁許丈。及諸名士編贈梅韻之名貴開篇外。復將原有文字。細加整理。再加梅韻近影。及其所繪梅花畫稿銅圖。洋洋鉅製。當大有可觀也。猶憶當年梅韻謁師拜義父席上。沈翁卽以「香雪留痕集」遍示儕輩。予嘗爲代徵諸文友題詞。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迺者。徐翁正積極進行。爲梅韻刊此專集。最近之「梅韻特輯」。亦已收入集中。不僅爲梅韻張目。兼亦紀念其義父吳興翁也。

(八) 冒雨聽書

十二日下午。冒雨訪冷觀於其治事之所。冷觀亦以積勞過度。致精神不振。懨懨欲病。旋復折往「南京」聽書。聽客爲風雨所阻。減去大半。梅韻濃裝而來。已有潤容。惟咳嗽頻作。病體仍未復原。小兒女爲衣食所累。力疾登台。抑亦大可憐矣。是日雪梅雪芳合奏斬經堂對白開篇。聞由彈詞家殷劍虹將平劇改編而成。一生一旦。唱念平均。頗爲緊湊。雪梅去吳漢。神氣活現。老氣橫秋。能將萬不得已無可奈何之神色。於眉宇間曲曲傳出。足令聽者動容。雪芳去王莽之女。亦自不弱。當被吳漢拔劍欲殺時。遽作驚惶之色。向丈夫哀哀苦求。唱離魂調。悠揚婉轉。淒涼欲絕。洵屬難能可貴。予嘗於筵間。聆雪梅去描金鳳中之汪二朝奉。幾句熟極而流之「徽夾蘇」。足與當年趙後卿媲美。去醉態可掬之錢篤笏。阿堵傳神。亦頗佳妙。雪行語予。雙鬟已能說描金鳳數回。俟有機會。擬於唱開篇時間內。令雙鬟登台拚雙擋。合說描金鳳半回。定能博得聽客激賞也。雪樓雪花之雙珠鳳。已說至霍定金大開轅門。雪樓念轅門賦。儼然評話家口吻。堂面書脚色繁多。頗難討好。雪樓雪花輩居然應付裕如。殊非易致。迨聽書完畢。雨已停止。予折往「說日」訪嬰寧公子。立談片刻。旋即賦歸。

(九) 絃邊偶拾

休沐日之晚。因雪梅雪芳奏唱「喬醋」開篇。特往「南京」聽書。於座上遇東里詩人。三奇。水聲。愛廬。蒼龍。輕煙。儒蓀。裘馬。求齋諸君子。汪佳雨梅韻父女唱「

活捉」開篇。梅韻雖病咳。而歌喉婉轉。依然清脆悅耳。說雙金錠頗緊湊。竹韻亦偶去雜角。居然應付裕如。固較半途而廢之蘭韻。爲有希望也。謝瑤天已病愈返滬。容顏較前豐腴。偶與稔客周旋。談吐不俗。絕無江湖女子矯揉造作習氣。是晚與樂天鳳天母女。合拚三個擋。鳳天坐居中。操月琴。樂天指謂聽客曰。「此一小老爺也。亦可名之曰有氣小牌位。蓋僅能弄傢俬唱開篇。從不配搭書中角色耳。」座客聆語。爲之絕倒。迨徐五擋登台。雪樓雪花先唱武家坡對白開篇。雪樓歌疊句馬調。亦有韻味。繼由雪梅雪芳合奏「喬醋」開篇。唱念絲絲入扣。不同凡響。座客屏息靜聽。爲之笑口常開。雪梅去冠生潘岳。眼風手勢。工架老到。引子說白。純粹崑味。配以雪芳之閨門旦井文鸞。佯噴薄怒妙到毫巔。一聲夫人。一聲相公。神氣活現。似觀演崑劇。當文鸞向乃夫索取金雀時。雪梅狀潘岳惶急之色。溢於言表。與夫四顧無人。向夫人下跪時之尷尬神情。形容絕倒。令人忍俊不禁。此皆東里詩人事前教導之功也。因聆雪梅唱對白開篇。忽又念及現隸琴川。奏藝之徐雪月。旬日前嘗以書抵予。謂胃病復發。勉強登台。頗感痛苦。同場之謝小天。以迫於環境。先往湖州說唱。雪月俟小天說畢。約一月後。亦將往該地接其「下脚」云云。予以塵事粟六。尙未作復。迨顧氏兄妹下台。又偕東里。儒蓀。輕煙。往華英電台。參觀雪行師徒播音。聆開篇四闋始歸。

(十) 雙梅同台

雪人來滬旬日。於周末之晚。始晤於「南京」座上。風姿依舊。別來無恙。惟以場

中聽客擁擠。不便暢談。僅互相問好而已。佳雨病猶未愈。竹韻忽患喉疾。梅韻獨當一面。恐精力不濟。乃倩雪梅。代唱開篇一闕。雙梅同台。堪稱雙絕。惜梅韻夜場說唱者爲雙金錠。致未能與雪梅配搭日場則爲「同冊」。倘有機緣。聆梅韻雪梅合說描金鳳一回。其佳妙爲何如耶。梅韻去雙金錠中之小二官。傳神阿堵。妙語解頤。是晚說至小二官惡作劇。以脫底便壺。置老僕李本床前。迨半夜提壺小解時。尿流滿床。淋漓盡致。梅韻閒閒說來。滑稽突梯。座上聽客。爲之絕倒。梅韻下台時。適三奇翩然入場。攜戈戈所贈甫經出版之「上海生活」月刊二冊。分貽梅韻雪樓。攝影版內刊「書壇佳麗」倩影數幀。梅韻之「灌花圖」。特別放大。風華獨絕。餘如雪月。娟芳。雪樓。雪花。雪梅。雪芳輩。姿態極妍。並皆佳妙。梅韻以老父纏綿病榻。恐勞盼望。故提早歸去。五六年來。諸女彈詞家贈予之影。堪謂應有盡有。獨缺瑤天造象。亦未見其以倩影贈客。樂天語予。瑤天擬於日內攝影數種。分貽稔客。則予蒐集若輩之影。可稱全璧矣。予以瑤天書品奇佳。邇日所詣益上。私底下落落大方。脫盡江湖習氣。暇當詳詢瑤天身世。爲其寫一小傳。藉以彰其藝焉。雪梅雪芳重唱吳興翁生前所編之「別母亂箭」對白開篇。激昂慷慨。聲傾四座。是夕翩翩公子亦在座聽書。俟徐五擋下台後。卽匆匆引去。予知天風閣主甫由他埠來滬。公子多情。不忘舊誼。於此不可多得之一二日內。又大形活躍。與其遊宴矣。顧韻笙竹君兄妹以九腔十八調餉客。韻笙忽拉胡琴。忽彈三絃。竹君忽歌新曲。忽唱開篇。落金扇從頭說起。「油」得可愛。以是聽者笑口常開。皆大歡喜。

俟顧氏賢兄妹下台後。始陸續散去。瞿氏父女之送客書。堪謂名符其實矣。

(十一) 託三椿

雪梅代庖竹韻。既從梅韻「插邊花」唱開篇一闕。予猶以未能與梅韻配搭書中角色。引爲美中不足。不謂此願竟於星期日實現。固亦一快事也。是日子入座較早。雪梅恐竹韻喉疾未愈。特提前入場。擬代唱「九子念孫」開篇。詎知說唱鐘點將屆前五分鐘忽見竹韻隨梅韻翩然蒞止。蓋竹韻喉疾已愈矣。梅韻亟招雪梅來座前。笑謂予曰。「吾儕合拚三個擋。說一回描金鳳如何。」予領首笑曰。「珠聯璧合。機會難得。今日得飽耳福。此固絕妙好書也。」於是梅韻以應去書中何角告雪梅。略示如何搭配。卽匆匆登台。先由竹韻唱「黛玉葬花」開篇。梅韻坐居中。操三絃。雪梅竹韻分坐上下手。一操月琴。一彈琵琶。描金鳳甫說至金繼春探監。徐蕙蘭託三椿。爲一回關子書。梅韻去金繼春。表說甚工穩。唱監獄篇子。將此中情形。和盤托出。細加描摹。黑暗地獄。宛在目前。而於禁卒口中述罪人所犯案件。間雜風趣。足令聽者解頤。繼春與蕙蘭晤面時。由雪梅去黑衣生徐蕙蘭。與梅韻一聲哥哥一聲弟。狀書中人抱頭痛哭。淒涼欲絕。雪梅唱念。頗有崑腔意味。唱託三椿中之第一椿篇子。殊清晰動聽。描金鳳中之託三椿。雖不及珍珠塔陳翠娥託三椿之哀感頑艷。而其篤於友誼。情見乎辭。堪謂異曲同工。夏荷生且將此節灌入唱片。聲聲淒怨。百聽不厭。雪梅熟讀書中篇子。與梅韻配搭。絲絲入扣。

。苟能添加表說更能曲盡其妙矣。迨徐五搗登台。雪梅雪芳唱「活捉」對白開篇。雪梅之付角。言詞冷雋。恰合身份。雪芳唱離魂調。經雪人指點後。亦頗合拍。於座上晤魏竺老。紫陽翁。雪人亦來入座。與予暢談別後狀況。並謂。萬雪君隨范玉山同隸蘇州「吳苑」奏藝。生涯頗盛。座上無翩翩公子。頓形寂寞。諸絃邊嬰宛。紛加猜測。究不知公子何往。予俟竹君唱畢開篇後。卽離座賦歸。

(十二)

梅蘭雙芳同作座上客

邇日秋雨連綿。悶損殊甚。治事既畢。歸家甚早。不蒞嬰宛絃索之場。瞬已一來復矣。週末之晚。應輕烟之約。又往「南京」小坐。不謂輕烟與東里詩人。儒蓀。一鳴輩。尙轟飲酒家樓。僅遇蒼龍。依人。塵影。及章高二君於座上。趙氏梅蘭雙芳。亦在座中。不晤梅蘭姑姪忽將三月矣。蘭芳輟唱待嫁。好事已近。梅芳隨之退隱。將於月內遣返故鄉。是夕蘭芳分梳雙辮其側面頗似雪月。梅芳姿容。較前豐腴。衣飾樸實無華。與座上老聽客含笑點首爲禮。殊引人注意。猶憶沈玉英嫁前。嘗屢作「中南」座上客。與同座稔客。低語淺笑。顧盼生姿。蘭芳此夕。亦同此情形。芳心之愉悅。蓋可想見矣。梅韻下台後。與梅蘭姑姪。笑語甚歡。並向蘭芳連索蜜糕喜果。喜酒紅蛋。謂越快越好。得以大快朵頤。此兒好謔。不脫稚氣。闔座聞語。爲之大噱。蘭芳紅透雙頰。亟離座借梅韻出。絮絮語不休。梅韻與蘭芳同年。依然抱琵琶。鬻藝養親。究不知何日。始能

如蘭芳早得歸宿。予知梅韻細問蘭芳未婚夫家狀況時。感懷身世。當不勝艷羨也。旋蘭芳歸座。暢聆台上雅奏。得意之色。溢於眉梢眼角。予因見梅蘭姑姪。輒念及蕭翁泊鳳。翁於梅蘭。提攜愛護。可謂不遺餘力。而於梅蘭身世。知之甚詳。既得蘭芳訂婚消息。卽欣然告予。老懷彌慰。惟以梅芳擇偶奇苛。年華蹉跎。迄猶未得如意郎君。引爲憾事。迺者。翁抱病旬餘。尙未恢復康健。非然者。與其得意女弟子相晤於「南京」座上。暢敘契闊。其愉快爲如何耶。

(十三) 曼華閣小坐

十一日薄暮。登貓雙棲樓。遇小山過宜二先生。暢談甚快。小山出示朱康年女士爲靈犀先生繪貓立軸。名山老人題曰。「生龍活虎」。書畫雙絕。名貴異常。晚就餐「美樂」。於座上晤廣告家陸君。餐後獨往「南京」聽書。魏竺老已先在座。佳雨病猶未愈。梅韻竹韻下台後。欲予陪送返寓。乃乘車偕往登曼華閣小坐。佳雨病已稍痊。精神尙佳。爲予絮絮述當年鬻藝舊話。謂某年抵松江。隸三益書場說唱。場址爲一廣大之楠木廳。傳係玉夔龍彈詞中神彈子韓麟之故居。佳雨臥室。卽在廳隅。每於夜闌人靜時。聞廳上異響。疑爲韓麟顯靈。故不待終卷。卽翦書他往。梅韻返家後。開收音機聆話劇自遣。逢劇中高潮。輒爲之惶急不安。小兒女天真未泯。聽評書吊淚。替古人擔憂。固亦至性中人也。梅韻語予。其義父徐翁蒼龍。返鄉省親。迄已半月。聞日內卽將來滬。並

以徐翁來書示予。藉知翁爲其寄女題名曰「壽英」。梅韻除曼華外。又多一小字矣。予以離寓遙遠。稍坐卽歸。旋知是晚顧韻笙忽因細故不到。竹君獨自登台。僅唱開篇一闕。卽匆匆下台。臨時由徐雪行攜雪梅雪芳登台。說描金鳳「煖鍋爲媒」一回。雪梅去汪二朝奉。滿口「徽夾蘇」阿堵傳神。座客笑口常開。莫不捧腹。惜予錯過機會。不知何日。始能重聆此妙奏也。

(十四)

曼華閣上聽彈詞

與徐翁輕烟小飲曼華閣之夕。翁雅興勃發。爲予絮絮述半年來暢聆梅韻雅奏之經過情形。謂某夕於「南京」座上。見梅韻奏唱時。咳嗽頻作。吐痰後屢向痰盂注視。翁留心觀察。始知梅韻咯血。俟彼等下台後。亟告其父。旣患此症。宜求速治。梅韻恐致親憂。初猶諱莫如深。再三盤問。始肯吐實。翁有治咳祕方。乃爲梅韻購藥調製。服後果有效驗。一面告假輟唱。一面請醫診治。休養二閱月。始告痊愈。翁熟腸古道。於梅韻病中。頗多照拂。以是親如一家人。梅韻且以義父禮事翁焉。翁嘗語予。梅韻曾爲彼歌俞調開篇一闕。惜予無緣聆及。是晚予復以是爲言。梅韻卽席抱琵琶。爲予調絃歌俞調「宮怨」。輕弄慢撚。曼聲低唱。悠揚婉轉。清越甜潤。絲絲入扣。悉準繩墨。洵屬難能可貴。予於女彈詞家之俞調。以限於天賦。頗難討好。除唐月仙尙可一聽外。不輕許可。予僅知梅韻所歌調門。自成一派。歌喉甜潤天賦佳噪。抑揚收放。運用自然。無論

書場電台。聽來均極悅耳。不謂伊人尙能歌此三迴九轉成績奇佳之俞調。爲之驚奇歎服。贊不絕口！而以梅韻病後尙未復原。囑其適可而止。故僅唱半闕。乃父佳雨語予。當彼等於來滬前。隸嘉善東門外敍興園奏藝時。梅韻懸牌美雲。年纔十三。已能登台「插邊花」唱開篇矣。敍興園書場。爲唐月仙之父少。開設。月仙長梅韻一齡。閒來亦喜研習彈詞。每晨與梅韻吊嗓子。勤習琵琶指法。試唱俞調開篇。佳雨體質孱弱。未能早起。乃由梅韻之母任教導之職。蓋其平時耳濡既久。固已胸有成竹。深得此中三昧也。旋以梅韻忽患咯血症甚劇。不敢再唱俞調。來滬後從未試奏。故海上聽客。均不知梅韻擅唱俞調也。時梅韻爲吾儕開收音機。聆彈詞播音。輕烟忽聽儒蓀一鳴二君於華英電台代雪行師徒客串唱珠塔篇子。乃撥電話。戲點方卿見娘一節。迨聽畢此闕。始各賦歸。

(十五) 茗談酒敘

予於「贖墨」中。屢及吾友戈戈。蓋卽「上海生活」及「小說月報」編者顧冷觀先生之筆名也。戈戈語予。「戈」與「顧」讀音相似。署此筆名。已四五年矣。不謂近有署名戈戈者。忽以書抵予。謂於力報。屢讀予文。涉及戈戈之名。與其姓名。不謀而合。名相如實不相如。彼以好奇。欲予從中紹介。與吾友戈戈一晤。並附名刺一。則赫然姓戈名戈。字定波「戲劇雜誌」之編輯也。刺上有通信處及電話號碼。姑以電話詢問。

適定波先生外出。接電者謂。須俟晚間九時後始歸。爰於是晚訪吾友戈戈於其治事之所。示以定波原函及其名刺。戈戈爲之稱奇不已。俟有機會。當爲此一對同名戈戈作介焉。旋偕三奇往訪趙景深先生。茗談甚歡。彼自加入平聲社後。曲興奇佳。最近又有關於度曲文字。將於第三期『小說月報』內發表。趙君於諸女彈詞家中。獨賞梅韻之藝。惟以教務纏身。著作繁忙。苦無暇晷。暢聆梅韻雅奏。半月前某星期日。嘗抽暇過『南京』。孰知是日因有喜事。書場暫停。乃廢然而返。旋以編贈梅韻秦良玉對白開篇之考證示予。謂良玉製冬衣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抵榆關。誠所謂可歌可泣。由女彈詞家唱此模範女將開篇。固可激動人心也。自趙君寓所中出。三奇與予。卽往『茅長順』小飲。又以『南京』近在咫尺。飲後復偕往聽書。梅韻早已說畢歸去。謝樂天瑤天師徒之玉蜻蜒。已成尾聲。於座上晤依人塵影二君。雪樓雪花唱何開篇。已不能復憶。三笑閨樓書。則已說至緊要關頭。當周文賓試探月仙心事後。卽將說穿男扮女裝矣。雪梅雪芳於吾儕座前。低聲笑語。狀甚親暱。問其何不早眠。謂遼師囑。將往電台唱開篇。代雪樓雪花之勞。以近日堂會增多。殊形勞瘁也。吾儕聽竹君唱開篇後。卽離座歸去。前半夜時間。又算消磨過去矣。

(十六) 梅竹佳話

星期六下午。又往『南京』聽書。入座時。謝樂天瑤天師徒。正在台上奏唱。竹韻

與雪梅雪芳輩。跳躍座前。謂梅韻喉疾已愈。是日復照常登台矣。雪梅雪芳歌「受吐」對白開篇。亦出自吾師心史詞人手筆。當年雪月與雪人歌此。狀賣油郎侍候花魁女之神情。小心翼翼。體貼入微。能將惜玉憐香之意。於眉宇間曲曲傳出。纏綿悱惻。妙到毫巔。茲見雪梅去此角色。其眼風手勢。雖較雪月爲遜。而唱念飄逸自然。自是佳妙。配以雪芳之花魁女。彌覺緊湊。固無往而不引人入勝也。旋梅韻自外至。謂於隔隣「做頭髮」甫畢。猶嫌其所燙式樣。未能悉愜己意。小兒女纔占勿藥。又忙於整容修飾梅韻乃就予座前。立談片刻。因知其此次忽患喉症。來勢甚劇。幸承澄江章筱舫先生以祖傳祕方調製之喉痛藥。連吹三管。卽告痊愈。章君爲最初授梅韻畫梅之江陰名畫家章天民氏堂姪。屢於座上相晤。清興殊佳。而於梅韻疾苦。深致關切。時向梅韻諄諄叮囑。謂病後飲食起居。務必格外當心。蓋亦書場中之熱心聽客也。梅韻偕竹韻旣離去。偶而回顧。竹君與輕烟。方於座上。低聲笑語。厥狀彌趣。輕烟涉足書場。以熱心過度。屢受刺激。是日微醺入座。忽於予前。頻頻嘆息。謂邇日意興闌珊。牢愁莫洗。對其熱誠愛護之絃邊嬰宛。頓感消極。予聆言喟然。正不知將以何辭爲慰。不謂竹君色舞眉飛。似花解語。竟使輕烟笑顏常開。一顆已冷之心。又大爲活躍矣。迨顧氏兄妹登台。輕烟以一柬示予。赫然雪月手書也。謂發信之日。已於琴川剪書。定翌日返蘇。逗留一二月。卽往毘陵奏藝。湖州之約。則將俟諸異日矣。雪月獨往獨來。鬻藝養親。對於絃索生涯。雖感厭倦。奈以迫於環境。依然欲罷不能。讀其書竟。爲之感喟無已。

(十七) 醉梅賞雪

六日之晚。邀九公。重仁詞人。及與予共事者數人。並約戈戈。三奇。輕烟。同往「南京」聽書。吾儕入場較遲。汪氏父女。已說畢下台。重仁詞人嘗爲梅韻譜「鴻鸞禧」對白開篇。詞藻絢麗。妙趣橫生。每經奏唱。座客莫不擊節。又以所撰紅樓夢「寶玉乞梅」對白開篇。移贈梅韻。一俟讀熟。卽將試唱。梅韻以吳興翁生前。嘗擬爲其編製全部御碑亭對白開篇。惟僅譜就「赴考」「接女」數折。遽歸道山。致未能成爲全璧。引爲憾事。梅韻屢託予轉求重仁詞人。爲其續譜其他數折。俾與吳興翁所編者。連續奏唱。是晚梅韻旣晤重仁。乃重申前請。懇其早日編撰。重仁已允如所請。梅韻始跳躍引去。九公自於丁老畫師府上。一晤徐五擋後。以筆政繁忙。迄未往「南京」聽書。予以雪梅雪芳於慕老席上。旣以義父禮事九公。而爲寄父者。猶未一聆乾女兒雅奏。未免說不過去。故每遇九公。輒翹其前往捧場。是夕雪梅雪芳見九公入座。卽跳躍而前。歡呼寄爺。倍形親切。九公爲之莞爾而笑。並謂。過宜先生爲徐五擋所集特刊稿件。已託其假「社日」篇幅。劃樣付排。定明日(十一)出版。靈犀先生並擬將社日徐五擋特刊。於明晚分贈「南京」聽客。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也。雪行以九公在座。特命雪梅雪芳登台奏唱「霸王別姬」對白開篇。歌來激昂慷慨。聲谷並茂。九公頻頻頷首。笑口常開。謂雪梅唱念表情。酷肖雪月。固一可造之材也。戈戈語予。申石伽先生贈雪樓之畫。茲已

繪就。擬製版刊入「上海生活」雜誌中。本月十七日出版之「上海生活」。則刊予舊集之女彈詞家近影數幀。如雪月。梅韻。娟芳。雪樓。雪花。雪梅。雪芳等。皆雋品也。三笑已說至周文賓上堂樓。精彩百出。顧竹君赴蘇告假。韻笙獨放單搗。唱油腔滑調之「宮怨」開篇。令人絕倒。遊龍傳說至王龍獻寶。噱頭奇多。輕烟與予。俟韻笙下台後。復至華英電台。參觀徐氏五雪播音。始各賦歸。

(十八) 梅韻充上手

十日又值星期。應靈犀先生之請爲「社日」撰「新鏡花緣」一章。乃以書壇爲題材。寫似癡如醉之書迷國。記其回目云。「聽月樓絃邊雲縹緲。吟梅館笛裏夜深沉。」至晚猶未脫稿。晚餐甫畢。香鬟來訪。乃偕往「南京」聽書。佳雨因病告假。梅韻與竹韻合併雙搗。說雙金錠頭頭是道。去書中角色。阿堵傳神。表白手面。悉準繩墨。梅韻充上手。獨當一面。固遊刃有餘也。竹韻偶去雜角。配搭亦妙。於座上晤筱舫。微微。綠尊。輕烟諸君子。筱舫以江陰老名士謝幼陶（別署冶齋）先生贈梅韻聯語示予云。「梅占花魁。來從鄧尉山中。疏影暗香皆絕世。韻饒菟趣。賦到衛風淇澳。竹籬茅舍共生春。」會當轉交徐翁。收入「香雪留痕集」中。梅韻下台後。因有堂會。與予未遑多談。匆匆即行。是晚未至書場前。嘗於收音機畔。聽瑤天唱「私吊」開篇。聲聲悽怨。字準腔圓。足與小天媲美。惟於書場中聽其唱開篇。似不及播音清越。書品則絕佳。亦樂天

之好下手也。雪梅雪芳又唱「木蘭從軍」對白開篇。雪梅唱疊句馬調。百聽不厭。此鬼聰明絕頂。將來造詣。固未可限量也。閨樓書強半由雪行表說。雪樓雪花僅唱書中篇子。表說之機會較少。顧竹君已由蘇返滬。除唱「寶玉夜探瀟湘館」開篇外。復唱「秋水伊人」歌曲。遊龍甫說至莫奈何救駕。韻笙狀書中人物大打出手。堪發一噱。迨聽畢遊龍傳。又往華英電台。參觀播音。邇日聽書。屢從書場到電台。已視爲常課矣。聆雪花唱俞調「宮怨」開篇後始歸。

(十九) 汪佳雨談鬼

偕輕烟出南京書場。折往「善元泰」小飲。擬於飲後同往匯泉樓。聽黃異菴唱西廂記。不謂輕烟以稍受刺激。竟致牢愁莫洗。頻頻感喟。而於天邊孤鴻。尤不勝今昔之慨。予無辭爲慰。祇得舉杯勸飲。解其鬱結。雖未逾量。已有醉意。自「善元泰」出。信步所至。不知不覺。又抵「南京」。既來之。則安之。因復入場聽書。坐甫定。忽見春華先生偕戈戈。三奇。愛廬諸君子。翩然蒞至。春華見予。即問台上抱琵琶奏唱者。是梅韻否。予笑曰。然。戈戈語予。若輩飲於「茅長順」。以近水樓台。故來聽書。惟以前二次。春華均未見梅韻。引爲憾事。茲於「上海生活」中。得見梅韻倩影。大爲嘆賞。故特提早入座。俾暢聆梅韻雅奏。戈戈復爲予介見與若輩同來之田舍郎陳亮先生。惜以離座較遠。未獲深談。迨梅韻下台。乃爲引見春華田舍郎諸君子。適瑤天亦至。並爲

一一介紹。是日瑤天以所攝近影。分贈南村輕烟與予。盈盈含笑。風姿嫣然。擬於日內製版。刊登報端。梅韻語予。其義父徐翁蒼龍。已於數日前由故鄉返滬。是夕遲予於曼華閣上。擬與予商量刊印「香雪留痕集」進行事宜。故梅韻欲予偕輕烟同往。旋翁君儒孫來晤。吾儕追聆畢雪梅雪芳合奏之投軍別窰對白開篇。即辭春華戈戈三奇諸君。偕輕烟儒蓀。同登曼華閣。徐翁與胡君已先在座。梅韻正指點乃父新收之女弟子玉韻彈唱開篇。見吾儕至。卽戛然而止。竹韻已由梅韻之母。陪伴歸去矣。徐翁以所製「香雪留痕集」中梅韻諸倩影及吳興翁遺象。由許丈月旦題識之銅圖示予。珍貴異常。佳雨精神奮發。大談鬼故事。梅韻膽小。聆至可怖處。謂毛髮悚然。幾欲掩耳却走。暢敘至十一時許。始各賦歸。

(二十) 酒後試歌

一夕。於市樓飲後。往訪梅韻。因卽偕登曼華閣。其時梅韻。甫由書場說畢歸來。其義父徐翁。已先在座。一壺戈戈。猶初次登閣。梅韻笑謂。嘉賓光降。蓬蓽生輝。茗邊清談。娓娓不倦。梅韻輕弄琵琶。唱俞調宮怨餉客。悠揚宛轉。爲之擊節嘆賞。一壺操三絃。與梅韻之琵琶。合奏三六一曲。復乾唱西樓記「樓會」一節。洵可謂陽春白雪雅韻欲流。梅韻欲予試唱馬調開篇。急切間無以應姑以輕烟與天邊孤鴻之前塵影事。編篇子數句。隨口唱出。配以梅韻之三絃。居然絲絲入扣。亦能合拍。閣座大曠。捧腹不

已。旋復唱哭塔一節。輕煙則唱痛責。歡絃至十一時許。始各賦歸。西風撲面。刺膚作痛。已頗有寒意矣。

(二十一) 拾玉鐲鬧韓門

週末之晚。應綠腰之約。往「南京」聽書。時蕭翁泊鳳已先在座。翁新病初愈。不耐久坐。此猶病後二度入書場也。汪佳雨梅韻竹韻甫登台。奏唱拾玉鐲對白開篇。唱白頗緊湊。又甚風趣。梅韻去孫玉姣。風情流露。妙到毫巔。將劇中情狀。曲曲傳出。足令聽者神往。雙金錠正說至龍夢金大鬧韓門。梅韻去雉尾生。神氣活現。狀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之神情堪謂恰到好处。配以佳雨之韓通。狼狽窘迫。妙趣橫生。是日雪月自武進來書。託予轉交梅韻。綠梅韻說書餘暇。與雪月魚雁往返。固甚相得也。此次雪月忽以致梅韻一函。寄至予處。再由予袖交梅韻。小兒女好弄玄虛。不知是何用意。誠不可解。瑤天以喉啞。由樂天之女鳳天代唱俞調宮怨開篇一闋。聲清雉鳳。已較前進步矣。樂天之玉蜻蜓。已說至金張氏魂遊地府。旋綠腰輕煙後先蒞至。不晤綠腰忽又數月矣。丰采依舊。別來無恙。綠腰有戀人於戰後遠征重慶。固一朝氣蓬勃之巾幗英雄也。三年來屢以書抵綠腰。招往共事。謂英俊有爲之前進青年。固不宜久留海上也。綠腰聽其言。頗欲擺脫一切。投筆長征。奈以迫於家庭環境。徒勞夢想。卒不果往。是夕復以此事語予唏噓太息。不能自己。予亦無辭爲慰。但願河山重復之日。有情人終成眷屬耳。雪梅

雪芳又唱夫妻相罵開篇。三笑杭州書即將結束。雪花以予迄未聆其唱滿洲調開篇。約於次日中午。在友聯電台。爲予播唱此曲。暇當留寓收聽之。竹君唱一開篇。詞藻絕佳。惜不能舉其名。韻笙說落金扇周學文發覺玩扇一回。噓頭百出。座上聽客。笑口常開。彼能將老噓頭翻新。輕鬆自然。殊討人歡喜。迨顧氏兄妹下臺。吾儕俱離座賦歸。獨蕭翁猶留座上。謂將細聆瞿樂天唱開篇一闕。並擬廣爲譽延也。

(二十二) 聽女彈詞有感

久未晤朱君頤頤。頗以爲念。朱君爲彈詞名票。其友好強半能彈能唱。屢往各電台客串播音。頗博聽者歡迎。一昨於力報小春兄案頭。忽覩朱君摯友吳君德元寄來一稿。清新絕俗。流利可誦。予以貪懶。並商得小春兄同意。特移刊「贍墨」中。不啻代予客串一次也。

一夕。予與知友某君轟飲市樓。至半酣。忽動豪興。議往南京聽書。友從之。既抵其地。移目四矚。則佳賓已滿座。而台上謝瑤天方操奏紅樓夢開篇樂天坐上手爲襯三絃。瑤天歌喉雖失之清脆。然亦不失爲動聽。予儕坐甫定。見汪佳雨梅韻父女自內出。蓋彼等係謝雙擋之前擋也。佳雨爲予舊識。趨予傾談。梅韻亦彬彬有禮。關於彼父女之書藝。予謂在今日之普餘社中。允推翹楚。佳雨說表。頗有骨子。不愧爲斲輪老手。彼本光裕中人。苟今日而未加入普餘社者。則其地位足與光潤兩社之名家相抗衡矣。梅韻雖

一弱女子。書藝傳自乃父。然天資穎異。故狀書中人物。莫不刻劃入微。尤足稱者。此殊無塗脂抹粉之俗。而有清雅淡泊之態。其在台上一舉一動。溫文嫻靜。具大家風範。

從不輕笑做作。以較其他女彈詞家之毫無真材實藝而徒知濃裝艷抹。自以爲「嬌態向人」者。其間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惜是晚來遲。不獲一聆汪氏父女之雅奏爲憾耳。予以不耐久坐。偕友暨佳雨離場而出。步行里許。始分道而揚鑣焉。既歸就寢。偶憶適間南京挂牌。有顧韻笙竹君兄妹之一擋。因念韻笙之書藝。苟獨放單擋。說表更較緊湊。某次。予於蘇州北局書場聽顧氏兄妹之書。深覺竹君之小動作。勉強之至。當兄妹登台之頃。韻笙舉桌上茶壺。自壺嘴中吸飲。竹君俟韻笙飲畢。忽謂。「如此飲茶。既不用茶盃。未免太不衛生。」隨手掀去茶壺蓋。雙手捧住茶壺。自大口中作牛飲。於是座上聽客哄堂大笑其善放噱頭類此。近聞顧氏兄妹隸南京奏藝。力從「噱」字上用功夫。意欲效法光裕社之朱趙。恆以互相打趣爲能事。予謂「說噱彈唱」。「噱」字固列二難。苟過於油滑。反爲識者不取。顧氏兄妹其勉乎哉。

(二十三)

吳興翁遺札

寒夜無俚。翻閱故人來書。追溯往事。不勝滄桑之感。檢點吳興翁遺札。自廿七年八月至十一月間。達二十餘通。所談皆梅韻事。提攜愛護，堪謂不遺餘力。是年秋。九公與予。爲梅韻作介。從錢雲鶴先生習畫。雲鶴先生恐其半途而廢。乃以諸先決問題。

託子詢吳與翁意見。俾便進行。蓋翁於梅韻。期望甚殷。對其從師習畫。及早脫離絃索生涯。彌深關切。並願作臂助也。予既以雲鶴先生所示各節。致書轉告於翁。次日即獲翁之復書。長約千數百言。茲擇要摘錄於此。原函云：「奉示祇悉。梅韻何幸。得蒙吾公暨錢師厚意培植。同深銘感。承示各節。謹分答如下：（一）佳雨茲因時局關係。江浙各鄉鎮市。既已淪胥。未敢攜帶梅韻。前去冒險從事。日前曾有常熟願出包頭來聘請。決定辭謝。情願在滬困守。乃爲安全之計。不得不然。故在短期間內。無離滬之舉。對於梅韻習畫事。既承錢師如此優遇。斷無中途改變宗旨之事。（二）書畫助賑會中。承錢師好意。提挈露臉。心感不盡。作畫五六幅。煩勞老師改正。及加裱一二幅。襯托。極表同情。多擬詩句一層，不成問題。代筆題畫一層。確須預先求定。經一再斟酌之下。吾兄書法工秀。極類閨閣簪花體格。未知能否俯允？惟不敢請耳。倘不以褻瀆見嫌。得邀金諾。感何如之。（三）習畫時間一層。自應妥爲商定。以彼此兩便爲宜。惟在舍晚間面授。事實上似非久計。因佳雨卽日夜擋要開西樂。約在九點以後。始能到舍唱一回書。時已近十一點鐘。再須習畫。已覺太遲。又舍間之堂會。亦非長久之事。倘須遷回中行別業。卽要停止。昨與佳雨商酌。以目前生活問題牽掣之苦。梅韻尙須唱書。除夜間似已無暇可抽外。惟有日擋三點半以後。至七點半以前之數小時內。可以面求錢師教授。其地點亦須請錢師酌定。此一節。擬於錢師與吾兄及弟晤談時。從長計議。」翁於函中以梅韻書法幼稚。欲予代筆題畫。當卽作復。敬謝不敏。不敢效勞。蓋予

書拙劣。毫無帖意。固見不得人面者也。適者。梅韻另一義父徐翁蒼龍。爲梅韻刊印之「香雪留痕集」。將於舊曆新年出版。擬擇吳興翁致予遺札一二通。製版刊於集內。藉留紀念。錄此書竟。不勝黃壤腹痛。愴然久之。

(二十四) 連聽對白開篇

十五日晚。往「南京」聽書。晤蕭翁輕烟。予以入座較早。猶及聽汪氏父女及竹韻合奏之雙官誥「榮歸」對白開篇。梅韻去含辛茹苦之三娘。竹韻去及第榮歸之幼主。佳雨則去老薛保。配搭殊緊湊。梅韻唱念尤佳。雙金錠已說至緊要關頭。惜爲時間所限。未及暢聆。卽戛然而止。梅韻下台時。朱君頌頤忽偕其稔友吳君。翩然蒞至。不晤頌頤。瞬已數月矣。謂於週前某日。曾往力報館訪予。知故人別來無恙。猶懸懸於我也。奈以場中人衆。未遑與頌頤細談。稍傾積愫。爲之悵然。梅韻語予：隔日忽患頭痛甚劇。是夕已漸痊可。故仍照常登台。梅韻病後未能輟唱靜養致多疾苦。實亦無可奈何也。

(二十五) 寒夜小飲

新年例假之第三日。以隔夜獨飲中酒。宿醒未醒。精神萎頓。又值天雨。故閉戶不出。悶損殊甚。次日爲星期六。午後又得休息。因往曼華閣。以重仁詞人所編之紅樓夢寶玉乞梅對白開篇。轉贈梅韻。俾收入「香雪留痕集」中。旋輕烟自「大上海」觀影後

匆匆趕至。吾儕又各吃餛飩一碗。俄而城北公來。時已薄暮。輕烟與予乃於閣中小宴公與汪氏父女。公年逾花甲。精神彌健。酒量亦宏。半年來公爲梅韻收集報端揄揚文字。以及諸名士編贈之開篇。謀付剞劂。合刊「香雪留痕集」中。慘淡經營。煞費苦心。近已稍有頭緒。版面由梅韻手繪梅花。吳與翁生前題簽。爲三十二開本。銅圖十餘幅。清新絕俗之名貴開篇百餘幅。以及梅韻自述習藝經過。文藝界品題詩文。洋洋十餘萬言。都二百餘頁。許丈月旦之序文暨手編開篇。敲金戛玉。雅韻欲流。拙作被收者亦夥。此集本爲非賣品。擬刊印後分贈聽書同志。留作紀念。旋公以刊印成本過鉅。不得不酌定售價。藉稍挹注。茲已開始發售預約券。由青雲閣。戲鴻堂箋扇店。南京書場。及汪氏父女所隸之新聲電台代理。此爲城北公愛護梅韻之一片至誠。非藉以貿利者可比。十餘年來。蕪文刊於報端者。不知凡幾無論小說雜文。均不敢貿然嘗試。重刊問世。矧爲揄揚藝人之遊戲筆墨。無非覆瓿而已。既有人採及葑菲。雖非出予本意。自亦無法制止。出版有日。樂觀其成。汪氏父女匆匆飯畢。先往書場。予偕輕烟繼至。謝樂天瑤天師徒之白蛇傳。已成尾聲矣。於座上晤蕭翁泊鳳。迨聽畢遊龍傳。始各賦歸。

(二十六) 燈前共此歲寒心

庚辰冬至之前一日。獨往曼華閣小坐。予本擬邀梅韻往「東方」觀崑劇。旋以聊庵約至其家夜飲。祇得臨時作罷。改爲次日。六時許。聊庵儒孫偕南村詩人追蹤而至。略

談片刻。卽邀予同至聊庵寓廬。盥嫂善烹飪。製餚精緻可口。南村與予屢快朵頤。芳留齒頰。猶憶去冬雪月來滬存問之第二日。聊庵卽邀至其家午餐。並邀南村與予作陪焉。夫人以珍饈餉客。雪月食之彌甘。贊不絕口。儒孫則猶初嘗。謂調味之佳。得未曾有。與吾儕屢浮大白。南村酒量。不勝蕉葉。纔數巡。已醺然有醉意。卽席口占一絕云。「閒愁消處酒杯深。明日吹葭感不禁。難得交情同骨肉。燈前共此歲寒心。」酒逢知己。澆盡塊壘。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聊庵兒女繞膝。歡騰一室。其間丈夫子四。女公子凡二。長次二公子。就讀附近小學。對客彬彬有禮。聊庵偏憐其女。顧而樂之。謂時至今日。只重生女。不重生男矣。言下不勝感慨。聊庵長予一齡。憶其新婚後一日。予與諸同學曾往鬧房。裝腔做勢。逗引新娘發笑。此情此景。迄猶歷歷在目。彈指光陰瞬逾十載。每過聊庵寓廬。見其男女公子輩跳跟笑樂。已長成如許。攬鏡自照。無怪容顏憔悴。兩鬢漸蒼。知老之將至矣。儒孫年將而立。猶未論婚。英氣勃勃。獨多綺思。半月前。嘗偕南村聊庵品茗「大東」。見堆果盈車。推行往來茶座間之賣果女郎。謂其姿態曼妙。饒有詩意。南村因爲其口占斷句云。「輕車悄向身邊過。爲削蘋婆果子皮。」爲之拍案叫絕。蓋寫實也。吾儕愈談愈興奮。飲至午夜。始散。儒孫乘車送予歸。盛情彌感。次日濡筆記之。

星期日下午。遲聊庵於曼華閣上。因邀其陪梅韻同往觀崑劇也。其時梅竹雙韻已由「南京」說書歸來。是日氣候燠暖。梅韻更易春裝。愈顯俏麗。謂於舊曆年內普餘社留滬諸藝員公演書戲時。由梅韻飾劇中主要旦角。如描金鳳中之錢玉翠。三笑中之秋香。及落金扇中之陸慶雲。每劇分演三日。均極繁重。劇中小生。則由雪樓扮演。猶憶當年雪月與梅韻合演描金鳳「贈鳳」時。梅韻年纔十四。飾旦角嬌小玲瓏。與雪月之小生。天生一對。配搭絕妙。演來絲絲入扣。迄猶膾炙人口。梅韻並謂。描金鳳中之錢篤笈與汪宣。仍由雪行佳雨分飾。予告以仙霓社崑班。曩曾排演此劇。自投井遇救起。陳榮鬧婚止。以人材齊整。頗熱鬧緊湊。彌饒奇趣。茲以演員寥落。不復重演。非然者。梅韻雪樓輩得以揣摩崑劇。藉作借鏡。所謂由彈詞搬上舞台之「古裝詞劇」。其演出成績。當甚佳妙也。午前接雪月自吳江來函。謂隸常州僅四十日。收入極豐。除開支外。淨餘六七百元。書場當局堅留不放。徒以吳江祥園書社。連連派人催促。祇得翦書前往。返蘇省母。僅逗留一日耳。吳江人口雖少。書場生涯亦盛。近以體弱多病。精神欠佳。年內完卷後。擬返蘇休養。是否來滬小住。尙未決定。明春年擋。已膺湖州某書場之聘。年二擋則赴崑山奏藝。林娟芳已由崑山至嘉興公益書社說唱。唐月仙仍隸辛莊南陽樓至其年擋。由雪月之介往崑山同樂奏唱。函中涉及梅韻。關懷彌切。並遍詢海上諸女彈詞家近況。因以原函示梅韻。迨其讀竟。復出示雪月寄來。二女弟子合影。梅韻把玩不釋。謂淵淵紅芳。楚楚可憐。雪月文筆流利。書法娟秀。固彼所勿及也。梅韻嗜喫餛飩。

。因以餽餽餉予。吾儕正進食間。聊庵始匆匆趕至。謂一覺醒來。時已垂暮。恐累久待。就誤觀劇鐘點矣。梅韻復以餽餽一碗餉聊庵。而偕吾儕乘車往「東方」焉。

(二十八) 聽曲小誌

邀梅韻往「東方」同觀仙霓社崑劇之日。兼邀聊菴作陪。於座上晤趙景深先生。許丈月旦暨鄭師心史。適逢鳴社雅集。俱不果來。趙君語予。前星期六。曾往「南京」聽響。星期日則在「東方」顧曲。予則於星期六觀崑劇。星期日聽康又華評話。故均未相值。猶憶前星期日之劇目。爲北詐。儉詩。別母亂箭。刺虎諸折。聊庵曾在座觀賞。趙傳珺於北詐中反串老旦。而於刺虎劇中。則飾一隻虎。演來俱極佳妙。周傳瑛與朱傳茗合演儉詩。手面之佳。嘆觀止焉。尤覺難能可貴者。鄭傳鑑反串別母亂箭中之周母。汪傳鈴飾周遇吉。聲容並茂。足以激動人心。張傳芳之費宮人。固爲其拿手傑作。高唱入雲。慷慨激昂。博得滿場彩聲。是日劇目爲張三借靴。及連環計小宴。大宴。梳粧。擲戟四折。借靴爲風趣雜劇。王傳淞飾劉二。徐傳濤飾張三。一付一丑。滿口揚州土白。滑稽突梯。令人絕倒。梅韻以擅去生旦付丑。馳譽書壇。觀劇中人表演忍俊不禁。旋往市樓共飯梅韻不能飲僅進餚饌。病後調養得宜。體已復原。飯量照常矣。予與聊菴對飲。暢談甚歡。飯畢。梅韻乘車歸去。吾儕復折往「南京」聽書。場中客滿。雪梅雪芳之對白開篇。已成尾聲。顧韻笙遲到。先由雪行於竹君唱思凡開篇時代操三絃。繼由瞿樂

天代奏勉強配搭，至最後一刻鐘。韻笙始匆匆趕至。大放噓頭。聲傾四座。迨聽畢顧氏兄妹出場。忽降雨。亟僱車歸家。則已十時有半矣。

(二十九) 聽書顧曲樂此不疲

民族復興紀念日。獨往「南京」小坐。晤泊鳳輕烟於座上。旋沙雁來訪。與談「彈詞畫報」集稿事。匆匆即去。是日汪氏父女與顧氏兄妹對掉奏唱。當予入場時。梅韻已先在座。猶未登台。謂遲予已久。並爲予介見同座謝翁。乃其義父吳與翁生前之同舟。翁爲「南京」老聽客。平日聽書顧曲。樂此不疲。豪興真不淺也。

(三十) 梅韻未脫稚氣

庚辰歲暮。諸親友以小兒勝傑彌月。堅欲爲愚夫婦賀。固辭不獲。却之不恭。乃治杯酒。邀飲於橫雲閣中。固湯餅而兼年宴也。是夕梅韻以書戲暫停。亦翩然蒞至。與心史夫子。蕭翁泊鳳。城北公。戈戈。韋庵。聊庵。孟韜。儒蓀諸君子及予同席。酒至半酣。聊庵忽欲予飲酒三杯。謂有一物貽予。彌覺珍貴。切莫交臂失之。予恐其詐。猶豫不決。而閣席大譁。僉謂非飲不可。梅韻慫恿尤力。強而後可。詎知聊庵出示者。乃林娟芳贈予之倩影也。蓋聊庵甫於是日接娟芳自吳門來函。並附近影數幀。分貽吾儕。謂自辛巳元旦起。膺此間南京書場及浙江路廈門路轉角新關同樂夜書場之聘。卽將啓程來

滬。聊庵大感興奮。擬邀友捧場。梅韻稚氣未脫。乘予不備。遽將娟芳所贈簽題上下款之素影攫之以去。聊庵儒孫復各設酒陣。與予對壘。梅韻見予不勝蕉葉。引爲大樂。予乃嘆曰「養了兒子。苦了老子矣。」飲至十時許。始盡歡而散。不謂娟芳來滬前數日。聊庵忽遭太夫人之喪。捧場之舉。祇得作罷。歲朝午後。獨往「南京」聽書。絃邊諸鬢。紛紛向予賀年。新裝鬪艷。花團錦簇。娟芳隨乃父繼至。卽以其兄所製絃馬贈予。質爲蜜蠟。雕刻甚精。娟芳於登台前。絮絮爲予述雪月近况。及內地其他諸女彈詞家動態。不聆其歌。已四年於茲矣。者番重來。覺其書藝猛進。歌喉較前婉轉。一曲琵琶。如珠走玉盤。熟極而流。誠可喜也。晚往「同樂」小坐。林氏父女以三笑杭州書餉客。與「南京」日場之玉蜻蜓。可謂異曲同工。各盡其妙。梅韻除「南京」日夜場外。亦兼隸「同樂」。奔波終日。固極勞苦也。

梅花為骨玉為神

(萬石樓主)

我是一個筆耕墨耨的人一天到晚鑽在故紙堆裏鐵筆叢中。在一點一畫之間找生計。偶然的寫寫畫。只不過是消遣性質。不計工拙。當每日文債稍清時。總在午夜。所以一切遊藝之場。實在不允許我去涉足觀光。只好在報章雜誌間。作一番欣賞。慰情於無罷了。至於那些藝人們。我雖然是耳熟能詳。因爲沒有欣賞的機會。對於他們或她們的畫

山真面。真睽隔得太渺茫了。有一天。喬潘二君貴臨寒舍。內子一時高興。要到南京書場去聽書。喬潘二位同聲附和。我就衆情難却。四個人浩浩蕩蕩地到了南京座上。我在連朝伏案的苦悶下。忽然聞到了絃索叮噠。鶯聲嚶嚶的書場。頓時覺得耳目一新。胸懷舒暢。座間遇到了不少熟友。尤其是同業的報人們。濟濟跼跼。雄据四座。那一晚的熱鬧狀況至今猶在腦海。縈繞不已。掛鐘上的指針。是逐漸的移轉着。台上的奏藝人。亦陸續地更替着。幾個妙齡的女彈詞家。像穿花蝴蝶般的。此來彼去。引得內子淑萍。笑口常開。末了她竟賞識了汪梅韻。她說。「梅韻的儀態。真太雍容大雅了。在閨閣之中。尙且不容易找到這樣一個品貌雙全的妙人兒。何況在遊戲界裏。聽說她還能畫梅花。那真好極了。可算到多才多藝的一位好姑娘。……」內子滔滔不絕的讚美着。我就開始注意起來。果然梅韻生得一張清俊秀慧的蛋臉兒。出言吐語。落落大方。等到她們唱畢下台。同文張健帆兄。就替我們向汪家父女做了一個塞修。佳雨謙謙然。連說請我們指教。真是天曉得。我們只有欣賞的見識。那裏能夠批評一聲他們老練的書藝呢。撇去了客套不談。我就要梅韻畫一幅梅花給我。內子在旁邊道。「我亦要的。」隔不了幾天。健帆兄帶來了梅韻畫的二幅梅花。筆墨的氣韻真是雅靜而蒼秀。我雖然寫了幾年的梅花。自問比她好煞有限。不由我起了無限敬意。我就刻了兩方圖章。託健帆兄轉送給她。以當瓊瑤之報。現在將那印式披露出來。以見我們夫婦倆與梅韻的一段翰墨因緣。還請健帆兄代爲謝謝梅韻呢。

上海報主幹萬石樓主陶壽伯先生。工金石書畫。名重藝林。比以偶往南京小坐。忽劇賞梅韻之藝。某晚予適在座。乃爲梅韻介見陶氏賢伉儷。暨潘博聞喬紅薇二先生。固皆藝苑名流。雅人深致。梅韻近方習畫。俾於諸畫家前面求教益。并囑繪梅花二幅。專呈陶君指正。不謂拋磚引玉。陶君卽治佳章二方。貽贈梅韻。又託潘君轉來宏文。爲其張目。洵藝壇盛事。梅韻感恩知己將不知如何答謝也。（健帆附識）

梅韻小誌

「江南何所有。聊寄一枝春。」汪家梅韻爲愚手繪梅花扇頁。所題之斷句也。梅韻不但能彈善唱而膾炙人口。其繪藝亦聲傳藝苑。擅寫墨梅。筆姿遒勁。盎然有古意。由來風靡女子。類多庸脂俗粉。獨於鏡影絃邊。紅牙按拍。軟語紆徐之嚶嚶宛宛。轉不乏清艷麗質。吳宮花草。我於梅韻私底下見之。嬌憨活潑仍有三分穉氣一舉一動足解人頤。益能惹人憐愛。然觀其演形說法之時。清言霏玉。則又凝練可喜。調絃低唱。歌亦悠揚。憶數月前。絃邊人才忽不敷。嘗與蘭芳試拚雙擋。藝苑雙清。銖兩悉稱。莫不嘆爲一時瑜亮。蘭芳已隱矣。梅韻一枝挺秀。增輝書苑。社友健帆特刊專輯。爲梅韻張目。屬我急就章。略誌數言。愧未能盡揄揚之力也。（沙雁）

去夏普餘諸嬌熠耀海上時。余嘗共靈山諸子側帽南京場內。陶氏夫婦偶亦偕來餘興

。當時絃邊驕子。如謝小天趙梅芳蘭芳何琴芳。汪梅韻等。皆得人劇賞。而小天尤能移人。陶氏夫婦則盛稱梅韻。謂梅韻嫵媚溫淑。饒有閨秀丰度。好自爲之。他年必得良好歸宿。余亦甚許梅韻。見解與陶氏伉儷相同。而梅韻頗知自愛。雖承大眾擁護。仍不敢稍懈其業。且於承歡調絃之餘。學寫梅花。玉骨冰姿。不啻自爲寫照。迄今歲輪乍周。南京台上。人面漸非。小天倡隨有人。優遊歲月。蘭芳亦輟弦待嫁。琴芳改說電臺。舊日蛾眉。惟梅韻一人矣。然梅韻年已十九。標梅之年。未可蹉跎。麗質如斯。亦何忍令其長抱琵琶。爲藝術誤其綺年。未識護梅諸公。於擁梅之餘。亦有願爲個妮子覓一個以梅爲妻之林高士否耶。余企望之。（博聞）

梅影蘭心譜四絃

（醉梅）

——梅韻彈琵琶·蘭韻撫月琴——

四年前。普餘社男女擋彈詞由蘇來滬獻藝。予於城內同樂夜書場。始識梅韻。其時梅韻年纔十四。雙辮垂肩。憨態可掬。隨乃父佳雨。說唱描金鳳。口齒已甚老練。聲清鏗鳳。嘆爲可造之才。厥後汪氏父女隸中南奏藝。說雙金錠。忽爲吳興翁賞識。翁固劇賞雪月之藝。爲雪社捧月健將。屢爲編製對白開篇。陽春白雪。雅韻欲流。乃出其賞月餘者。兼愛梅韻。

爲其撰製開篇。集稿成帙。報端揄揚。不遺餘力。一經品題。頓增聲價十倍。厥後梅韻隨父離滬他往。翁倍增悵觸。戰後消息寂然。直至去夏。始重來海上。劫後相逢。翁愛護益力。除續爲撰編名貴開篇。指點書藝外。以梅韻隸江陰時嘗從名畫家章天民氏。習繪梅花。惜因匆促避亂。致半途而廢。復助其投老畫師錢雲鶴氏門下。專心習畫。數月而成績斐然。不謂翁以年老氣衰。遽於去臘逝世。梅韻一慟幾絕。益潛心書藝。今年春攜與其師妹蘭韻隨其父仍隸南京夜場送客。佳雨操三絃梅韻彈琵琶。蘭韻則撫月琴。歌沈翁開篇遺作。聲調清越。愈覺動聽。每聆梅蘭雅奏。重溫舊夢。爲之低徊不已。

雪北香南痕幾許

（橫雲）

吾師心史詞人。當年劇賞雪月之藝。除爲編製對白開篇外。屢譜金縷曲以贈。敲金戛玉。雅韻欲流。一時傳爲佳話。城北公近爲梅韻編印「香雪留痕集」。中刊吳興翁生前致予手書鈔版。心師循予之請。特譜金縷曲題翁遺札云。「往矣吳興叟！忍重看。數行遺札。墨痕如舊。猛憶前年花甲宴。劫外同開笑口。喜是日恰逢重九。豈料歲寒間。噩耗。任悲風。狂捲詩魂瘦。誰更共。一杯酒。前塵漠漠空回首。記綠邊。吹花嚼蕊。月先梅後。」（原註：徐雪月汪梅韻並爲丈所劇賞。）雪北香南痕幾許。疇看流傳藝圃。萬千字。珍珠排就。（原註。丈爲梅韻編香留雪痕集。聞此集將付鉛槧。）我到題詩同掛

劍。(原註。遺札中屬我題辭。遲遲未報。迨詩成而丈已歸道山矣。)坐危樓。感逝傷懷久。寒月小「照虛牖」此外尙有心師贈梅韻詩四絕。及海上諸名士題詠頗夥。足爲此集生色不淺。聞香雪留痕集刻正趕排付印。全書約三百餘頁。銅圖照片。印刷極精。決於本月底出版。梅韻所隸之「南京」「同樂」二書場。新聲電台。及青雲閣。戲鴻堂等箋扇店。均代售預約券云。

聽書三夕

(橫雲)

春寒料峭。意興索然。薄暮歸家。不思復出。暖酒一壺。閱報自遣。餐後清茶一盞。佐以黃埭瓜子。檢讀架上閒書。過目卽忘。既不握管寫稿。又不作聽書之想。以是案頭收音機。塵封已久。不聆彈詞節目。迨將匝月矣。惟逢在外就餐。酒醉飯飽之餘。輒思涉足書場。不願早歸。結習難除。固猶未能忘情於絃邊諸鬢也。周末之晚。與南村弱燕聚談於天瓢閣。旋韋庵居士來。以枯坐無聊。乃邀往「善元泰」小飲。泊乎餐畢。予卽折往「南京」小坐。是晚雪樓雪花輩到場較遲。先由雪梅雪芳登台唱「別姬」開篇。繼又接唱「教子」。適梅韻自「同樂」趕至。予授以娟芳所贈之絃馬。倩其爲雙鬢操三絃。襯托得法。彌覺悅耳。迨汪氏父女登台。梅韻竹韻合奏重仁詞人所編之「鴻鸞禧」對白開篇。配以佳雨之金松。滑稽突梯。相得益彰。次日午後。雖值休沐。予以俗務羈

身。無暇聽書。薄暮登曼華閣。梅韻感冒已愈。精神大佳。舞弄三絃。以娛其母。予亦爲之莞爾。梅韻以珍藏之攝影冊示予。其間除同道諸姊妹所贈之倩影外。俱爲梅韻自十三四齡至最近之造象。姿態不一。服飾各異。琅琳滿目。嘆觀止矣。梅韻並以半身男裝及閨門旦劇照各一幀贈予。留供他年展玩。可作紀念也。旋城北公偕鮑君蒞至。留予共飲。公爲予述其治事處有庖丁之女。讀至初中畢業。以無力升學。不得已充任賤役。公聞而憫之。使其脫離惡劣環境。茲已代爲覓得正當職業。半工半讀。生活較前安定。熱腸古道。令人欽仰。公又謂。梅韻宅心忠厚。事親至孝。所入悉供菽水。囊無私蓄。察人於微。於茲益信。公愛護梅韻。無微不至。深謀遠慮。將設法使其脫離絃索生涯。俾早得歸宿也。飲後偕往「同樂」聽書。場中空氣與「南京」迥異。諸色人等。應有盡有。無怪稍不如意。易起風波。雪樓雪花又各以近影贈予。已轉交俞君製版。俾刊入「彈詞畫報」焉。次日爲元宵佳節。復登天瓢閣作小飲。餐畢獨往「南京」。以入座較早。連聽瑤天歌開篇二闕。娟芳入場亦早。謂於日間。已與弱燕於電話中稍傾積愫。並以乃兄所製之二絃馬。託予轉交南村弱燕。於座上晤耕雲居士。耕雲劇賞梅韻之藝。與予引爲同調。邇日雅興勃發。復兼賞娟芳。予曾以娟芳近影轉贈耕雲。茲於座上相值。暢敘甚歡。旋俞君施施然來。欲予爲「彈詞畫報」寫稿。倉卒間苦無以應。繼而靈機一動。卽於座上爲娟芳作一小傳。長約千餘言付之。致若輩於台上說唱。似耳邊之風。俱未聆及。迨汪氏父女登台後。始靜心傾聽。梅韻竹韻亦連唱開篇二闕。予以獨行無伴。不敢

遲歸。故不待曲終卽先返家。

權把書場作戲場

(橫雲閣主)

庚辰歲暮。普餘社隸南京書場諸男女彈詞家。特假該場。串演書戲旬日。所演者爲若輩平日奏唱之彈詞。如描金鳳。三笑。玉蜻蜓。落金扇。七美緣。雙金錠。白蛇傳。雙珠鳳等書。去蕪存菁。每部分演二三場始畢。美其名曰「古裝詞劇」。諸絃邊嬰宛。一旦粉墨登場。忽斂忽弁。遺失匡廬真相。足令聽客耳目一新。至其演出成績。當推汪梅韻最佳。此爲有耳共聞。有目共賞。雖係逢場作戲。實含無窮妙趣。固非予阿私所好也。猶憶乙亥之冬。該社諸藝人來滬纔半載。嘗二度會串書戲。其時梅韻年纔十四。與雪月合演描金鳳。由雪月飾小生徐蕙蘭。梅韻則飾閨門旦錢玉翠。二人扮相俊美。身材相等。演來細膩熨貼。絲絲入扣。迄猶膾炙人口。予嘗謂雪月梅韻冰雪聰明。不特擅長說書。且富於演劇天才。苟令改習崑曲。迨其藝成。搬演紅氍毹上。必有可觀也。者番串演書戲之議旣決。適值仙霓社崑班重隸東方書場奏演。予嘗數度陪梅韻往觀。梅韻於劇中人之表情動作。心領神會。悉心揣摩。以是登台串弄。無論台步工架。眼風手面。以及引子念白。俱含有崑味。靡不引人入勝。其義父吳興翁生前。除聽書外。嗜崑曲若命。當仙霓社子弟隸「東方」奏演之日。屢偕梅韻觀賞。故梅韻於書中官白。及所唱篇

子。作中州韻極準。吳興翁指點之功。不可沒也。此次排演書戲。時間極爲侷促。以人數太少。一人須兼飾數角。猶覺不敷分配。若輩於演唱期內。每日午前排練。午後即須串弄。卸裝後稍有餘暇。更須充當場面。自敲鑼鼓自做戲。其辛勞爲何如耶。觀演書戲。自不能以欣賞平氓劇目光。作爲評價。苟非書場老聽客。恐難引起興趣也。吾儕平日屢往書場小坐。與若輩素稔。見其結束登場裝腔作勢。輒爲之啞然失笑。別饒奇趣。迄今追憶。猶覺餘味醇醇也。梅韻於所演各劇中飾小生及閨門旦。清雋絕俗。最爲得體。彼於描金鳳劇中。先後飾錢玉翠。徐蕙蘭。及俊巧等角。聞曾觀是劇者言。梅韻狀劇中人物。莫不應付裕如。體貼入微。惜爲日場。且非星期。予無暇往觀。引爲憾事。第一夕梅韻於三笑劇中飾唐寅表妹張秀英。雖僅二刁戲妻。規勸表兄。及罰畫觀音三場。予於座上見其出場時之動作。飄逸自然。台風甚佳。且歌喉嘹亮。清響絕倫。無怪掌聲四起。觀者神往。惟兩鬢貼片較狹。過於向後。致面部略現龐大。稍覺遜色。俟梅韻下台後。予告以化粧不得其法。宜加改正。次晚飾陸昭容。卽無此弊。扮相愈顯秀麗矣。演落金扇之夕。梅韻於最後一場飾閨門旦陸慶雲。唱慶雲自嘆篇子。身段婀娜。扮相奇美。狀閨中少女之內心苦悶。愁腸百轉。無可奈何。能將心事於眉宇間曲曲傳出。面部表情。妙到毫巔。配以顧竹君之紅玉鴉鬢。於隔窗竊聽小姐嘆息時。插入種種噓頭。大肆調侃。滑稽突梯。令人絕倒。按自嘆唱片。爲蔣如庭朱介生成名之作。梅韻歌喉婉轉。悠揚動聽。固足與介生之俞調。互相媲美也。是晚南村詩人。戈戈。三奇。輕烟。儒孫

諸君子。均在座中。於梅韻之藝。大爲激賞。贊不絕口。三奇卽以書戲爲題。口占一絕云。「趙莊鬱抑梨園月。併作銅琶赤壁聲。今夕絃前摩倦眼。還教出谷有新鶯。」南村雅興勃發。卽步原韻。以疊字詩戲答三奇云。「蒼蒼莽莽迢迢夜。切切嘈嘈種種聲。嘖嘖奇奇兼怪怪。紛紛燕燕與鶯鶯。」描寫當時權充戲場之南京書場。概乎言之。彌覺貼切。梅韻於演劇時。除自僱私房紮扮外。復託人借得新行頭數襲。如飾落金扇中之殷賽蓮。雙金錠中之雉尾生龍夢金。戲裝鮮艷奪目。令人目炫。梅韻語予。飾劇中小生。甚覺有趣。飾旦角反受拘束。頗不自然。予觀其演玉蜻蜓中之沈鈞卿。雙珠鳳中之文必正。暨女扮男裝之霍定金。及白蛇傳中之許仙。風流瀟灑。溫文爾雅。狀劇中人纏綿悱惻之神情。哀感頑艷。不知如何體驗出來。聰明人固無所不能也。演雙金錠之夕。退隱已久之醉疑仙。亦偕其老母來觀。自前歲之冬。於何芸芳婚筵上相值後。與吾儕睽別。瞬又一載矣。醉疑仙風姿依舊。明艷猶昔。與吾儕寒暄。落落大方。予知疑仙爾日。仍依母氏而居。年來就讀某校。補習實用課程。端莊凝重。具大家風範。固儼然一女學生也。雪人造嫁。已逾一年。數月前隨其夫婿來滬。時往「南京」作座上客。探望胞兄。是夕與疑仙邂逅。劫後重見。歡然道故。疑仙並出自來水筆。留雪人住址。謂於日內。擬登門訪問也。旋復至後台。與「道中」諸姊妹話舊。當年普餘社假座中南書場串演書戲時。疑仙飾劇中閨門旦。如三笑中之黃月仙。雙珠鳳中之霍定金。成績彌佳。撫今追昔。當不勝滄桑之感也。梅韻以擯去丑角小二官著稱於時。是晚前飾龍夢金。後飾小二官。

與乃父佳雨之戚子卿。一搭一擋。噱頭百出。輒令觀者捧腹不已。梅韻飾小生。舉手投足。居然悉準繩墨。下場時之台步尤佳。最後一日。予觀其飾白蛇傳中之許仙。狀閨房之樂。風流旖旎。阿堵傳神。令人之意也消。配以雪樓瑤天分飾之白娘娘小青青。牡丹綠葉。相得益彰。雪樓生旦俱擅。雖係初次登台。而演來一絲不苟。洵屬難能可貴。惟其扮相。宜於旦角。飾賣身投靠之唐寅文必正。以羅帽較大。太不相稱。唱做則頗認真。此外如飾堂樓詳夢中之瞿者。雙金錠中之韓夫人。落金扇及三笑中男扮女裝之周學文。周文賓二角。神態逼真。各盡其妙。雪花之貼旦及正旦。飾貌較台下爲美。嗓音清越。做工亦佳。瑤天飾貼旦。眉目傳情。以風騷勝。飾閨門旦之氣度。猶感不足。演蜻蜓白蛇二劇中之主角。唱做繁重。固甚賣力也。顧竹君之官生小生。尙能應付。雖不免稍帶油滑。然較說書時之心不在焉。屢作癡笑。已覺此勝於彼。較爲規矩矣。餘如謝樂天飾三笑中之華太師。以及其他諸劇中之老旦付丑。一舉一動。以其生疏牽強。不依規矩。輒令觀者笑不可仰。瞿樂天瞿夏天（卽夏秀英）輩飾戲中配角。均甚稱職。固不失爲硬裏子也。汪佳雨。徐雪行。顧韻笙。瞿軼蟾輩。飾劇中雜角。亦頗趣妙。佳雨所演者。如老生老旦。付丑等角。均能應付。恰合身份徐雪行之大賤。爲其拿手傑作。韻笙之孫贊卿。噱頭最多。綜觀上述諸劇。以言趣味。既足使吾儕老聽客笑口常開。所留印象。彌覺深刻也。予觀彈詞女兒。登台演劇。莫不興高彩烈。全力以赴。俾各展所長。曲盡其妙。且以爭飾劇中主角。暗鬥甚烈。幸未鬧成僵局。平安過去。並各攝劇照數幀。

姿態均佳。梅韻天真爛漫。猶未脫盡稚氣。謂演戲較說書容易。愈演愈興奮。大有樂此不疲之概。卒以興奮過度。迨輟演後。竟致噪啞頭痛。臥牀一日。始復原狀。或謂此時此地。宜令若輩搬演如葛嫩娘李香君等慷慨激昂足以警惕人心之劇。似較有意義。此言誠然。奈以若輩平日奏唱之彈詞脚本。既未改善另編。欲令拋棄原有脚本。排演新編劇本。豈不難哉。此願當先從改善彈詞脚本入手。俟諸異日可耳。六七年來。絃邊嬰宛或隱或現。頗多變化。往事如烟。都成陳迹。以故不憚絮繁。記若輩串演書戲盛況。藉留鴻爪云爾。

南京聽書瑣記

余素不喜聽彈詞。故當夏荷生名震蘇滬時。友朋中有邀余往聽者。予口雖唯唯。但從未踐約。蓋無意於此耳。四年前。友人六旬壽辰。曾邀徐雪行堂會。爾時雪月名滿春申。余以酒後頭暈。未聽畢即歸。前年正月。偶爲友人邀往南京書場。聆醉疑仙書。亦僅姑作陪客之舉。去歲底兒輩偕友。聽日場書歸。言及謝小天。明日將剪書。余閱小型報。時見張蔣諸位先生。評小天文字。稱其字正腔圓。今晚若不往聽。以後機會難逢。當約姪婿同去。是晚輿緻甚濃。逐擋聽完。汪氏父女送客。說描金鳳。尤愜予意。梅韻歌活捉開篇。其聲調清澈。嗓音圓潤。抑揚婉轉。皆出自然。天賦佳喉。尤稱非凡響。且其吐屬。落落大方。毫無江湖習氣。服裝亦極樸實。非塗脂抹粉。以裝飾勝人者所可

比擬。值予連日因事頗感沉悶。故聽書之動機以起。遂無日不作南京座上客矣。日久與諸聽客漸相稔。互相訊問。有道其孝行甚篤者。有贊其潔身自愛者。有評其聲調超羣者。有講其善畫梅花者。無論蘇浙皖贛魯晉冀關外人。談及梅韻。人人道好。久之余亦漸與其父佳雨相熟。春初偶爲介紹堂會。在結賬時。無意中詢及梅韻能唱俞調否。佳雨云以前本唱俞調。因十四五歲時。在蘇担任單擋場子有五六處之多。每場唱一開篇。已覺吃力。且要說書及酬應堂會。甚至日以雞蛋糕糖炒栗子等充飢。日久遂患吐血症。醫治匝月而愈。因此不復再唱俞調。至今已五六年矣等語。當時梅韻在傍。卽插言云。先生如喜聽俞調。明晚夜場。當奉敬一閱。余覺其鑒貌辨色。靈敏迥異常人。心竊敬之。翌晚。爲余歌韓信十大功勞俞調開篇一閱。其音韻清越。字字入耳。不圖三迴九轉之俞調。復出於小兒女口中。况其天賦佳噪。純用丹田之氣。所以歌來格外動聽。憬憶往日。抑揚婉轉之聲。猶在耳際也。二月初。梅韻忽患喉病。多日未會上場。余亦因省親返里。迨回中重作南京座上客。梅韻已病愈。復業多日矣。晤後與其父互相問訊。方悉蘭韻因母病回鄉。返中無期。此後佳雨亦患病。由梅韻單獨支持。日夜兩場。且有電台堂會。以一孱弱女子。支持兼旬。以致咳嗽傷風。時作時輟。大有不支之勢。幸佳雨病愈來代。遂得休養。爾時予鑒其環境之不容其輟業。故爲之備止嗽散喉症散等。冀其早日病愈。果然藥到病除。其時夏初書場生意。漸感清淡。本可假此歇夏調理。但梅韻竟不自量。自告奮勇。與趙蘭芳合拚雙擋。日夜兩場兼做本擋。以及堂會電台。奔波終日。奚

能堪此。以是舊恙復發。余知後。卽作函告其父母。謂梅韻之病。切勿大意。速卽休業調理爲是。若再蹉跎。病根愈深。雖盧扁復生。亦無能爲力矣。並附錄醫方十餘條。囑其父母。擇其與病情吻合者。先爲試服。以止其吐。然後再講診治調理等方法。此函去後。其父母方始着急。一面服用丹方。籌備請醫雙管齊下。幸獲稍痊。會以經濟關係。未能輟業休養。祇得勉強應場。渠父母極誠謝余關切之意。卽命梅韻認余爲寄父。余自忖無此資格。極力推辭。但梅韻已遵親命。聲聲叫喊寄爺矣。當時使余進退兩難。設再堅辭。誠恐小兒女誤會。有藐視之意。祇得漫應之而已。是日并承其父母。告知梅韻童年瑣事。謂十三四歲杭品春先生。卽認其爲寄女。并爲撰製開篇。而授字音。糾正不遺餘力。故所歌較能字正腔圓。皆出杭老先生所賜。此後在錫山吊噪。姑蘇獨當五六書場。磨鍊多年。謬承聽客讚賞。又曾在澄江。從章天民老先生。學畫梅花。事變後避難嘉善西塘等處應場。在亂離之中。困苦艱難。飽嘗旅途辛酸。幸得輾轉來滬。重理舊業。初應跑馬廳。小花園公園。中南新世界。及南京各書場之聘。皆唱末擋送客。可謂盛極一時。嗣後聲名日高。捧者益衆。尤以吳興叟。(卽沈芝生先生)杭品春。張健帆。蔣聊庵。諸君子爲最。而沈杭兩公。且各做開篇數十闕。贈與梅韻。並親自教授音韻歌法。故其所唱開篇。比衆不同。而受聽客歡迎者。皆兩先生教授之功也云云。余坐談約一時。卽歸。某日又承渠父母告知。謂梅韻往老九章電台播音。值天氣酷熱。幾致暈倒。返寓後。由此臥床不起者二十餘天。曾請中醫壽惕銘。朱少鴻。二醫生診治。并日服藕汁。

雲南白藥。以及各種丹方等等。病體已漸見起色。余開後。時往視之。并互商調理方法等事。予極力勸其日服童雞煑汁。暨益金草。二十餘天後。果見大効。爾時。余不啻爲梅韻之醫藥顧問也。余初視其病狀時。梅韻偶以各報揄揚渠之文字。彙黏成冊之香雪留痕集相示。余歎爲蔚觀。爲勗其努力於藝術起見。余當許以此書輯印之時。勉助其成。渠喜出望外。余一以不肯失信於小兒女起見。一以此輯所存開篇。俱係名宿所譜。各長篇及小品文字。亦皆吐屬典雅。大有刊以問世價值。爲此急爲付印。以供賞音諸同志。庚辰冬十一月。蒼龍誌於棲賢山麓古香書樓。

郁氏華製藥社

北山西路二二八號
電話四四五〇五號

註冊



商標 主治

一 二 三 四

百病消

外治點眼
百病消除

時症痧疫腹痛瀉痢
痧眼赤眼七十二種目疾
筋骨疼痛
煤毒炭暈吊溺自刎

五 各種外症
六 狗咬蛇咬蟲咬
七 中風痰厥氣閉
八 小兒急慢驚風食厥痰厥

老 同 春 國 藥 號

愛多亞路重慶路路西

以服務社會為天責！

組織嚴密！藥選道地！

日夜服務！便利病家！

接方送藥

電話三三〇五二

代客煎藥

本號監製人顏德馨醫士

精治內外科
常駐本號應診

新華園菜館

專辦喜慶筵席承送禮廳代辦貫
器如蒙賜顧保證滿意接洽處天
津路謙泰棧電話九二四六六號
一獲通知後立即派員接洽不誤

大中華電器公司

專門另售……批發
老牌收音機……電唱機
新式枱燈……掛燈……家庭用具
各種電氣及無綫電材料

總公司上海南京路五九九號 電話九三五二〇
九二六一五
分公司法大馬路五一九號 電話八二四三八

載生 鴻昌 煙葉行

貼水匯款甯波三北

江北岸鼎昌隆稅行

施公山鴻生商店 沈師橋肇昌烟號
西門外永泰號 掌起橋良記米號
范市鎮德昌烟號 鳴鶴場義成豐號
東埠頭沈森泰號 觀海衛葉天華號

上海匯款處

永安街永安坊六號
電話八二七五〇號

梅

韻

自

述

寶豐毛綸號

本號自運名廠出品
粗細毛絨毛綸經售
義生廠出品堅固牌
膠鞋批發定價克己
如承賜顧極誠歡迎

地址 上海北河南路洪福里三號
電話 四五六五二號

蘇州華一絨線商店

本店經營名廠
出品各種粗細
絨線編織物品
兼售各種兒童
玩具化粧品
花色齊備定價
克己如蒙賜顧
極誠歡迎

地址 城內北局太監弄
吳苑茶社對面

梅韻自述

我父業彈詞。爲張步蟾老先生之入室弟子。擅唱描金鳳雙金錠雙珠球等書。其藝名原爲汪佳月。繼改佳雨。歷遊江浙各埠。薄負時譽。我九歲時。全家遷上海。因爲讀書關係。把我留養於方姑母家。與表姊妹們。同入家塾讀書。惜乎歷時不久。我母來蘇探望。母女相見依依。難捨難分。因卽同返申寓。後來我父常往各埠獻藝。我隨侍左右。爲時間與環境關係。未能正式入校肄業。至十二歲。我父以我識字無多。乃將開篇書篇教我讀唱。初意不過借此作爲識字之補助。原無拚擋唱書之思想。幸而尙有記憶力。頗能朗朗成誦。翌年我父應無錫控江樓之聘。接張鑑庭叔之下擋。及至目的地。瞥見懸牌大書父女雙擋。在錫共做三個書場。可笑三個場東乃是各不相謀的。替我題了三個名字。一曰美雲。一曰佳雲。一曰小香。詢問場東。據稱鑑庭叔說我能唱書。因不知何名。故囑三場東隨便取個名字。先行懸牌。候我父到錫。再行更改。當時錫地男女彈詞。正在初盛之際。有沈麗斌玉英。林筱舫趙梅芳。朱蓉舫美英。周潤泉雪艷。陶欄英等數擋。風行一時。故場東極力慫恿。不妨一試。勢難中止。此爲我登台之第一聲。但其時我祇學得少數開篇。初次上台。窘不可言。幾至寢食不安。所謂頭難頭難。真是逼上梁山。我父逐日教授。我母亦隨時指點字音。每天清晨。至城樓上吊喉嚨。返家認真學習彈唱。

。彼時尙非每日上台。或唱或輟。實因要學書中篇子之故。但隨學隨唱。不免用腦過度。時覺頭痛。頗以爲苦。後經長期磨煉。習慣始成自然。一時聽客有緣。謬承贊美。說我咬字清楚。運腔圓潤。許爲可造之才。並蒙當地老名士陶公殘瑩。登報揄揚。生涯遂盛。繼後進嘉善敍興園。亦承聽衆謬贊。賜贈對聯軟匾銀盾者頗多。至爲感激。在嘉善將及兩月。其時蘇州男女合擋盛行。故有蘇地場東親到嘉善相邀。但我自問年幼藝劣。蘇地同業頗多。未必能受聽衆歡迎。遲疑不決。未敢遽允。經場東再三慫恿。勢難固却。祇得到蘇。在觀前大戲院樂園金閨第一樓九如等場子。日夜奏藝五場且時有堂會。夜以繼日。非至午夜不得歸。歸時倦極。常朦朧入睡。時值隆冬。風雪奔波。身弱不勝其勞。會有聽客杭品春老先生。謬賞薄藝。偶賜以佳作。「游春遇美」開篇。試唱以來。頓蒙激賞。因此來叫堂會。續贈開篇甚夥。凡關於陰陽平仄之音韻。二五四三之句讀。均一一親自指教。更爲校正訛字。講解音義。受恩匪淺。所奇者當時普餘社男女社員。在蘇上下二十餘擋。此老於紅極一時之醉兄妹沈父女徐三雪謝三天之外。獨賞我一年甫十三之小妮子。真是可詫爲奇遇。由是論交日密。以友誼進爲戚誼。蒙其收爲義女。此種遭遇。頗爲難得。正擬久駐吳門。不意初冬忽有同業嫉妬之變。竊以男女合擋。極合平權意義。職業何分性別。卽就游藝界而論。孰不男女合演合唱。何獨對於彈詞一道。忽生異議。甯非怪事。以我社父女夫妻兄妹師生之合擋。誰非正大光明。乃藉口風化。肆意攻擊。強迫拆擋。令人憤憤不平。我乃小孩子脾氣。不自估計力量。挺身奮鬥。竟

做單擋。一面拚命用功。練習上手書篇。一面獨放單擋五場。兼做堂會。日夜不休。五天後竟患咯血之症。幸從寄父及醫生之勸。停業歇夏。在養痾時期中。又承寄父教我對白開篇。并補授典雅書篇。獲益更深。八月間到滬。應城內同樂及裏園大春閣之聘。我父藝名本爲佳月。我名美雲。乃此間懸牌改作佳雨梅韻。且已登報十餘天。我父以我生日本在十月。取嶺上先開之意。更名梅韻。亦頗雅致。於是將錯就錯。從此改名。那知我與梅花。竟有夙緣。後來更得奇遇。此時之更名。爲我畫梅之預兆。事有前定。洵非偶然。繼在大中中南新世界福安公司。先後開唱。并做電臺播音。蒙許月旦夫子吳興翁暨雪社諸君子。羣相稱譽。并在致美樓設宴。寵召三徐及我父女作陪。座客如心史詞人健帆卿庵諸公。皆一時名士。榮幸之至。席間并出示喬醋開篇兩支。分贈梅月。一時傳爲佳話。更有合組梅月社之提議。吳興翁向爲雪社捧月健將。贈與對白開篇。如別母亂箭做鞋夜課。提倡忠孝節義。萬人傳誦。翁捧月之餘。我亦蒙其青睞。贈我對白開篇。有金蓮戲叔斷橋合鉢等數支。造就我藝術上之進步不少。時月旦老人亦承垂愛。有收我爲女弟子之議。值道遠事冗未果。是年十一月初。常熟琴園場東親自來申。迭次相邀。願做包帳。情難固却。乃將福安中南兩場子。讓與陳雪琴夫婦續唱。我父女暫告小別。逕往琴川。翌年赴吳江同里桐苑書社做年擋。約有五十天。因沈麗斌玉英父女來接「下脚」。日期上之關係。提早終止。後膺江陰二侯祠書場之聘。并在沙醫師等府上做長堂會。承澄地名人奚綠萼先生捧場揄揚。聲譽日佳。會有名畫家章天民老先生。亦加激賞。

。贊我資質聰明。允收爲女弟子。因我名梅韻。先教我畫梅花。不惜降尊。循循善誘。并承書法家周企言老先生。題字刊登各報讚揚。倍增光榮。旋有常州玉波樓場東來邀。同時又承松江琴園場東再三敦請。據云爲我父女停場接待已二十餘天。辭意懇切。乃不得不捨近就遠。逕至松江。至於江陰方面。乃由光裕社名家沈儉安薛筱卿接我們「下脚」。我甚惜在江陰僅逗留兩個月。雖蒙名師授畫究屬依樣葫蘆初學皮毛。未能深窺堂奧。侍教日淺。至今引爲憾事。臨行蒙章師賜我父女畫扇各一。又贈我畫稿不少。且殷殷贈言「汝雖學畫未久。幸性慧心靈。從此朝暮練習將來必大有成就」等云。我謹誌未敢一日忘。豈知到松之後。有三家長堂會及琴園日夜兩場。又時有知堂會。致應接不暇。對於繪事。祇得時習時輟。有負師訓。抱愧萬分。至六月初。我舊恙復發。返蘇歇夏。寄父知我已能畫梅。不勝欣喜。鑒我書法太劣。贈以碑帖。並爲規定上午習字畫梅。下午溫理彈唱。此爲我最舒適之時期。不料「八一三」難作。風鶴頻驚。乃隨侍父母避難。往嘉善鄉干窑鎮親戚家暫住。勞頓感冒。陡患傷寒症。纏綿二月始痊。忽聞金山衛失守之耗。全家倉皇避章練塘。亂離之中。所攜箱籠物件。被劫一空。無可如何。我父女卽在該鎮獻藝。幸邀天佑。營業不惡。全家十數人藉得餬口。是年年擋在陶莊。尙稱安逸。後轉至西塘。幾乎每天飽受虛驚。乃作重返上海之計。當西塘動身時。我化裝一鄉女模樣。以荷葉水洗臉。再塗抹香灰。身穿外婆舊衣。以毛巾包頭。此種打扮。引鏡自照。不覺破涕爲笑。至嘉善車站。因見攜有弦子琵琶。叫住彈唱。幸由我父彈唱一刻鐘

罷。而到申後。暫租沈麗斌叔寓所居住。數月以來。歷就跑馬廳書場公園書場之聘。又在中西電台播音。八月起。更担任新世界夜場送客。舊地重遊。向日知音。復得歡聚一堂。月旦老人熱心提挈。許列絳帳。從前師生之願。今始實現。吳興翁更加照拂。降尊認爲寄女。老夫人亦愛護備至。囑在其寓所做長堂會。藉便執經問字。隨時指教。更贈我法帖。最我習字以備日後題畫之用。盛意至爲感佩。更蒙健帆。聊庵。厂庵微微先生。醉梅軒主。裘馬少年。賽太白諸公。暨各報社名人。逐日刊載揄揚。當時公園書場羣英聚會。座上客常滿。有厂庵先生所撰「故人都爲賞梅來」一文記事。寄父乃命將各報所登詩詞文字。剪下保留。爲題眉香雪留痕集。又蒙各界知音。知我初學畫梅。爭索畫箋。自問拙筆。原不敢貽笑大方。第以雅意諄切。不得不赧顏應命。辱承報以辭章。或贈以筆墨印泥圖章等珍品。至今留爲記念。并承陸醒鷗莊樂二公。惠贈軟匾。真是蓬華增光。於此附筆謝。時杭寄父全家亦避難在申。相見之下。悲喜交集。寄父日夕駕臨敝寓。賜我開篇。親自教授。受益尤深。今伊府雖遷回吳門。但音書時通。常有開篇寄來。近聞寄父小有不適。我本擬前往省視。乃因業務羈身。未獲如願。祇有默禱神明。保佑其早日康健而已。

戊寅年重陽節。適逢沈寄父花甲壽辰。在山景園設宴慶祝。是日來賓有許師月旦。鄭心史。張健帆。蔣聊庵諸先生。其他知名人士。到者甚衆。我忝列子女行。隨寄母寄姊等招待女賓。並歌上壽一闋。以盡小輩祝頌之意。十月中。錢雲鶴先生偶見我所畫梅

花扇筵。頗蒙垂賞。以爲可造之才。經蔣九公先生轉達家父。意欲收入門牆。以資造就。遂由張健帆。蔣九公兩先生介紹。拜列錢師門牆。日往受教。約三四個月。承蒙盡心指教。得益良多。十一月間。錢師在浦東同鄉會開書畫展覽會。我之作品。亦蒙列入畫展。且曾售去數種。我頗以得附驥尾爲榮。值章師天民亦因事到申。又蒙指示畫梅點蕊等筆法。獲益非淺。惜爲日無多。未能暢領師訓爲憾。十二月中沈寄父因病仙逝。失此慈父。在我實爲不幸。每思諄諄教誨。如親生子女。所賜我開篇數十闕。且親自教授眼風手勢音韻等等。故我所歌開篇。頗蒙聽客贊許。皆是先寄父教道之功。十八歲正月。因做南京書場。日夜送客。返家時候過晚。且堂會電台生意。亦在英租界者居多。故爲便利計。乃遷居新開路。仍日往錢師寓所學畫。稍有成績。錢師甚喜。擬令我於四月間獨開書畫展覽會。且擬代定地方等等。我因習畫未久。雖蒙愛好者獎掖贊許。而我自己究屬功夫淺薄。未敢嘗試。有負師意。至今抱歉良深。後又代我酌定潤格。我亦因時候未到。誠恐求榮反辱。未曾實現。夏間聽客囑畫扇筆者頗多。而書場及堂會生意。亦頗忙碌。上午畫梅。下午說唱。終日粟六。無片刻暇。致引動肝木。遂患目疾。時索畫者益衆。且均是老聽客。勢難拒絕。病中勉強應酬。約畫六七十張。目疾因此愈甚。延長二三月始退紅腫。但眼沿竟縮小一圈。至今未曾恢復原狀。冬季傷風咳嗽。又復時作時愈。幸調養得宜。漸漸止咳而愈。十九歲春。生意尙好。堂會亦多。所以無暇再往錢師寓中學畫。且因正月間父親忽然患病。休養匝月。書場日夜擋及電台。均由我獨力支

持。且有堂會生意等。獨當一月餘。頗爲吃力。致身體疲乏不支。幾致引起舊病。醫治半月而愈。四月初。澄江章師蒞中。又蒙指點教授畫梅筆法。一星期中。獲益不少。章師旋即返澄。苦留不住。而我畫梅不致生疎者。實出章師所賜也。仲夏南京日夜場生意。漸漸清淡。而王賈兩擋。先後解約停唱。補缺者一時無從招致。斯時我舊病已覺復發。但見場中如此情形。不忍坐視失敗。遂自告奮勇。與趙蘭芳合做日夜二擋。日擋由趙蘭芳爲上手。說雙珠鳳。夜擋由我爲上手。說雙金錠。於七月廿一日開書。日夜均須彼此抄習說白篇子。而本來担任之日夜擋。亦須照舊說唱。用心過度。致血症大發。飲食少進。面黃肌瘦。大有不能支持之勢。猶恐父母得知着急。故一向隱瞞依舊帶病到場。其時有知音聽客蒼龍先生。自去年底聽書以來。卽蒙賞余音調與衆不同。日約同事某先生到場聽書風雨無阻。余與蘭芳拚擋第一日。夜場先生約友捧場。其友人中有見余吐血者。回去告訴先生。先生聞之頗爲驚駭。翌日卽長函告我父母。切勿大意。必須停業休養。請醫調理。並抄丹方十餘條。囑爲參酌服用。一向隱瞞我父母。至此始爲先生一函道破。家父母方始着急。正在籌謀請假延醫之時。我於八月四日。往老九章電台工作時。因天氣炎熱。在玻璃電台內氣悶幾致暈倒。回家後。本擬再往南京書場。實因精力不支。未曾應場卽於是日起。臥病在牀。請醫服藥。及愛克司光照驗肺部。服種種丹方。父母而外。蒼龍先生亦極力爲余劃策盡力。其他親友。或駕臨探訪。或電話問訊。垂念殊深感激。余此次得能病愈重理舊業得蒼龍先生之力不少。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先生。

此恩此德。沒齒難忘。緣是我父母遂命我拜先生爲義父。幸蒙不棄。許侍膝下。此後栽培教育受恩之日方長。而圖報之心。則不知何日方能如願以償。清夜捫心。殊形慙悚也。自余病愈後。適值南京書場周覺仙約滿。場東屢次約家父復業。乃因余病尙未十分全愈。故未能卽允。後因場東再三商酌。實在情不可却。遂於十月一日上場。惟是日適逢大風雨。又值高潮。馬路均遭水淹。聽客無法駕臨。故是日書場。未曾開成。翌日余開始上場。日夜聽客甚衆。且有贈我對聯花籃者。捧場知音舊雨。亦復不少。而尤感報界諸君。極力爲我揄揚。并出特輯。又蒙張重仁先生賜予三白開篇。一經歌唱。聽客歡迎。諸位盛情。無從報答。祇有銘之心版而已。又按沈寄父在時。曾爲余彙集報紙揄揚文字。剪粘成冊。賜題香雪留痕集。徐寄父探望余病時。余曾與其觀看。寄父閱後。大爲贊賞。祇以尙未刊出。認爲可惜。蒙其允許緩日代爲集資發刊。又承許夫子胡先生及張健帆蔣聊庵先生之贊助。暨沈先生之代爲擘劃發刊事宜。寄父親戚代爲整理編務。他若葉鄭兩位先生之代爲抄寫。暨華通與太平洋諸位先生等。代爲擘劃版式。於此附筆道謝。此輯之成。有如是之速。我真喜出望外。從此沈寄父手澤不致湮沒。諸名士宏文不致散失。皆徐寄父之力也。書此以誌紀念。

畫梅之經過

我與梅花。大有夙緣。已如上文所述。自經章老師指授。始生畫梅之動機。近承各報刊文嘉獎。愧不敢當。在此應先叩謝雪梅兩社諸碩老。暨各位愛護先生前。盛情銘感不忘。惟我乃說書從業者。當然是全神貫注於說噓彈唱上面。畫梅興趣。不過是弦索之餘。刻意臨摹之作而已。茲將我學畫與投師經過。略述於下。或爲愛護諸君所樂聞。憶昔年春初。隨侍家嚴在江陰做場子。此時春寒料峭。每日晨起讀報寫字。爲我刻板文章。一日習字方畢。忽窗外異香撲鼻而來。翹首外矚。祇見庭中老梅含苞初放。順風搖曳。向我微笑。回想梅與松竹爲君子交。清高自愛。孤芳獨標。且此梅軀幹曲折。奇景頗多。因復展開練習簿。依樣描畫。在我幼稚而淺顯之目光看來。似乎有一二分相似處。於是我畫梅興趣。卽於此稍稍萌芽。故每日習字之後。必爲窗前老梅。寫生一次。如此三五日。當地有老畫師章天民先生。乃當年西太后畫梅之名師。下顧敝寓。見我恰在畫梅。章畫師即停止與家嚴談話。注目於我畫梅。此時我尙未知章老爲梅花聖手。祇知我之畫梅。筆力衰微。愧見人面。而章畫師反拈髯微笑。謂我爲畫梅天才。并囑我投其門下。我聞後欣喜萬狀。當即下跪拜見。聊成師生之禮。當日便將他作品數十幀。囑我臨摹。自此每日前來指導。花枝如何畫法？花朵如何描寫？老幹又該如何下筆？佈局如何

疏密？一星期內。用速成法。將畫梅的種種筆意。指導完成。如此未滿二十天。我們要離開江陰而往西塘。消息傳出之後。章畫師心中。不問可知。當然依依難捨。然而因我生活環境之壓迫。亦無法挽留。祇得於款乃聲中。各道珍重而別。臨行囑咐諄諄。以勿忘畫梅爲重。我在離開江陰之後。每天畫梅二帙。以寄老師。藉祈指正。故直至「八一三」爲止。往來畫件。已數十通。足見畫師愛護之熱忱。無微不至。後因蘇浙淪入戰區。我親愛仁慈之章畫師。亦於此時音信俱寂。不知避難何方？天涯地角。徒增想思而已。重返上海後。承張健帆蔣九公二君之介。復請業於畫壇名宿。錢雲鶴先生。許列爲門牆桃李。值賑濟難胞寒衣畫展。將於雙十節後舉行。囑我預繪巨幅梅花數軸。參加陳列。我因於是日起。每日上午。往錢老師寓所。習練繪事。獲益匪淺。錢師並爲代訂潤格。我一生與梅花有緣。每有意想不到之奇遇。至是益可證信。惟自恨毫無進步。愧對章錢兩老師。暨獎勵我之諸位先生。仍望時錫教正。爲幸。

同安炭結公司

本公司出品之炭結原料純用麻栗炭屑所以經久耐燃素蒙各界樂用茲仍一本薄利主義并爲答謝顧客起見今後不再委託煤炭店代售逕由本公司直送用戶比較向各店去購可便宜百分之二十如承電話通知當即飭三輪車送上不誤零估躉批俱所歡迎如銀錢兩業庶務科有大量需用者請與川康銀行魏竺銓接洽當更爲優待也

地址戈登路八百二十二號 電話三三二六一號

義生泰毛綸號

專運毛絨毛綸麻

線伏視經理義生

廠箭鼓牌膠鞋

零躉批發 定價克己

如蒙惠顧 毋任歡迎

地址 上海法大馬路興聖街西首

電話八二四一二號

善 裕 泰 專 賣

↓名廠出品國產光
毛絨線冷球細絨
夾絲花絨開四米
西裝背帶粗細麻
線零躉發賣價廉
異常

金 笛 牌

營業信條
不居奇！
不作弊！
不大言欺人
不貪圖厚利

上海法大馬路吉祥街口
電話八五四〇二號

開設上海英租界廣西路

言茂源生記紹酒棧

322號門牌電話九五七〇二

開設上海法租界愷自適路

全福和醬園

166號門牌電話八五六五四

開設上海美租界天潼路

老全順紹酒棧

747號門牌電話四三三一七

本廠自設廠址於紹興阮社
督造遠年花彫電話叫酒

專差送上

話梅小品集錦

寶大祥

網緞呢絨棉布莊

<p>絲棉部</p> <p>清水湖杭 好而且廉</p>	<p>被單部</p> <p>絨毯線毯 毛巾廉售</p>	<p>送貨部</p> <p>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p>	<p>駝絨部</p> <p>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p>	<p>軸幛部</p> <p>奉贈金字 代送還力</p>	<p>成衣部</p> <p>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p>	<p>禮券部</p> <p>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p>	<p>顧繡部</p> <p>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p>
---------------------------------	---------------------------------	---------------------------------	---------------------------------	---------------------------------	---------------------------------	---------------------------------	---------------------------------

首創足尺加三

價廉物美 全滬唯一

地址 八仙橋 小東門

許序

九秋菊綻。是持螯把酒之天。二度梅開。當月白風清之夜。則有清河雅士。平子工愁。同杜牧之傷春。鑿心貯雪。效何戡之作譜。嚼齒生風。紅豆江南。詎能無贈。碧雲日暮。未免有情。惟茲梅韻女史。勿藥幸占。歌場重蒞。天葩欲散。雲間流璧月之輝。仙掌高擎。袖底出金荃之集。搓酥滴粉。靚白社之依然。豪竹哀絲。喜黃花之無恙。其風肆好。倍添美人香草之思。清絕人寰。永無病鶴傷鳴之感。此日秦青按拍。擬裁蜀錦以酬歌。他時劉白傳觴。聊當漢書之下酒。

聽書小記

冠冕羣芳之汪梅韻

(過宜)

四年前。於「中南」座上。始識過宜先生。其時雪月驪歌待唱。將隨雪行兄妹赴澄江奏藝。過宜既劇賞雪月之藝。乃屢偕蘇少卿先生作「中南」座上客。予因亦得遂識荆之願。過宜復於編鑽報「劇簾子」欄內。揄揚雪月。少卿先生亦時有贊美雪月妙文發表。並徵及予與聊菴文稿。吾儕所寫者。無非雪月耳。戰後。予嘗於大西洋席上。重晤少卿。謂自雪月離滬後。已無復聽書雅興矣。今秋雪行率其女弟子輩重來海上。過宜復偕少卿。過「南京」聽書。惜予均未在座。迺者。予爲梅韻整理「香雪留痕集」。向過宜徵稿。過宜於文中乃謂。「欲得長篇大論之文。曷從少卿求之。」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會當託過宜轉約少卿。提早入座。得以暢聆梅韻雅奏。並爲梅韻介見。懇其一揮如椽之筆。爲文品題。則「香雪留痕」。愈覺生色不淺矣。過宜以「冠冕羣芳」題贈梅韻。極盡揄揚之能事。(健帆附識)。

吾比來時復蒞臨女說書場中。以張健帆君之介。獲識汪佳雨及其女梅韻。梅韻貌端麗。似具靈淑氣。沉默寡言。有閨媛風味。異其人不類江湖之鬻技者。然聆其彈唱描金鳳內之汪朝奉。雙金錠內之小二官。則又妙語無窮。談諧可喜。各能肖其神情以出。是

知書技之佳。乃其敏悟。不涉輕佻。性則然也。吾見女彈詞家亦已多矣。而丰姿清標。宜莫踰於此豸。厥名梅韻。可謂無忝美稱。吾嘗數述梅韻之美於余友少卿。少卿以余爲知音者。信余言亦一再專誠往聆。而與梅韻每不相值。殆所謂三生石上無一笑緣歟。近健帆爲汪梅韻專集徵稿及余。因拈「冠冕羣芳」爲題。聊致傾向之忱。余不文。不能闡揚什一。至長篇大論之文。健帆曷從少卿求之。吾知其必有以應焉。

七夕試新聲

（裘馬少年）

梅韻重來。藝益猛進。屢欲作文張之。終因放誕成性。懶於握管。及讀各報。則月旦丈。吳興翁諸公。已先余而言。珠玉盈篇。伊人得此。固足增光不少。然亦具見羣公愛護之意也。

余於彈詞。本非所好。自於中南得聆雪月妙奏。始覺此中另有佳境。自是。涉足書場。幾無虛日。迨雪月去京。余乃改絃易轍。徜徉於湖園東方等場。雖則若輩書藝。勝於嬰嬰宛宛。然皆不免矯揉造作失之天籟。「臭男子怎及女兒香」「怡紅公子誠慨乎言之已。」

梅韻之佳。首在於唱。其嗓也。甜而潤。其調也。利而圓。運用自然。舉重若輕。且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不僅吻合書中人個性。猶能表現其本人天真。斯真難能可貴也。今日適逢七夕。梅韻特唱「三三七」新開篇。以饗聽衆。是篇原詞。出自前輩吳興

翁手筆。大塊文章。畢竟不落尋常窠臼。而梅韻歌來。抑揚頓挫。雅韻有致。閣座聞之。靡不擊節稱賞。惜梅社諸公。未見蒞止。我輩庸俗。反得聆此。法曲仙音。是誠耳福不淺也。

汪梅韻說唱有回味

(潘文欽)

女彈詞家汪梅韻。據說是畫梅花的。而且她的書藝。說唱得清脆婉轉。所以老聽客都批評着說。「梅韻的說唱。如吃青菓。回味甚甘。雖隔數日。仍覺餘音嫋嫋。不絕如縷」。這幾句話。讚得一些不差。好得我在南京。也聽過幾次的。大麻子柳敬亭。據明人的雜記上說。他說的水滸傳。說到武松醉打蔣門神一段。座間的甕。也會噲噲的響起來。這是多麼「氣概」的一種做作。然而。過去的記載。儘管怎樣的形容。我們並不是親眼看見的。總有些不相信。但是。像柳敬亭所說的武松醉打蔣門神一段。能夠使甕也會噲噲作響。這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在小時候。「捉迷藏」時。自己的身子。恰巧躲在甕缸之間。若是驚叫一聲。也會同樣的可以發出噲噲的聲音來。

前代的說書人。是已成過去了。就是再說得神祕些不會起人們注意吧。所以。在目前的說書人。却是不能把她們——或他們——輕輕放過的。一個人的聲名大。決非偶然的。像汪梅韻這樣佳妙的女彈詞家。在上海能有幾個呢。

汪梅韻歌喉甜潤

(萍飄生)

余自浪跡普餘社書場。最先劇賞徐雪月之藝。去歲又賞梅芳蘭芳。迺者趙氏雙芳。已紅遍書壇。深望雙芳潛心書藝。勿生驕傲之心。俾擁永久之聲譽。邇來多暇。時往南京書場。每夕聆畢前三擋。以路不便。即行返寓。某晚因與同座諸君閒談。樂而忘返。轉瞬間。末擋送客書汪佳雨梅韻父女登台奏藝。遂屏息靜聽。梅韻嗓音甜潤。唱俞調西宮怨一闕。歌來悠揚婉轉。殊覺動聽。正書描金鳳。去書中諸角。細膩熨貼。恰到好處。誠爲不可多得之傑出人材。前途未可限量。因樂爲記之。

門外漢語

(蒼龍)

梅韻詞史。天性純孝。態度幽嫻。絃索之暇。常以書畫自娛。所畫梅花。得者咸珍視之。余於彈詞。素乏精研。去年歲底。因謝小天在南京書場臨別紀念時。偶往聆之。覺其奏唱聲調。抑揚婉轉。娓娓動聽。迨梅韻登臺唱「活捉」一曲。覺其所歌。遠在小天之上。於是每晚往聽。風雨無阻。歷時既久。始識其品格之高。藝術之精焉。今夏梅韻忽患咯血之症。恐致親憂。猶力疾登台。其孝行之篤有若斯者。直令人欽羨無已。爰贅數語。爲梅韻張目。贊曰。「娟娟此豸。冰雪其姿。事親以孝。貞潔自持。多才多藝。馳譽當時。業精於勤。遠大可期。」

雪厓評梅

比來海上女說書勃興。個中嬰宛。嬌態可人。每登壇奏藝。能使座客極視聽之娛。故趨之者遂如鶩。其中鶩噴燕咤。各有千秋。余最激賞者。爲汪氏父女。佳雨書藝精滿。插噓亦頗生動。極聲容並茂之妙。往往一言出口。四座解頤。枯寂之空氣爲之蕩破。梅韻丰姿姣好。儀態大方。有閨秀風度。活潑處。又如出谷新鶯。流利婉轉。惹人憐愛。故海上名流多垂青眼。或揄揚之。或指導之。梅韻亦虛心受教。不以名彰而驕。書藝乃益進。聞其所唱開篇。爲文壇耆宿杭沈兩公編贈。音韻鏗鏘。字句典雅。以梅韻之天賦歌喉度之。益有敲金戛玉餘韻繞樑之概。日昨筆者趁星期日餘暇。乃爲南京座上之客。是日汪氏所唱對白開篇。名孫玉姣。卽杭氏所製者。汪氏父女絃索紛批。唱來珠聯璧合。代表情尤生動。能使聽者如身臨其境。筆者靜聽終闋。益佩杭先生之才思雋茂。與汪氏父女之說唱精能。爰喜而記之。

梅蘭雙韻

(沙雁)

回憶汪佳雨。昔年初來滬上。隸城內同樂等書場奏藝時。梅韻年齒尙穉。在台上僅能歌一折開篇。說正書雖任下手。而虛有其表。故當年鮮有注意及者。不圖三年來。梅韻力自勤奮。書藝益晉。迨八一三後。自內地避兵來申。歷在南京南方等書場獻藝。蜚

聲書壇。已非吳下阿蒙。刮目相看矣。嘗聆其雙金錠。去書中小二一角。儂慧之態。流於眉宇間。極傳神之能事。從知梅韻不特擅長陰面。偶去陽面。亦能應付。連夕聆其雅奏於南京。表白既清晰可喜。且吞吐自如。對答如流。有此造詣。自爲聽客所矚目矣。余喜其唱調運腔。別有風味。前晚在南京座上。點以「寶玉夜探瀟湘館」開篇。與蘭韻對唱。歌喉甜潤。悠揚有致。尤足異者。蘭韻珠喉一串。驟聆之。與梅韻無異。而聲調亦如出一轍。苟合睫傾聽。竟莫能辨也。如細辨之。僅韻味稍遜耳。同文博陵少年。日來賞識梅韻。譽謂聰穎好女子。余謂蘭韻亦一可人兒也。一經磨琢。非荆山之璞耶。

評公園之書

(月旦)

公園之書凡四擋。皆余所熟識者。而尤以第一擋夏秀英爲最早。方秀英十一二歲時。卽隨其父在新世界奏藝。余覺其嬌小玲瓏。決是雋材。嗣在大世界說唱時。已嶄然露頭角矣。此後余罕之見。聞其曾往各鄉。前數年在蓬萊市場一聽之。其說唱口齒清晰。有一種英爽之氣。今年跑馬廳書場會一延之。余幾於每日往聽。嗣該場歇夏。乃至公園奏藝。余以憚暑。往輒不早。故每至則已過時間。未嘗一遇。第二擋爲沈毓英。昔爲玉英。今更毓英。蓋名似而人已易。聞其頗能書。余惜未之見。第三擋何芸芳兄妹。芸芳貌頗豐。近則略瘦。友人朱君與之最熟。所說爲雙珠球。琴芳去江北婆時。憨態可掬。乃兄貌亦清秀。說書亦頗有噱頭固佳材也。第四擋爲汪梅韻。梅韻之藝。余屢評之。然

不及吳興翁之專而精。蓋余爲獎掖後進計。偶有片長。卽極端稱許。吳興翁則不欲泛用其愛。其宗旨固不同也。茲值健帆兄來囑撰稿。故作此應之。近來普餘社地盤頗少。漸覺南風不競。所望同志者有以提倡之耳。

許丈月旦前以劇賞女彈詞徐雪月之書藝。與吳興沈翁。鄭師心史。引爲同調。投贈詩詞開篇。積稿纍纍；報端揄揚。無微不至。許丈沈翁。旋復兼賞梅韻。亦屢爲張目。迺者。梅韻重來海上。開術已大進。且擅畫梅。沈翁復邀梅韻於其寓所作長期堂會。俾便執經問字。教以詩詞。許丈亦獎掖備至。茲蒙許丈賜寄宏文。爰志數語。（健帆謹識）

聽描金鳳有感

（吳興叟）

普餘社前年冬在滬演唱書戲「描金鳳」。主角雪月。飾徐蕙蘭。梅韻飾錢玉翠。一則神情瀟灑。一則體態端凝。表演絲絲入扣。在座觀劇老同志。有不讓傅玠傳茗之譽。梅韻更兼飾俊巧。變閨門爲六旦。又極風騷之能事。渾如傅芳之紅娘。令人傾倒不置。厥後常聽梅月彈唱。此書歎爲雙絕。此番梅已重來。又在公園書場唱描金鳳。每值星期。得聆雅奏。無如雪月來書。尙在蘇州。當年盛舉。未知何日重逢。不禁感慨系之。因作「賞梅憶月」開篇。公諸同好。

描金鳳舊調重彈

(蓮子)

——汪梅韻別來無恙——

描金鳳。包含忠孝節義。悲歡離合。故列爲稗史說部中之最膾炙人口者。書中主角錢篤笈之莊諧兼重。活寫一飽經世故滄桑之傲倖者。卽徐蕙蘭與錢玉翠之一往情深。雖蕙蘭虎口餘生。終至有情人成眷屬。自趙襄舟以擅說描金鳳著稱當年。流傳迄今遂爭相傳誦於書壇。今擅說此書者。當以夏荷生爲嚆矢。其餘諸家。皆以煊染過甚。反失其本來面目。普餘社之汪佳雨汪梅韻父女雙擋。亦以是書爲衣鉢。說噓談唱。四字皆備。猶憶昔年在南市蓬萊市場之迎賓館。曾一聆佳音。斯時梅韻尙在髫齡。嬌憨活潑。儼若依人小鳥。天姿穎悟。一曲開篇。雛鳳聲清。輒聲傾四座。蓋乃父苦心指導。不遺餘力。精湛老練。較之庸庸者。固儼然不同。後因遠走蘇嘉。不聞其弦索聲者已久。戰後。汪氏父女。捲土重來。加入公園書場日擋。一般有望梅癖者。安得不親往聆其雅奏。余應梅社諸君子之約。隨往該場作半日之偷閒。而別來無恙之汪梅韻。身長玉立。皓齒明眸。與昔日已判若兩人。藝益大進。說唱更覺老到。於輕颯淺笑中。描寫書中人物。栩栩如繪。每一關節。均能流露無限旨趣。殊非僥倖所致。

望梅片語

(泊風)

輓近彈詞界中。新出道者。求一俱上下手全材。殊感不易得。尤其是女彈詞。因乘

賦賤學識經驗方面。均有相當關係。而與人才寥落之嘆也。徐雪月成名已久。斲輪老手。固無論矣。至今滯留滬上者。以余所見。其汪梅韻乎。梅韻戰前。隨乃父佳雨。獻藝于中南大中及城內書場。時年方十五。盤雙辮成左右髻。伶俐清秀。嬌小雛娃。一閱開篇之外。有時與乃父搭書一二。精敏處殊如可愛。及避難回滬。已長成玉立。益增健美。而書藝更覺進步。除書中去旦角外。爲描金鳳中。阿喜。雙金錠中小二官此類尷尬角色。尤覺神妙有趣。憶去年秋間。在中南書場。乃父因患腹疾。病假兩旬。與蘭芳拚擋。自充上手。余排夕去聽。正說雙金錠。開轅門一段排場熱鬧書。梅韻以一人而兼充多角。應付裕如。說表尤饒生色。殊屬難得。當時余卽向佳雨建議。爾病後之軀。不如暫如修養。囑梅韻可長行代書。且梅韻已能勝任矣。佳雨終以舐犢情深。仍自登台。致梅韻未能盡展其書藝天才。不免可惜耳。

誌 汪

(任慕雲)

梅韻年十七。吳門籍。乳名巧玲。取其髻齡乖巧玲瓏。梅韻及笄之年。益增秀麗。不啻國色。始以名之。阿父汪佳雨。係光裕社俊材。擅描金鳳雙金錠。久聞于時。梅孃得天獨厚。善體親意。牙牙學語時。卽喜輕攏慢撚。咿唔效乃父彈唱。稍長識字。潛心舊業。父亦專力教誨。衣鉢盡傳。會普餘社崛起于時。女彈詞雲湧風起。梅韻適逢際會。驟露頭角。初次登台梁溪。竟老練無瑕疵。聆者驚嘆。譽爲神童。時年十三齡不足也。嗣後遍游各地。聲譽益隆。若江陰。若松江。尤屬知名。競談汪孃。梅韻足迹所至。

爭相矚目。予澄友章祝謝三君更爲之追隨不捨。家叔祖亦頗加青睞。優禮有加。延長堂會暢聆無遺。贊不絕口。且謂後生可畏。醉疑仙不能專美于前等云。

汪梅韻書壇稱獨秀

（醉梅軒主）

普餘社女彈詞家汪梅韻。與乃父佳雨合拚雙擋。擅說描金鳳雙金錠兩書。乙亥秋。汪氏父女來滬奏藝。隸中南。大中。同樂。大春閣等書場說唱。初未爲聽客注意。彼時徐雪月以書藝超羣。紅遍書壇。雪社諸君子捧場之熱烈。得未曾有。丙子秋。雪月由白門載譽返滬。與汪氏父女。同隸中南書場。雪社健將吳興翁。聽月之餘。忽又激賞梅韻。盛稱其藝。翁與月旦老人。心史詞人。固常川爲雪月編製開篇。文人珠玉。女兒歌喉。陽春白雪。雅韻欲流。爰出其捧月餘緒。亦屢爲梅韻編製開篇。如獨佔，斷橋。喬醋諸折。雛鳳聲清。歌來婉轉動聽。翁復設筵。邀宴梅雪。月旦。心史。健帆諸公。均參與作陪。梅韻一枝挺秀。貌艷於花。與雪月之天真活潑。清雋拔俗。相映成趣。席間逸興遄飛。一時傳爲佳話。

烽烟既起。汪氏父女適在江陰獻藝。座多名士。深爲詞客所喜。某名畫家於梅韻之藝。尤爲傾倒。暇日教其習畫。未數月而藝果大進。所繪梅花。殊清疏有致。天才卓越。其聰明有如此。戰亂中。汪氏父女輾轉避難。歷盡艱辛。於端節前。始由嘉善西塘。繞道返滬。驚魂甫定。乃重理舊業。初隸跑馬廳書場。小樓一角無迴旋餘地。近隸中。

西電台播音外。又膺聘平望街公園書場。聞生涯極盛。吳興翁與梅韻劫後重逢。以其書藝進步。贊不絕口。并邀月旦老人。蔣君聊菴。屢往聽書。揄揚備至。捧場更爲熱烈。聽客中既知梅韻擅畫。盛時值暑。索繪聚頭扇者踵相接。梅韻說書餘暇。尙須揮汗作畫。彌覺辛勞。得之者視同拱璧云。

色藝雙絕話梅韻

(頌頤)

予聆梅韻書。深喜其表說落落大方。侃侃而言。眼波流盼。無矯揉造作之弊。有男子剛俠之風。起任何角色。靡不從角色之個性着眼。而加以分清。手。眼。神。尤能三到。繪聲繪形。胸有成竹。琵琶聲裏輕攏慢撚。宛轉唱來。低迴抑揚。堪與雪月相埒。而梅韻容顏較戰前豐腴。孌孌婷婷。恐爲雪月所弗及。故梅社諸公。於飢渴望月之餘。有此兼賞一枝挺秀之雅興耳。

絃歌聽罷記南京

(博聞)

某夕往南京聽書。殿軍爲汪家父女師徒三個擋。蘭韻不見人長。只見衣短。漸有亭亭婀娜之態。聞人言。梅蘭二韻。因應中和長堂會關係。蘭韻練習書藝甚勤。逐日由梅韻口講指劃。與蘭韻排書。幫助乃父教導。若梅韻者。可謂雛鳳清聲。不讓跨灶之賢矣。蘭韻有此好師姊。他日成就。必有可觀。當拭目俟之。傾耳聽之也。是夕開篇。唱

文壇名宿。杭品春先生所編之對白開篇孫玉姣。名士之傑作。汪氏善唱。固無庸更譽矣。正書說至放欽差一段汪佳雨說到。「二朵金花縮日月。一雙袍袖定乾坤」時。運腔咬字。頗有崑腔韻味。爲余聽汪氏書以來。所最歎賞者。不覺爲之擊節。聽罷歸來。窗外雨聲猶浙瀝不已。乃就燈下記此。以盡餘興。一夕光陰又如此過去矣。

聽書有感

(老聽客)

自戰事發生以來。消受孤島生活。一歲有半矣。此中最感不適者莫如房屋。蓋租價貴而不易得。往往三椽小屋。食於斯。宿於斯。起居坐臥均於斯。大有人滿之患。無迴旋餘地。如足不出戶。終日伏居牖下。何以消磨歲月。出則大費躊躇。雖歌臺舞榭。櫛比鱗次。惜銷金窟難以爲繼。唯一祇有聽書消遣。最爲經濟。欲聽女彈詞。惟有南京書場。鐘點遲早適當。地址來往稱便。諸女彈詞家。皆爲上駟之才。余最醉心者。謝小天之天賦歌喉。咬字清晰。汪梅韻之一曲琵琶。輕圓流利。有異曲同工之妙。誠百聽不厭。惟有一事引以爲憾者。往日偕二三老友。作伴聽書。今楊君芝生。時抱小恙。風雨寒暑不出門。貝君哉安。雙目失明。沈君芝生。又歸道山。獨行踽踽。殊少興趣。且疑仙退藏。雪月滯蘇。不勝滄桑之感。某星期日聽小天唱醒世十嘆空。梅韻唱拾柴潑粥。上一夕瑤天唱聽書開篇。大有感觸。因念吾儕寄居海上。真如蒙正困守窰中。而蒙正有發展之日。吾儕後顧茫茫。却是四大皆空。祇好聽書取樂。觸景生情。遂成兩聯。其一云

。一環境任艱難。隨意書中尋樂趣。世情嗟冷暖。感懷飯後聽鐘聲」其二云。書壇懷前影。歷經滄海桑田。同此天涯淪落感。孤島寄吟身。正值米珠薪桂。何時世界太平歌」

揚子話梅

所謂話梅。非市上所售之話梅。乃談話女彈詞家汪梅韻焉。梅爲吾友杭君之寄女。昔年在三吳故鄉。常偕吾友聽男女彈詞。由吾友介紹。亦得識梅。時梅僅十三齡。真如小鳥依人。令人憐愛。戲謂吾友曰。普餘社中。紅極一時。首推醉疑仙。次則沈玉英。徐雪月。子何獨賞識一枝梅乎。梅雖花容姣好。終不若醉之天生嫵媚。梅雖口齒玲利。亦不如徐之滑稽老練。至於一曲琵琶。又難及沈之婉轉動聽。吾友則曰。其然。豈其然乎。若話目前之梅。誠如君言。不得與三子爭勝。若話三年後之梅。二八妙齡。定能媲美疑仙。藝術增進。亦得追步沈徐。况三子者。各有所長。梅又兼三子之長。而集於一身焉。吾聆斯言。雖有見到之處。然終覺其偏執私見。後梅帶往別埠彈唱。遂不多見。迨余養疴在家。暨滬戰發生。更與梅兩年隔別。今知梅二次蒞申。一日。與吾友談及梅事。又戲曰。昔年之言驗矣。吾友曰。君言何來。未見一回面。未聽一回書。何以知言之驗不驗。吾答之曰。面雖未見。而見梅之近影。書雖未聽。而聽梅在中西播音。且見報上大捧特捧。故知之甚難詳。相與一笑而罷。

梅姑娘的是可兒

(費企和)

余不聆女說書久矣。憶上海之正式有女子彈詞。當以中南書場爲祭酒。當時崢嶸露頭角者。厥爲徐雪月。沈玉英。醉疑仙等輩。初露鋒芒。風頭甚健。至於汪佳雨汪梅韻父女擋。初無藉藉名。其理由實非書藝欠佳。其所以爲一部份聽衆淡忘忽略者。厥因梅韻年齒幼小。記得前年在南市同樂彈唱。上書場時。猶與乃父合乘一輛包車。烏油油二條辮子。分垂兩肩。脂粉薄施。僅一天真未泯。不識風情之女兒。至於賣座。尙相當可以。其時以我之目光。預料他日梅韻長成之後。枝豐葉茂。必可出人頭地也。

近見各報捧梅甚力。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心頗儀之。於是作公園探梅之舉。聊以止渴。

某日子至時。座客已滿。濟濟一堂。殊不覺熱。覓座既定。縱目四顧。則琳琅滿目。綵額頗多。聞多爲報界中人所贈與。極盡恭維之能事。言歸正傳。且說頭二三擋。雖皆不惡。但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略過不題。直至第四擋。猶如大旱之望雲霓。乍見之下。不禁令人咋舌。私意梅姑娘非白娘娘。何變幻之速乃爾。前年見伊人時。僅一樸實無華之丫角女。今已一變而爲亭亭玉立之俏佳人。出落得像出水芙蓉。盈盈秋水。渾而不媚。嚶嚶鶯聲。清而不俗。端的令人稱賞不已。諺云。「毛頭姑娘十八變」。信夫。論其書藝。彈唱則腔正字圓。說白可得穩健二字。插科打諢。則功夫還未到家。屏息靜氣。注神傾聽。竟不知紅燈之已明。於是離座而出。深慶此行之不虛。一路上。梅姑娘之印象。猶縈繞腦際也。

雅士評語

女彈詞家汪梅韻。初隨乃父佳雨來滬時。年纔十四。雙辮垂肩。活潑可喜。說描金鳳雙金錠二書。以家學淵源。復多妙悟。充下手去書中諸角色。能應付裕如。勝任愉快。初隸南市同樂大春閣等書場。予偶往試聽。覺其隨機應變。頗能引人入勝。嘆爲可造之材。旋汪氏父女。與徐雪月師徒。同隸中南書場。同座吳興翁。賞月之餘。忽兼賞梅韻。翁屢以別出心裁之對白開篇。投贈雪月。於是復以所作。分贈梅韻。一經品題。頓增聲價十倍。戰後汪氏父女。適在外埠奏藝。輾轉避亂。歷盡艱辛。於端節前。始重來海上。梅韻別來無恙。書藝孟晉。且正當妙年。其前途殊未可限量也。

梅韻擅唱雙金錠

(玉壺)

汪氏父女。擅唱雙金錠。佳雨說噱兼長。不意梅韻雖一弱女子。起小二官一角。談諧百出。香錫蘇口談。惟妙惟肖。真有活小二官之稱。絕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焉。至於唱工。不獨字正腔圓。而平仄聲亦能辨別清楚。獨擅勝場。且擅唱應時新開篇。均倩名人編著。汪氏父女。能於謝氏二天之後。送客有如是成績者。尤爲難能可貴。

巾幗英雄汪梅韻

(錢抱一)

南方送客書。爲汪氏父女之雙金錠。梅韻風姿肥碩。與琴仙之珊瑚瘦骨。環肥燕瘦

• 爲此二人佔盡矣。

梅韻書藝之佳。早膾炙人口。固不勞余爲之贅矣。

梅韻有謂梅韻之藝可與徐雪月爭一日之短長。予意不然。梅韻如再求深造。豈只比擬雪月。實可與光裕社之夏荷生。潤餘社之李伯康。分庭抗禮。鼎足而三。各爲一社之魁首矣。

乃父佳雨。書藝亦上駟材。說噓二字。可謂別具一格。無往而不引人入勝。佐以梅韻之彈唱。可謂璧合珠聯。惟佳雨之三絃。於彈字上。未見佳妙。聆之甚覺刺耳。亦美中不足也。

梅韻能繪梅花。固人盡皆知。予於力報橫雲閣主及頌頤兄處。曾見之。清寒傲骨。俊秀異常。梅韻實可謂巾幗英才。前途正未可限量也。

汪梅韻琵琶有進步

(披藤齋主)

屢走南京。以梅韻隸夜場送客。時已夜深。道遠如予。輒不及暢聆而出。且梅韻近又發播新華。未接芳姿。且將蟾圓兩度矣。昨以同文蔣聊公劇賞謝姝鴻天。爲之發特刊。並促其登台客串。因復欣然赴座。盛況空前。氣象一煥。謝播後。爲汪氏父女。予以樂而忘倦。不復思歸。乃得聆彼父女合唱對白開篇一闕。梅韻且於闕中插唱小曲一支。殊動人聽。而梅韻之琵琶。驚其指法與兩月前頓異。不獨婉熟清舒。且急驟處幾如萬壑

奔流。疑非出梅韻之手。從知梅韻於藝術上之研究。正下絕大努力。不獨畫梅爲然也。

汪梅韻不同凡響

(夢龍)

擅說雙珠鳳之醉疑仙。三笑之徐雪月。玉蜻蜓之謝小天。人人贊美。有口皆碑。豈知滄海難免遺珠。尙有汪梅韻之描金鳳與雙金錠亦不同凡響。汪佳雨擅說描金鳳與雙金錠。在江浙一帶。早負盛名。獨愛女梅韻。初無藉藉名。佳雨教養有方。梅韻天資聰穎。不比常兒。有以致之。

聽汪梅韻唱劉夫人開篇

(知音客)

女彈詞家汪梅韻。在南京書場彈唱趙景深先生編製的劉夫人開篇。事前趙先生約本場編者張健帆君。同往試聽。還有那位署名阿英的錢杏邨先生。也被邀在座。及至趙梅芳蘭芳的三笑說畢。汪佳雨和梅韻蘭韻登台。趙先生卽把印就的劉夫人開篇原詞。交場中茶役。分送在座聽客。汪佳雨將把開篇來源。表說一番。劉夫人在明末報國殺敵。愧煞懦弱無能的鬚眉男子。足以名垂千古。當就調絃伴奏。由梅韻婉轉唱來。歌喉甜潤。咬字準確。異常清脆悅耳。全場座客。靜悄悄的側耳細聽。那梅韻唱着這樣光榮的歷史故事。越唱越覺得激昂慷慨。因此場中空氣。頓時十分嚴肅起來。及至一闋唱畢。掌聲如雷。正書雙金錠。正說到龍夢金追趕到蘇。梅韻去雉尾生龍夢金。那種表演得出神入

化的氣派。恰合身份。還去其他角色。和所放的矚頭。都很不錯。聽畢以後。趙張二君。少不得談論一番。趙先生還替張君介紹錢杏邨先生。并說起戰前在江陰聽梅韻說唱的情形。對梅前途。期望甚殷。大家閒談一回。才盡歡而散。

趙景深先生。對於通俗文學。研究有素。極盡心力。年來除攷證前代戲曲小說之來源外。復喜研究彈詞。并編著彈詞考證。及彈詞選。所著旁證博引。甚爲詳盡。最近屢爲本報撰文與赤奮若君討論女彈詞及女說書場之起源。參考前人詩詞筆記。彌增讀者興趣。連日又在他報發表「彈詞小論」。洋洋鉅製。於考詞之讀者。莫不引爲大快。戰前女彈詞家汪梅韻。隨父往江陰獻藝。趙先生適亦在澄。偶而試聽。於梅韻書藝。大爲激賞。劫後梅韻既來海上。趙先生嘗以「希同」筆名。爲文揄揚其藝。投刊申報游藝界。一經品題。頓增聲價十倍。可謂吾道不孤矣。一昨接趙先生來函。并附根據明史及甲申傳信錄編撰之「劉夫人」開篇一閱。褒揚女界英烈。寓意深遠。囑梅韻。在南京書場彈唱激昂慷慨。固音在絃外也。趙先生且邀予往聆雅奏。敢不從命。并希諸同文同往試聽以圖良晤也。

(健帆謹識)

閑話梅劇

(饒舌)

客臘應友人之招。往「南京」觀書戲。於座間。見蕭翁泊鳳。似曾相識。晤談之下。乃卅年前之老全窗也。舊雨重逢。曷勝愉快。暢敘未幾而絃索聲起。則雪行雪樓已化

裝臨場。劇爲雙珠鳳。雪樓以新進之秀。表演居然工穩。音調亦屬佳妙。已覺滿意。迨夫梅韻扮巡按上台。芳容較前豐腴。頗合貴公子身份。眼風手勢與賓白台步。都恰到好處。誠所謂儀態萬方。卒然見之。竟不識爲易欽而弁者。則其造詣之深固足以超軼凡卉。至所唱篇子腔調。另創一格。音韻悠揚。更足悅耳。因思梅社諸公。所以竭力揄揚之者。固非悅其色。其藝術之高。亦足稱者宜傾倒之衆也。余對於聽齋。歷時雖未可云暫。而以俗務羈縻。未能深加研究。故不免爲一門外漢。唯今日見梅之劇。聞梅之歌。深覺此豸之聰穎逾人。洵屬「普餘」之特出人才也。惜余不文。未能將其表演之妙處。詳爲描寫。是可憾耳。

（編者按。者番「普餘」之書戲。論人材允推汪家梅韻。最使人滿意。嘗觀其雙金錠。去雉尾生龍太保一角。英俊飄逸。無出其右。使習崑曲。允文允武。實生旦之全材。佳雨曾語編者。仙霓社慕其材。苟有機會擬商倩汪家阿妹。客串一齣崑劇之說。未知可能成事實否。）

藝林眞賞

尋得名師學畫梅

(梅子)

汪梅韻畫梅之作風。筆力雄偉。清奇有致。爲當年西太后作畫之江陰名畫師章天民先生之高足。此舉亦女彈詞家弦外之音中之最別緻者。惟梅韻習畫機會不多。自與章畫師萍水相逢而投拜門下之後。每日裏偷閒領教。幾至廢寢忘食。用心之苦。良可嘉佩。祇憑着聰敏與智慧。勤奮攻研。始將梅骨梅花梅蕊梅瓣。在深奧之筆致下。傳神到嫻靜之畫面中。繪形繪色。大有高士風範。故章畫師常在入前盛道梅韻爲畫梅天才。如此不到三五月。梅韻須辭別老畫師而隨父往蘇台彈唱。別恨離愁。相繼而至。老畫師自覺依依不捨。此去不知何日再會。梅花從此懶描繪矣。臨別贈言再三叮囑「莫忘畫梅」四字。故梅韻每日作稿二帙。以寄老畫師指正。至此梅韻畫梅。不啻由面授而過渡到函授。但仍孜孜不倦。努力前程。而梅韻畫梅之造詣。遂日深一日。此番來滬。爲名士吳依夕畫一扇筵。枝節橫生。姿態曲折。獨具孤芳本色。精品也。吳君得之。珍若供璧。書法家周白衣先生。畫梅素具根蒂。亦盛贊梅韻畫梅之得其三昧。近聞徵求梅韻法繪者甚衆。蓋其作品。已大有爲藝林眞賞者矣。

梅韻玉臂無恙

(吳興叟)

梅韻善畫梅花。名噪一時。愛好「梅」花者。咸以扇頭求畫。應接不暇。梅感於知已。雖在盛暑。揮汗繪寫。日成三四頁。以應雅屬。更以一曲琵琶。玉盤珠潤。尤須用力揮送。不免勞及筋骨。日來玉臂灣頭。忽覺酸楚。丁濟萬名醫。斷爲曲筋。勸其節勞。且近又膺新世界之聘。鶯聲琴韻。合奏妙音。故對於近日索畫者。或須稍稽數日。一俟臂力恢復。即可盡量速藻。昨健帆先生見屬。謂「有一賞梅同志。懇梅畫梅。託爲先容」。已代轉達。梅又大謙特謙。謂。「極蒙垂青。儘可應命。但拙筆不堪入目。乞求鑒諒」。余獨慙慙其多多益善。希望同志。扇頭飛舞書場中。一樹梅花一書翁。不亦畫梅韻事乎。

女彈詞家汪梅韻。以擅繪梅花。馳譽藝林。無論識與不識。爭欲求其作畫。案頭所積之扇頭。纍纍然不知凡幾。近蒙梅韻於玉臂酸痛。不勝腕力之際。爲予畫扇。而老幹蒼勁。花枝挺秀。尤覺難能可貴。予友張白雲君。旣劇賞其書藝之佳。復賞其畫。囑予倩吳翁代求梅韻法繪。茲讀翁文。已蒙允諾。盛情彌感。(健帆附識)

汪梅韻善畫梅

(月旦)

曩在中南。除徐雪月外。吳興翁最賞識梅韻。余亦覺其丰韻不凡。自是以來。不晤

者幾兩年矣。現甫從鄉間出來。艱苦備嘗。余以爲必增憔悴。不意觀面之餘。狀貌似較豐腴。藝亦較爲精進。且能畫梅。余曾倩其畫扇。老幹紛披。頗饒逸致。尤覺出人意外。吳興翁極意勗之。欲其成爲一美術家。想梅韻天資本高。不難竿頭日進。他日當爲普餘社放一異彩也。

淨几明窗看畫梅

（杭品春）

日前下午。往臨梅韻妝閣。適在伏案作畫。寂然無聲。見余至。起立歡迎曰。正欲繪一扇面。送與寄爺。但尙未繪就耳。余亟稱謝曰。春晝無事。可於淨几明窗前。觀汝畫梅。其時蘭韻端茶送煙。殷勤招待。遂靜坐案側。觀其從容不迫。握管揮洒自如。由枝幹而花朵。花朵而點心。下筆不多時。此扇已經告成。梅韻乃謂。畫雖不佳。尙可勉強塞責。若題字實難勝任。奈何。奈何。余曰不妨。祇要親筆自題。工拙可不計焉。因取筆畫較少而易寫者。囑題花中第一四字。迨題畢落款蓋章後。卽將畫扇面呈。余笑受展玩。見一枝春色。雖着墨不多。而疏影暗香。姿勢精神。並皆佳妙。字亦楚楚可觀。以未經入學讀書之小女子甫經一二年之造就。有此成績。實是難能可貴。再加數載工夫。前程真未可限量也。梅韻贈我以畫。我報之以詩。因拈淨几明窗看畫梅七字。仿轆轤體。成詩三章云。淨几明窗看畫梅。枝頭點綴送春來。前身疑是羅浮種。寫出花中第一魁。小樓一角少塵埃。淨几明窗看畫梅。着墨無多春色麗。好花都向筆端開。風雅宜人

風雅才。安排筆墨在妝檯。日長無事消春晝。淨几明窗看畫梅。

汪梅韻梅花點額

(芝)

普餘社女詞家汪梅韻。天生麗質。家學相承。小別經年。其書藝突飛猛晉聽衆贊美。已屬無待揄揚。而其絕頂聰明處。尤足驚人者。去年往江陰奏藝時。有前清內廷老畫師。章天民先生。正在家居。擊賞其慧。收爲女弟子授畫梅花。不期月居然斐然成章。迄今僅八閱月。而所繪扇頭。章法變幻層出。運筆蒼勁純淨。秀腴得中。疏密合度。頗有冬心風味。近更用心練習書法。日臨黃庭靈飛經。雖盛暑弗輟。以其夙慧過人。不數月必有可觀。昔鄭虔詩書畫三絕。梅韻不久或將成詞(彈詞)書畫三絕矣。日來炎暑逼人。梅韻額際。忽發現數點紅痕。初疑其愛梅心切效學壽陽裝之梅花點額。將益增其嫵媚。審視之乃瘳子未退耳。

綠萼零墨

汪佳雨梅韻父女。去夏在江陰二侯祠奏藝。澄邑報界一民與雲之等。竭力捧場。名流陳伯幸等。並集資假江陰醫院沙純嘉處。唱長堂會。畫家章天民愛梅韻天資聰慧。授以丹青。章擅花卉。教梅韻畫梅。授以墨分五色法。後爲終卷時間所限。未滿兩月離澄。今梅韻已能作畫矣。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來滬後。求畫扇者。戶限爲穿。余晤佳雨

時。承伊殷殷垂詢。章天民等流離下落。更念沙君純嘉。詢余旅滬地址。暇時欲往訪問。蓋純嘉夫人。最愛梅韻。有意收爲義女。未成爲憾。梅韻丰采。較在澄更艷麗。說徐蕙蘭贈銀董武昌。慷慨之色。溢於眉宇。說時有勁。全神貫注。無怪海上文人。有梅社之組織。

我與梅韻

(九公)

我瞧見汪梅韻女士。可說比任何「書評大作家」早。那時她尙在髫齡。未學彈詞。她跟着父親汪佳月。一同到碼頭上。

五六年之後。我來海上。她已春梅秀發。亭亭玉立。學會了彈詞。拚父女擋於中南。她父親尙記得起我這碼頭上的聽客。而她却不認識了。

她投拜錢雲鶴老畫師門下。是我和橫雲引薦的。想不到一年之後。她的畫事與藝事並進。其聰明真使人驚異。

我近來不常到南京聽書。可是每去一回。總覺得她的書藝又進步了許多。想來在這三月闊別期間。她的造詣一定又更深一層了。

汪梅韻拜謁老畫師

(醉梅)

女彈詞家汪梅韻。去歲往江陰奏藝時。名畫家章天民先生。頗爲賞識。暇嘗授以丹

青。專繪梅花。惜爲期不久。適逢戰亂。梅韻隨父輾轉避難。與章畫師天各一方。初尙互通音問。梅韻屢將畫稿寄與章畫師潤色。繼忽魚沉雁杳。消息寂然。今夏汪氏父女由嘉善西塘繞道來滬。舊調重彈。以梅韻書藝猛進。兼擅書梅。芳譽鵲起。名乃大彰。而求畫者踵相接。得之者珍同拱璧。惟不知章畫師停雲何處。苦念不已。迺者。梅韻經九公張健帆二君之介。投拜名畫家錢雲鶴丈門下。俾隨時指點。再求深造。日昨九公健帆、引領梅韻。特往龍門路。雲鶴丈主持之寒衣書畫展覽籌備會。拜謁老畫師。旋又偕往附近皇后酒家茶敘。丈年屆花甲。而精神矍鑠。望之如五十許人。以梅韻彬彬有禮。落落大方。贊不絕口。同席除不佞外。尙有丈之快婿李君。亦稱道弗已。雲鶴丈并出其工筆人物立軸。及墨梅數幅。卽席供梅韻揣摩。並指點畫梅章法，滔滔不絕。旣詳且盡。梅韻心領神會。稍稍悟解。丈以賑濟難胞畫展。將於雙十節後舉行。囑梅韻預繪巨幅梅花數軸。參加陳列。梅韻自卽日起。每日上午往老畫師寓所習練繪事。最短期內。卽將舉行謁師典禮。梅韻何幸。旣執弟禮於章老畫師暨月旦老人門下。又寄名與吳與翁杭老先生。今復得此良師。其前途正未可限量。誠書壇之佳話也。

梅韻潤格

(雲鶴)

梅韻經健帆九公兩先生之介。請業於名宿錢雲鶴處。錢許列爲門牆桃李。特爲代訂潤筆云。「初學作畫。苦乏見識。現擬集資徵求歷代名家真蹟。以爲觀摩。俾易進境。

還希識者亮之。暫定畫例。計三尺立軸六元。二尺坑屏四元。過大另議。扇面冊頁每件兩元。工細加倍。戊寅初冬錢雲鶴代訂。」

汪梅韻避難習丹青

（賽太白）

日昨訪汪於寓次。蒙殷勤招待。敘談良久。彼等曾歷走諸地。飽嘗艱辛。迨梅韻之母到申。猶驚魂未定。神思恍惚。入睡後。微聞電車聲響。睡夢中疑爲飛機至矣。夢中驚醒。始悉非真。驚弓之鳥。概可想見矣。當滬戰時。汪等奏藝於江陰。有畫家章天民君。頗愛慕梅韻。乃教伊丹青。日習梅花。章君年逾花甲。曾爲清代西太后作畫。在澄地負有盛譽。其作品不輕易得之。梅韻習畫未久。而江陰淪陷。汪氏合家。惶急萬分。亟奔避他鄉。致梅韻繪事。荒疏已久。今出其扇簞兩頁。出示於余。見均係梅椿。一爲淡描。清秀多姿。一爲彩色。蒼老有勁。誠雋品也。

汪梅韻之畫梅感想

（耕雲）

梅韻女士之書藝。論者衆矣。海上名流。類多賞識之。筆者以爲江湖鬻藝者流。向不經意。日昨在友好座上。得見梅韻畫梅一幅。運筆設色。閑靜異常。心竊怪之。乃挽友介紹。過訪其居。見梅韻方伏案習畫。卒然問曰。女士何爲愛畫梅。亦有所意乎。女士曰。余自小卽愛畫。並愛花草。覺梅花孤芳自賞。與風雪爭春。我輩福薄。浪跡江湖

。非名門閨秀可比。故暇來喜寫梅花。以舒懷抱。吾父命名曰梅韻者。本此。乃豪名公雅士。提攜指教。復不以不才而吹噓之。心滋愧焉。筆者聞之。不覺起敬。若梅韻者。豈生有夙慧歟。好自爲之。他日正未可限量也。

汪梅韻畫梅有致

(梅子)

梅韻以除擅書藝外。工畫梅花。畫法精奇。畫老幹則龍盤虎踞。畫梅花則清芬秀麗。名士許月旦。吳興翁。杭品春諸老。揄揚甚力。報人張健帆。沈陞雲。吳劍鳴皆賞識之。梅社吳依依。周白衣。邱蓮子。闡揚伊人畫梅消息。亦不後人。醒鷗君曾得梅韻繪一扇箑。題爲「晴窗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嘆爲神筆。蓋梅韻畫梅。確具天才。迥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者。聞醒鷗刻正倩金石家爲梅韻治一印。并有湖南畫筆二枝。將贈梅韻。藉以促進其畫梅興趣云。

雨中探梅

(博聞)

梅花開放。在百花之先。與風雪爭春。故有領袖羣芳之稱。其清高可知。故愛梅者多探之於雪餘雨後。以爲洗盡塵氛。益見標格。詠之者。亦惟譽之爲暗香疏影。玉骨冰肌。異於穠桃豔李也。

女彈詞家汪梅韻。儀態大方。丰姿秀麗。可比之爲花中之梅。畫藝亦臻佳境。久經

海上名流賞識。向聞其喜親翰墨。惜無緣與晤談。引以爲憾。日前值雨。挽得與乃翁相熟之蕭君爲介。造訪其寓。至則梅韻晨妝初罷。粉黛未施。一種天真閑靜之狀。令人不信其能登壇奏藝者。洵好女兒也。是日承出示其近作墨梅冊頁數幀。枝幹蒼老。花朵圓練。筆氣極靈秀。而梅韻復謙懷若谷。屢請指疵。惜筆者非工於斯道者。難以闡抉精奧。祇贊歎其賦性敏慧。與堂上之閨訓幽嫻而已。遂興辭而出。

一枝秀發

(聽潮)

女詞家之知名者得三人。曰謝小天。徐雪月。醉疑仙。其人其藝。常見於諸同文筆下。我亦曾數聞其歌。數接詞色。知茲三人。固此中之秀者也。迨戰興。烽火漫天。詞壇亦漸衰落。謝等或隱於鄉。或藏於密。或流轉他鄉。其消息皆不可知矣。於是言女詞家者。有才難之歎。而一枝秀發。崛起海隅者。得一汪梅韻女士。我雖未曾見其人。而從諸同文筆底覘之。則其人其藝。亦是與謝等相抗禮也。汪能繪事。前年從錢雲鶴先生。游藝大進。曾爲我寫一篋。數點梅花暗香浮動。遂覺清香滿懷。雅韻欲流矣。是則梅韻才調。且在謝等之上。我旣識謝等。獨未一見梅韻。誠是憾事。何日當煩健帆兄。爲我作介。而持梅花扇。以爲相見之券可乎。

三老爲梅韻畫扇

(醒鷗)

▲澄江章天民▲毘陵周企言▲暨陽陳伯圭

女彈詞家汪梅韻。綺年玉貌。胸懷錦繡。能詩文。善吟詠。畫梅花有逸致。冰肌玉骨。疏影橫枝。具見精神。芳蹤所至。文壇名宿。獎譽備至。固彈詞界之驕子也。宿儒許月老。甚器重之。收爲女弟子。蓋將深造其文學根蒂也。

日前偶過汪氏寓次。與乃父佳雨先生長談。叩及梅韻習藝之經過。及梅韻之來歷。承告甚詳。并出示三名家爲梅韻合作扇面。爲暨陽陳伯圭所繪之墨梅。旁有常州大詩家七十一叟周企言君題詩。末署暨陽羈跡。情興悠然。寫此以供梅韻詞史清玩。字跡挺秀。詞意香豔。另一面爲乃師江陰六十八叟名畫師章天民所繪之梅。紅花綠萼。奇枝疏影。蜿蜒如龍蛇。筆意清奇。嘆爲觀止。三老合作之扇面。殊不多覩。實爲梅韻一人而作也。佳人何倖幸若是。此連城墨寶。其善藏之可也。

遺

補

趙景深初識汪梅韻

(綠萼)

當民國二十六年初夏。趙君與夫人同往青陽省親。因為他是一位作者。他知道有部「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銘是江陰人。他的後裔夏厥謀。住城內南街。他不願失去探訪機會。特地進城。會至圖書館查江陰新舊縣志大聲報副刊編者徐再思所著的「澄江舊話」。繼與夏厥謀會晤。送他一部夏二銘浣玉軒詩文集。後在夏挺齋家中看到夏氏家譜。夏家藏圖書甚富。繼又介紹至曹遠慕家。借到「江上詩鈔」。所以趙君所著中國小說戲曲新考上。關於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銘的家世年譜。記載得很詳細。趙君乘考據此事之暇。每日午晚。就到二侯祠聽汪氏父女的雙金錠與描金鳳。那時汪氏在二侯祠做年二擋。友人繆雲之孫長虹。在生生日報天天撰文捧場。一時稱盛。趙君第一次聽汪梅韻書後。大為激賞。當時還寫了一篇聽書小記。在何種書報上。趙君的憶舊游中云。要說遊江陰有何快事。除了向夏厥謀先生討到一部浣玉軒詩文集。以及在新鑫園吃到好蝦以外。便要算這一次的聽書了。足見趙君欣賞梅韻之藝。早在二年之前了。

聆梅韻唱帳中桃李

(頌頌)

友有告予梅韻近况者。謂梅韻自得許吳二老提攜培植。並師事錢老畫家後。刻苦自勵。藝益孟晉。予久未聆梅韻書。且不信女詞家中。竟有於藝術上眞實努力。束身自愛者。初漫應之。不以爲意也。休沐日。邀朋儕宴於寓。抵掌恣談。風生四座。酒數巡。信手開聆收音機。破此寒寂。適新華電台播汪佳雨梅韻節目。以是日爲星期。故專唱開篇。首闕爲拙作「帳中桃李」開篇。爲本報健公所點。筆者此闕猶屬破題兒之作。貽笑方家。知所不免。然其中平仄。自問尙不致錯誤過多。首句「帳中桃李最纏綿」。實爲「二五」句。唱時應先唱「帳中」二字。然後接唱以下五字。而一般彈詞家(尤其是女彈詞家)每誤作「四三」唱。殆彼等以意義而言。故「帳中桃李」四字。不欲其分開耳。又如落調三句。爲「三版發行千萬本。洛陽紙貴片時傳。帳中桃李最纏綿。」(末句原應仄起。然末兩句均用平起。似亦不乏例。)本屬「四三」「二五」「二五」。然彈詞家唱時能分清者。以予所聆及。僅陳瑞麟昆仲而已。又闕中旖旎巫山夢未還之句「還」字應讀爲「旋」。始能入韻。此則不必苛求矣。予是日聆梅韻自始至終。「四三」句與「二五」句絕不含糊相混。從知其弦索餘暇。致力丹青外文字翰墨。亦頗認真研究。且梅韻端莊凝重。具大家風範。除徐雪月外。誠不可與其他女彈詞家同日而語矣。惟予有一語。欲爲梅韻告。女彈詞中論「彈」「唱」。朱惠珍一人而已。梅韻「彈」「唱」

」。似近徐調。而實近周調。倘能潛心聆習。改絃更張。則惠珍不能專美於前矣。

新聲初奏鴻鸞禧

（醉梅）

女彈詞家汪梅韻。隨乃父佳雨及蘭韻。現隸「南京」書場日夜送客。以書藝卓越。說唱俱佳。頗博聽客激賞。所歌開篇。強半爲名家譜贈。尤以吳興翁生前所贈之對白開篇爲夥。翁近爲汪氏父女編製「鴻鸞禧」開篇一闋。且親加指導。由梅韻去小生莫稽。蘭韻去閨門旦金玉奴。佳雨則去副角乞頭金松。珠聯璧合。配搭緊湊。且有眼風手勢。神情獨到。

記汪梅韻

（夢雲）

我們上海電話購貨公司開幕的時候。在新聲電台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播音。那一晚。張健帆先生偕一位女彈詞家汪梅韻來到電台。我初次看見她。給我百分之百的好印象。她那晚特地彈唱了一支開篇。自彈自唱。彈得一手好琵琶。許多站在旁邊的人。兩顆眼珠。跟隨她五指柔荑。一上一下。眼花全部的看亂了。到電台來參觀的人也很多。我默默的留意着。有的張大了眼睛。有的伸長了頸項。有的傾欹着身體。有的流拖着涎沫。一切的一切。可以知道他們三魂六魄。都被她捲入三根絃線中去了。

我是不懂得什麼彈詞的。我祇知道女色的可愛。我對於女彈詞家。一共見過四個。一個是醉疑仙。一個是謝筱天。一個是徐雪月。一個就是汪梅韻。其他我還見過幾個。但印象太浮淺了。不能在我腦海中留住。

「梅」「月」同心相印

（吳興叟）

提及梅月。人將又疑爲梅韻與雪月之關係。不知此篇之梅月。梅是梅韻。而月非雪月。乃七十六叟之月旦老人也。近見梅韻畫扇之新圖章。爲一朵梅花。一篆文韻字。頗爲別致。而有巧思。乃昨得月旦老人。所題梅韻之香雪留痕集和詩兩絕。其圖章爲一月牙形雙鉤。一篆文旦字。竟花樣相同。人或疑梅韻摹仿月旦而易新印。余可保證其不然。此乃月旦愛梅之深。白髮紅顏。夙有翰墨因緣。無意之中。而有此同心之舉。謂爲同心相印。似頗切合。同志以爲如何。

多愁多病說梅花

（泊鳳）

汪梅韻。確是一位活潑天真。而富於健美性之女彈詞。自從去秋。乃父抱病兼旬。出外代做書場。在家侍奉湯藥。不免心事重重。神勞形瘦。尙記中南之夕。問起乃父病情。連及瑣屑家務。承詳細相告。但說到有的地方。便欲言又止。當時我却發生感觸。

不料一位天真爛漫姑娘。也有內心的難受。末後又說。「不知何故我近來所穿的旗衫。均日見寬大」。且以身相示。及至十月間。又患目疾。雖歷長久時日。仍抱病登台。未嘗休息。但一雙妙目。紅雖退而眶頓小。目光少神。於面部美麗。不免減色。及至今春。始復舊觀。而佳雨又以身體不舒。杜門不出。場子節目。委之於女。與蘭韻。支持月餘。夏間又爲應付求畫之多。朝夕握筆。圖扇百餘。揮汗之餘。復時進冷飲。以致傷及肺部。發生咳嗽。秋初復爲南京書場。支持頹局。除本身兩搥書外。又與趙蘭芳。日夜合拚珠鳳與金錠。病伏於內。神勞於外。竟致咳血頻頻。尙諱莫如深。力疾登台。某日遇之座上。望之神色大異。見其下台後。興趣索然。憑几垂目。委頓不堪言狀。問其所苦。則云我性喜熱鬧。不知近來精神全無。就是提高聲音。或多發語言。均覺萬分不濟。可見肺病已深。乃力勸其父。爲之醫治。不可疏忽。後經中西診斷。云已達肺病初步。由愛克司光。發現右肺更有白點。不得已向書場告假。預備在家長期休養。經過一月餘。針藥治療健康稍見回復。聞所費已不貲。雙親愛女情深。自當盡心竭力。以灌漑茲花也。昨悉南京書場。因周覺仙已應川沙某書場之聘。即日將行。有請梅韻銷假之舉。而一部分老聽客。亦望梅已久。佳雨復以場東。情不可却。定於明日登台。勉強嘗試。想爲老聽客所歡迎。而余尤喜其玉人無恙也。

汪梅韻天性純厚

(一葦)

女彈詞家汪梅韻。蜚聲詞壇。紅極一時。人但知其嬌小玲瓏。一天真爛漫之小姑娘。初不知其溫柔纏綿。爲一天性純厚之好女子焉。自去歲梅韻之沈寄爺故世後。終日鬱鬱寡歡。似重有憂者。初喪送殮。見寄娘悲痛過甚。諫勸節哀。然往往於無意中。互相引哭。正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也。逢七又躬往拜奠。雖值外祖母壽誕及堂會場子忙碌。路途遙遠。仍不辭勞瘁。余於某日午後走訪。初不見梅韻面。聞知爲隔日沈寄爺薦修六七。留住沈府。須當日回來也。少頃。果見梅韻匆匆歸。伊母卽慰之曰。汝憊甚。可休息一回。電台上由汝父與汝妹蘭韻去矣。答曰。否否。頃奉寄娘命。囑女於播音時。唱哭寄爺開篇。寄娘在靈座前。開無綫電機與寄爺聽。故非親去不可。尤非速去不可。由是草草梳洗而去。余覺彼寄娘之想入非非。其心良苦。余更知梅韻天性之純厚。亦流露於不自覺焉。越昨。又知梅韻因前星期日。往吊沈寄爺。次日適逢終七。連住兩宵。忽感冒而歸。連請馬濟仁醫生診治。服藥後雖已轉好。尙未全愈。堂會場子。現僅其妹蘭韻獨到。不見梅韻。人謂感冒風寒。余恐其感觸悲哀也。寄語梅韻。人死不能復生。請少節哀思。定當早占勿藥也。

汪梅韻的是可兒

(夢龍)

予年逾不惑。尙抱怕道之憂。吳興叟撒手西歸。幸有梅蘭留芳。雖在九泉。亦可瞑目。梅韻開篇中。有「恨無扁鵲重生日」「惱乏華陀再世靈」句。然浮生若夢。曾幾何

王之業綢 鼎鼎名大

章九老

莊綢記公

宜便頂鈿價 尚高頂料衣

放寬頂寸尺 鮮新頂色花

口弄湯盆路京南：址地
九六一三九：話電

店商源聚

如蒙惠顧 保證滿意

綢緞布疋

花色繁多

各種零料

格外價廉

★開設南市城內肇嘉路六一七號★

時。欲求不死。其可能乎。如梅韻者。能知至遇之恩。念念不忘。尙念念不休。吊之不足。又以開篇哭之。吾謂吳與叟。有義女如梅韻。當含笑於泉壤矣。如予者。既無伯叔。又鮮兄弟。欲得如梅韻義女者。福薄無能。不但無福消受。更兼無一技之長。欲令梅姑。心悅折服者。何非夢想而已。惟梅韻端莊穩重。恰如大家閨秀。惜乎被困江湖耳。

益源祥五金百貨號

本號專售歐美五金華洋百貨粗細絨線四時用品無不應有盡有定價比眾克己零躉批發竭誠歡迎

地 址 熟 常 城 內 寺 前 街

韓靜記百貨號

經 售

華洋百貨 零躉批發

粗細絨線 比眾克己

各種膠鞋 如蒙賜顧

日用物品 毋任歡迎

地 址 崑 山 中 大 街

詩
詞
聯
語
錄

全滬第一

經濟樂園

新 世 界 遊 藝 場

應有盡有

五化八門

平越申甬歌
劇劇曲劇舞

勿看勿算老上海

買一送一

門票兩角

最高樂府

大 新 舞 廳

音 樂 唯 一

紅 星 最 多

茶 室
五 時 起 舞

茶 室
一 時 起

題香雪留痕集贈梅韻女士

(許月旦)

紛披彩筆寫幽姿。香雪留痕絕妙詞。雅韻宜人共欣賞。也同紙貴洛陽時。前身疑是蕊宮仙。綠萼花開得氣先。疎影暗香互輝映。清芬豈僅一時傳。

梅花詩為汪梅韻作

(吳興叟)

紅梅

一枝濃豔燦如霞。春色當窗映絳紗。夢入羅浮香國裏。桃源錯認覓仙家。

白梅

紙帳清寒證舊盟。冰肌玉骨本天生。原須遜雪三分色。不染纖塵伴月明。

綠梅

螺黛修眉碧玉姿。初胎奇萼色楊枝。吟魂一縷遊仙夢。翠袖單寒月上時。

墨梅

揮毫拂紙落松烟。繪出玄裳閬苑仙。疏影暗香難着色。參差濃寫淡來妍。

東閣觀梅有感

并序

(杭品春)

自滬戰發生以來，與梅韻隔別半載，今番把晤，覺其天真活潑中又轉爲端莊流利，而藝術進步尤速，說則老練穩愜，曠則巧不傷雅，彈則手指靈活，唱則響遏行雲，並非阿私所好，真所謂有目共賞，有耳共聞焉，觀梅數日，不禁動我詩興，因賦詩四章。

舌妙如蓮口吐芬。莊諧宜雅亦宜文。宛然共索巡簷笑。丰韻天生迥出羣。

歌喉婉轉妙無窮。字正腔圓語語工。三弄梅花彈一曲。琤縱珠

落玉盤中。

冰肌玉骨比梅芳。幽靜真宜雅淡粧。洗盡鉛華桃李豔。疏疏倩影暗生香。

壓倒羣芳品格高。獨偕松竹歲寒交。（如月旦老人沈老芝生江陰章天民君所交皆年高德劭）自甘淡泊虛榮絕。一片天真志不淆。

示梅韻

（月旦）

紙帳銀屏位置精。梅花數點月三更。看他品格超凡俗。好共霜葩一樣清。姑射仙人綠萼華。暗香浮動影橫斜。天生美質休辜負。要作人間第一花。

贈汪梅韻

（文曲）

梅韻蘇產。年方十七。善彈詞色藝雙絕。且風華高尚。兼擅畫梅。實彈詞界中所罕見者。對之有感。戲成二十四韻以贈。

烽火連經歲。未曾一展眉。閑居多慨感。不免事娛嬉。又覺喧譁厭。何如雅靜宜。詞場因涉足。客座每支頤。陡見汪梅韻。來歌金錠詞。一聲秦漢子。舉座欲狂痴。我亦魂搖落。幾乎不自持。動人膚比雪。櫻口賽凝脂。丰度風流最。傳神有矩規。清歌聲婉轉。妙語氣蘭芝。勝事難盡述。江南譽自馳。偏能妝雅淡。如鶴立鷄埒。琵琶深欄外。兼長寫折枝。畫梅稱妙手。高格早聞知。閨秀名梅夥。斯人實稱之。娟娟神欲韻。恍惚對南枝。且尙虛心學。朝朝對墨池。父師晨夕課。深造更堪期。道韞差能比。風華似愷之。願爲松與竹。長伴歲寒姿。何遜吟先就。廣平已賦詩。(已有香雪留痕集)高吟吾豈敢。惟恨識君遲。生女人爭重。樂天不我欺。歌殘歸去晚。月影欲西移。

張君健帆為女彈詞家汪梅韻編輯特刊

索句於余賦四絕應之

(鄭心史)

月痕梅影喜雙清。不問高樓夜幾更。（去年歲暮。徐雪月來滬。曾與梅韻合奏一曲。）梅影依然月痕遠。聞歌懷舊若爲情。

追憶東陽筆一支。清詞麗句入哀絲。西風吹得詩魂瘦。海上悲秋正此時。（沈丈芝生。爲梅韻編製絃詞甚多。於前年下世矣。每聆梅韻歌其遺製。爲之淒然。）

病後調絃玉指寒。幾回問字倚闌干。汝南門下多桃李。翠袖還須括目看。（許丈月旦孝廉。錄梅韻爲弟子。）

早見芳名人藝林。流年如水感難禁。女兒喉裏聲聲慢。能慰高堂父母心。

題汪梅韻女士畫梅

（半粒紅荳館主）

圈點文章素手描。自將倩影上冰綃。暗香隨筆微微送。搖曳梅花暑也消。琵琶微弄已傳神。皓腕輕舒筆底春。莫問江南何所有。不煩驛使贈多人。幾生修得到梅花。渲染工夫分外加。寫出孤山丰

韻好。不知處士屬誰家。儂似梅花花似儂。一般丰格一般胸。立身處世同花潔。酬世豈因悅己容。歌喉婉轉繞梁音。翰墨生涯着意深。弱質能兼雙藝事。端因聰慧在芳心。

贈汪梅韻

并序

（裘馬少年）

梅韻詞家。者番重來。藝益孟晉。前輩沈芝翁月旦丈。譽之最力。並有香雪留痕集之輯。既成。索題於僕。因賦一絕。非敢云詩祇求塞責而已。

拔幟登壇著盛譽。人前爭說女相如。揭來收拾山河感。日日來聽一擋書。

贈汪梅韻詞史

（千佛山人）

體態娉婷性質靈。畫梅更覺氣含馨。珠喉一串傾今古。海上爭傳女敬亭。

贈汪梅韻

并序

(俞扶搖)

梅韻詞史。荳蔻年華。姿容綽約。而腕底琵琶。唇口新歌。早著聲譽。比以香雪留痕集輯成。囑予留句以誌紀念。謹草二首。爰呈梅韻詞家。非敢云詩。聊冀塞責耳。

香雪梅花秀一枝。飄然綽約逞芳姿。冰霜歷鍊清標骨。贏得詩人絕妙詞。清華絕代似神仙。玉指纖纖試撥絃。嚶嚶鶯鶯聲歌一曲。芳聲四溢藝佔先。

贈汪梅韻詞史

(泊風)

冰雪聰明綽約姿。滿簾花影畫梅時。生香活色天然妙。一字評卿韻字宜。

疊李君酒樓韻贈梅蘭詞史

(企韓)

梅蘭相映粉顏酡。乍聞黃鶯婉轉歌。最是銷魂情態裏。琵琶遮

面笑生渦。劫後餘生學楚狂。翻驚鬢髮已添霜。比來結伴書場走。
橫坐佳人錦瑟傍。冰肌玉骨自超羣。亦擅璇璣錦字文。漫道凡桐無
逸響。歌喉嘹唳遏行雲。雙美臨壇喜氣揚。眉來眼去訴柔腸。瑤琴
一曲傳情處。點額紅梅戲壽陽。

偕橫雲主人聽汪梅韻

(三奇)

不將瓊壁讀君牙。消息羅浮路未賒。難得松江張學士。一生知
已有梅花。

贈梅韻

并序

(玉壺春)

孤山冷豔。空谷幽香。此言梅蘭之丰韻。不同凡卉。而不啻爲梅蘭雙韻寫照焉。
。蓋梅蘭兩姊妹。雖係女彈詞家。絕無時下習氣。天真爛漫。名副其實。一舉一動。
。確可與梅蘭爭芳。尤以梅韻精於畫梅。天然巧合。回想當初。改易今名。則以梅
韻與美雲諧音。別無他意。詎知與梅花確有因緣。性情如梅之高雅。體態如梅之清
癯。又日夕研究梅花精神。描摹梅花色相。想必前身是梅。梅如有知。諒必許訂知

已也。遂口占七絕兩章贈之。

不僅詞壇負盛名。暗香疏影寫如生。羅浮仙種無塵染。人與梅花一樣清。孤芳未許俗塵知。雪樣聰明玉樣姿。底事一池春水縐。無端意外被風吹。

贈汪梅韻

并序

(文曲)

汪梅韻。色藝雙絕之女彈詞也。當疑仙小天未嫁時。係鼎足三峙。而今碩果僅存。雖普餘人才濟濟。然色藝超羣。兼擅丹青者。應推梅孃。日來予重過南京。不禁有今昔之感。喜梅韻之藝。益有進境。賦此贈之。重續文字緣。

(一)

轉眼韶華又一年。依然斜坐奏冰絃。莫嫌脂粉污顏色。淡抹濃妝總自妍。

(二)

檀槽輕撥指纖纖。燈影搖紅映玉蟾。閒寫梅花裁素紙。丹青妙手女兒兼。(梅韻檀寫梅)

(三)

豐於飛燕瘦於環。嫋嫋腰肢似小蠻。黛似春山眉似月。(梅韻
之修短肥瘦。真不能一分增減矣。)巧梳新樣一叢鬟。(今日新燙
頭髮尤爲美觀)

(四)

厭倦聞歌跡已疏。今朝顧曲又來車。詞人識得南枝好。恰似眉
山有竹居。

汪梅韻六詠步泊鳳君原韻

(文曲)

其一

絕世聰明絕世姿。聞歌愈味夜深時。梅花三弄人傾耳。韻事爭
傳百棒宜。(已有詩贈之)

其二

垂簾默念雪霜姿。猶憶前宵對坐時。妙曲吳孃驚四座。羨他勸

世合時宜。（說白中參警世語）

其三

對月團團白玉姿。清光三五正當時。風流趣史描金鳳。流出匏犀字字宜。

其四

西樓秋月映芳姿。歸來渾忘犯夜時。（舍間路遠。夜歸非十二不能到。每遇戒嚴。卽不敢遲歸）。夢裏玉顏還記得。淡粧濃抹總相宜。

其五

漆身無計掩嬌姿。最是中途遇險時。（梅韻自述文中。言及喬扮老婦避難。中途遇軍隊事）。吾輩偷充昭義過。村姑裝束亦非宜。（梅韻秀美絕倫。不論何種裝束。均極相宜）。

其六

畫梅妙手本天資。難得雛年初學時。（學畫時期。未及年餘。

有此妙筆。實天資過人。長日臨池偏不倦。深閨遣興最咸宜。

贈汪梅韻女士

并序

(陸醒鷗)

汪梅韻女士。既擅敬亭之技。復諳畫梅之術。蒼勁老練。嫵媚可喜。爰成一絕。以實香雪留痕集。

江南春色鬥瓊姿。疏影橫斜三兩枝。吟到暗香風習習。梅花嶺上譜新詩。

贈梅韻詞史

(杜企韓)

梅韻天資爛漫真。輕顰淺笑掩香巾。抱琴屢把三郎捉。(梅韻擅活捉。百聽不厭。)捲起雲鬟賽洛神。

半抱琵琶半掩羞。朱唇軟語答如流。歌聲朗朗弦聲脆。消盡書場萬客愁。

贈汪梅韻詞史

(自疊前韻)

(文曲)

垂髻碧玉尙雛年。藝重書壇奏管絃。手抱琵琶窺半面。嫣然憨笑態輕妍。

柳腰欵擺步纖纖。處處虛心總自謙。穩重如山柔比水。冰清玉潔有誰兼。

玉馬風過想珮環。歌台歸去舞腰蠻。（某日見其偕蘭韻步歸。姿態殊佳。）芳容恰似團圓月。髻綰飄揚壓兩鬟。

詞客紛紛捧不疏。場前賞曲有高車。綠章夜奏嗟無力。聊賦燕詞伴燕居。

聽汪梅韻女士彈詞追憶吳興叟（集定齋句）（輕煙）

電笑何妨再一回。高吟肺腑走風雷。天花豈用鈴旛護。記取先生親手栽。

江關詞賦笑蘭成。文字醺醺多古情。世事滄桑心事定。梅花四壁夢魂清。

耳根何福受深圓。詞令聰華四座傳。我替梅花深頌禱。對人才
調若飛仙。

迴腸盪氣感精靈。文字光芒聚德星。撐住東南金粉氣。萬千種
話一燈青。

題香雪留痕集

（集定會句）

（程嘯鶴）

道韞談鋒不落詮。况聆珠玉瀉如泉。天花豈用鈴旛護。敢侈心
期在簡編。

一言恩重降雲霄。始媿聲聞力未超。我替梅花深頌禱。九歌吹
入鳳凰簫。

贈汪梅韻詞史

并序

（邱楚先）

端陽前一日驅車訪友。歸途適與佳雨先生相值。乃造其府。略及寒暄。梅韻卽
以最近化裝芳影索題。楚乃口占一絕聊以塞責非敢云詩。

并冠乘釵作斯圖。氣概軒昂舉世無。它日造成新學識。沉淪家國仗卿扶。

題贈女彈詞家汪梅韻女士

(王之江)

玉骨冰肌貌若仙。娟娟姿態似花妍。闡幽發伏憑櫻口。醒世移風負仔肩。有色有聲齊表演。或彈或唱作宣傳。工詞能畫芳名噪。
(女士擅寫梅) 壓倒羣英藝術全。

金縷曲

（鄭心史）

題沈芝生丈遺札

往矣吳興叟。忍重看。數行遺札。墨痕如舊。猛憶前年花甲宴。劫外同開笑口。喜是日。恰逢重九。豈料歲寒聞噩耗。任悲風。狂捲詩魂瘦。誰更共。一杯酒。前塵漠漠空回首。記絃邊。吹花嚼蕊。月先梅後。（徐雪月汪梅韻並爲丈所劇賞。）雪北香南痕幾許。崢看流傳藝囿萬千字珍珠排就。（丈爲梅韻編香雪留痕集。聞此集將付鉛槧。）我到題詩同挂劍。（遺札中屬我題辭。遲遲未報。迨詩成而丈已歸道山矣。）坐危樓感逝傷懷久。寒月小。照虛牖。

聯

贈汪梅韻女士聯

(慕梅軒主)

梅香彷彿孤山路。

韻味依稀處士家。

蘿月盒聯語

(泊鳳)

梅寫縱橫。春生腕底。

韻調絃索。味雋心頭。

贈汪梅韻女士聯

(一)

(二良)

先問梅花。笑冬心腰脚。我能獨健。

恭逢韻事。看秋水長天。風正一帆。

(二)

(橫雲閣主)

歌

品比雪中梅。疎影暗香非俗豔。
聲清絃外韻。高山流水溯遙芬。

贈汪梅韻聯

(嬰甯)

尋梅宜踏雪。
寫韻愛燃脂。

贈梅韻女士

女子能孝親。男兒不愧及。多才且多藝。衣食足自給。有時愛畫梅。案頭絹
盈尺。有時弄珠喉。古調驚座客。女士擅俞調。精勞染沉疴。咯血謀醫藥。山人
城北公。爲之求扁鵲。施以續命湯。爲吳中之冠。教以長生訣。感此再造恩。何忍長相別。願
依螟蛉女。愛護如子姪。佳話傳千秋。吳中女豪傑。我爲梅韻題玉照。人與梅花
俱佳妙。要知明月是前身。顧影自憐還自笑。
(獨叟適厂未是草)